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卓继辉	陈伏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伏金
	卓继辉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 73 期 2021 年第 2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 版 单 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卓继辉
执 行 主 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单 南 何财铭
装 帧 设 计	乔 麦
封 面 摄 影	单 南
本期责任编辑	曾建梅
地 址	福州鼓楼区天皇岭弄 1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刷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Contents

P23



桴浮四海家国情

P43



乌龙江上的轮渡岁月

P56

油坊



世味流年

4 丁彬媛 没有花的花巷

船政之光

8 刘小敏 郭嵩涛与船政学子
15 余 暇 红顶商人的船政之旅
23 林冠珍 桴浮四海家国情

双塔视野

29 许维勤 浦城在这头，福州在那头
36 孙福枝 闽江航运考
43 鹿 野 乌龙江上的轮渡岁月

闽都世家

49 萨本敦 大梦山的变迁

福地风采

56 陈家恬 油坊
61 小 山 朝向大海的石头房子
65 欣 桐 像木麻黄一样守望

Contents

P61



朝向大海的石头房子

P78



水上丹霞

P92

如莲才女齐祥棣



岁月写真

- | | | |
|----|-----|-------|
| 69 | 周 矢 | 戒指 |
| 72 | 庄中乾 | 苦难与豁达 |

在线读城

- | | | |
|----|-----|--------|
| 75 | 李治莹 | 风雨中那把伞 |
|----|-----|--------|

聚焦世遗

- | | | |
|----|-----|----------|
| 78 | 马卡丹 | 水上丹霞 |
| 84 | 林登豪 | 非遗里的畲家风情 |

艺术档案

- | | | |
|----|-----|----------|
| 89 | 瑞 霖 | 曹学佺铭卦象端砚 |
| 92 | 危砖黄 | 如莲才女齐祥棣 |

- | | | |
|----|--------|--------------|
| 封面 | 单 南 | 蓝田书院（摄影） |
| 封二 | 王伟荣 | 山村秀色（国画） |
| 封三 | 黄文山（撰） | 王来文（书） 碧云书院联 |
| 封底 | 牛年剪纸 | |

没有花的花巷

丁彬媛

乍听花巷这个巷名时，我满心以为这该是一条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浪漫之巷。

但到了巷内，从巷头走到巷尾，只见着几棵香樟树和几盆袖珍椰子，竟一朵花也寻不见。又想着，现在是夏日，是不是过了百花盛开的季节？但一两盆应季的花总该有吧。我狐疑着，又从巷尾走到巷头，依然无果，瞬间觉得此巷取名

为花巷有点词不达意。

翻阅史料才解了疑惑。原来巷名由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源于《闽都记》，“名使旌坊，巷以宋李院任漳州郡守，乡人荣之，故名。”这段记载了宋朝时该巷内一李姓大宅出了一个漳州郡守，荣耀乡里，故由使旌坊巷更名为花巷，在古文里，“花”通“华”，有荣华之意。



花巷

还有一种说法是从清代叶观国的《榕城杂咏》中《花巷》一文中推敲而来，“百花务名种种强，不知茉莉十分香。梭篮满贮楼前过，尽上露台助晚妆。”宋朝末期巷内设“百花务”（收税署地），宋朝的税收称“务”，如“酒务”“盐务”等，花巷原名蔡奇巷，后更名花巷，以示征收百花税的机构所在。

两种解释都表明了花巷并非“植花之巷”或“卖花之巷”。

花巷东西走向，西起八一七北路，东至石井巷，除了无花，还极短。巷内的公示牌上写着，道路全长500米，但感觉也就100多米，慢悠悠徒步行走两三分钟足以走透，巷尾往北是厂巷，往南是横锦巷。

花巷南面是大洋百货，沿街一排空地摆起

了现代化地摊，叫卖声此起彼伏，一般会卖些食品饮料、手工作品、首饰、香水等，就是没看到卖花。花巷北面的粉色教堂倒是下意识地融入了“花”的概念，设计感十足，建筑造型如同绽放在闹市中的一朵花。2015年，身为福州女婿的德国大师德克·乌维蒙许承接了新教堂的建造工作，他的设计显然照顾到了巷名中“花”的元素，以柔和又浪漫的粉色为主色调，搭配高级灰，同时融合了不远处三坊七巷古建筑群的马鞍墙造型，加以改良后，最终呈现出这座既传统又现代的地标建筑。地面上看不清全貌，要从远处的高楼远眺，新教堂屋顶用优美的线条勾勒出花朵怒放的魅力时刻，花瓣的位置是阶梯，四周有粉色栏杆包围，展现出花朵柔美的形态，楚楚动人。



花巷新教堂



并排而立的花巷新旧教堂



花巷老教堂对面的闽式马鞍墙



伸出墙外的古榕树

新教堂的粉是那种淡淡的低调的浅粉色，颇具现代化的颜色，造型一点也不张扬，与旁边有着 80 多年历史的旧教堂遥相呼应，并不突兀，也没有违和感。

花巷教堂所在地原为清代末任琉球册封使赵新的府第，有左、中、右三座各三进，共九落。1911 年，辛亥革命光复福州战役时，福建革命军总指挥部（闽省总司令部）在此设立，后来这座清代建筑于 1992 年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15 年，卫理公会的前身美以美会，买下这处建筑，将中座第一进改建为教会，取名“尚友堂”。700 多平方米的“尚友堂”为哥特式建筑，堂内曾经还有花厅、鱼池，气派典雅。当时教堂内还办有进德学校，大力从事近代文化教育，作为鹤岭英华书院的预备班，后又改为进德女中，并办幼儿园，但皆因抗日战争停止办学。到抗日初期，“尚友堂”经扩建后，成了福州老城区唯一一

座可容纳近千人聚会的石厝花岗岩墙体基督教堂。20 世纪 80 年代，“尚友堂”改名“花巷教堂”。2015 年，紧邻旧教堂 10 米开外的 7500 平方米粉色新教堂兴建。

新教堂和旧教堂并排而立，两座教堂与花巷隔墙而居，宗教信仰与人间烟火互融的生命之气在这里迸涌，仿佛可以捕捉到新旧时代交替的横截画面。教堂院落靠南的墙边有一棵大榕树，不知道历经多久的光景，树冠舒展，枝繁叶茂，一半以上的干枝纷纷往墙外伸展，为花巷遮挡住夏日的暑气。榕树的根须从墙内蔓延到墙外，像是从墙内递出来的绳索，细细缠绕，慢慢积累下花巷的年轮。

花巷的原始面貌也随着原住民的搬迁而被人渐渐遗忘。这里曾经四通八达、人流密集，而如今巷子拓宽，整洁美观，但热闹不及当年，这是花巷肉松老字号“品日有”店主郑礼水的感受。



石井巷内的品日友肉松铺

郑礼水从小在花巷长大，对花巷有很深的感情。他的父亲郑本秋于1932年在花巷开办肉松铺子，铺子旧址就在现在大洋百货路面停车场入口岗亭的位置。花巷改造拆迁后，铺子就近选址于石井巷，紧靠现在的花巷，他也卖了拆迁房，购置了花巷附近的房子，希望能住得离花巷近一点。

郑礼水至今还清楚地记着花巷旧时光的格局。早年，巷子很窄，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允许一辆汽车通行，当时的宽度可能两米不到，仅能容一辆脚踏三轮车通过。从花巷巷口牌坊的位置往东，在如今的大洋百货一侧，原有16个门牌号，大多是前店后坊经营模式的民居，依次有光饼店、品兰香肉松店、布鞋店、花生糕店、裁缝店、钟表店、理发店、鼎日友肉松店等，还有肥皂厂，后来转为油墨厂；在花巷北侧，从巷口开始依次是新华书店、教堂、花巷幼儿园、邮电大楼等。当年，花巷的肉松和花生糕非常有名，福州的民谣就提到“鼎日友肉松拉拉酥”“花巷的

花生糕，吃了还会找”。只可惜花生糕店已经销声匿迹了，听说后人放弃了这个行当另谋他路。

郑礼水和家族传承的肉松店继续坚守在花巷。他们家的肉松铺子是花巷第一家，深受街坊邻居的喜爱，名声也越传越远，效仿者接踵而来，越来越多的肉松店开在巷内。花巷在拆迁前仅16户，就有5户是经营肉松店的。肉松的制作工坊就在店后的厨房，肉松的香气飘溢在巷子里，被风传送得老远，让人闻着口水直流。

拆迁后，郑礼水的祖传肉松店从花巷搬进石井巷，其他4家也都搬迁或关店。郑礼水的肉松店由“鼎日友”更名为“品日有”，后又分出了“立日有”。还有其他品牌的肉松也纷纷在石井巷出现，现在巷内包括“品日有”在内的肉松店，共有4家，不同品牌肉松的味道各有千秋，任君选择。花巷肉松也慢慢在全国走俏，甚至远销国外，郑礼水这两天还接到了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单子，那是远在海外的乡亲，思念着地方风味。现在的石井巷更像是“肉松一条巷”，延续了花巷肉松的记忆。

花巷没有花，也没有花香，但花巷的肉松香，成为福州一代人的回忆。花巷没有花，但就是这么短短一条小巷，包罗着网红教堂、遗迹旧址、民间风味的花样年华。阳光舒缓，鸣虫温顺，这条朴素小巷就似一朵木槿花，悄悄开放，自成风景。风吹过，把花巷的风华叩击得叮当作响。心若素简，花开自在，又何必去在意有没有花呢？

他们在看世界，世界也在看他们……

郭嵩焘与船政学子

刘小敏

1

清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七日，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开始了他的赴欧之旅。烟雨蒙蒙中邮轮从上海启航，经历了漫长的海上行程，终于在十二月八日抵达英国南部港口城市南安普顿。一行人改乘火车往伦敦。“酉时登火车，历柏幸多喀、窝多两处市镇。所至灯烛辉煌，光耀如昼。至伦敦换马车，仅历一时之久，戌时刻至波克伦伯里斯寓宅（亦曰波儿得兰达柏

来斯第四十五号）。”西方世界处处新奇，一路闪耀的灯光，尤令初来乍到的天朝使臣陡生慨叹，后来在寄呈总理衙门的《使西纪程》中也忍不住描绘几笔：“所过灯烛辉煌，光明如昼，近伦敦处尤甚……街市灯如明星万点。”

那一年，离爱迪生改良灯丝成功的1879年还有3年。那一年离上海第一家发电厂开始供应照明用电的1882年还有6年，离“电光刘”承接耀华电灯公司、创办福州电气股份公司的1910年还有34年——但在1879年，距福州市区20多公里的马尾，一台1千瓦发电机已让船政官员与外



郭嵩焘



《使西纪程》 郭嵩焘 著



籍技术人员初尝神奇之光，当年9月27日英文版《新报》刊载了“船政试用电灯”的消息。那一年，离船政学堂初次在福州街巷张贴招生广告的1866年已经过去10年……

不知从福建任上被朝廷一纸文书召回京城的郭嵩焘，是否曾前往马尾，探访那所制造出种种新奇的学堂？或者没有。光绪元年（1875）二月初九日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四月二十三日抵闽，七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着开阙以侍郎候补”，八月二十二日移交印信文卷……郭嵩焘驻足闽地仅短短两三个月，还来不及东走西看。更大可能却是必定去过。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老先生倾心船政毋庸置疑，已到此地盘，岂有不一探之理？甚至于当沈葆楨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之际，他首先提出的“船政替人”便是郭嵩焘。但恰恰朝廷已确定郭嵩焘出使英国，这才有了对丁日昌的举荐。

从台湾回到福州，准备前往江宁（今南京）上任的沈葆楨，曾与按察使郭嵩焘相见，其间细节不得而知。假如郭老先生的日记保存完好，以他的精细，必定录下两位老友晤谈详情。郭嵩焘堪称日记达人，一生落笔不倦，洋洋洒洒几百万字，偏偏缺失三段包括流连闽地的时光。其中出使英、法部分共50多万字，被冠名以《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列入“走向世界丛书”。那是20世纪80年代颇有影响力的一套湘版书，专门收录清代中国人亲历欧、美、日本的记叙。丛书相当受欢迎。时逢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那些走

向世界深深浅浅的脚印，激荡着先行者的情怀，并给予后人以别样视角和历史借鉴。正是在那册行走英法的记录中，注定要与马尾交集的郭公使，留下了与船政学子们往来的道道墨痕。

最早的印记，见之于光绪三年（1877）四月初一日：“李丹崖带同陈敬如（陈季同）、马眉叔及罗君丰禄、日意格来见。携带学生十二人，将就波斯莫斯海滨小住。”

庚子年的硝烟历历在目，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带来屈辱，更促就思考与变革。自打同治十二年（1873）年底沈葆楨递交奏折提及船政学堂毕业生留洋计划，大清帝国倒也意识到应让学员们进一步“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深究其驾驶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磋商反复，又因日本突然入侵台湾，沈葆楨受命巡台，此事被暂时搁置。至光绪元年（1875）正月，船政洋员正监督日意格赴欧采购，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等5名学子随同游历，成为派遣留学生的前奏。光绪三年（1877）二月二十七日，船政第一批赴欧留学团终于启程。由留学监督李凤苞（字丹崖）、日意格率随员马建忠，制造学生12名、驾驶学生12名、艺圃学生4名，连同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在内，一行人从福州出发，经海路抵法国马赛港。其中前学堂出身及艺圃的学生们留在法国，后学堂出身学习驾驶者则前往英伦。

抵达伦敦的第3天，一行人便来到“波儿得兰达柏来斯第四十五号”中国公使馆，其时公使

团安顿于此已3个多月。郭公使笔下拗口的“波儿得兰达柏来斯”，如今译作波特兰大街。岁月似乎难以磨蚀这条街道的美丽容颜，两侧英国18世纪建筑风格的房屋始终静静矗立。被中国使团从房主豪思伯爵夫人处租下来的45号，是一幢蓝灰色墙面古色古香的小楼，郭嵩焘在任两年多一直居住于此。街对面49号的小楼更是典雅出众，设计者为著名建筑师罗伯特·亚当与弟弟詹姆斯·亚当。51号、66号、3号、21号……使臣团也是注意邻里关系的，频频应邀喝茶。不知左邻右舍们眼中，进进出出于45号小楼、留着长辫子的大清国民是些啥样人物？想必很新奇。一如初来乍到“泰西”，东方帝国的使臣与学子们。

2

说起来，也不纯属初次见面——几个月前，陈季同就曾随日意格、李凤苞赴京会见郭嵩焘。其时日意格赴欧采购事毕，魏瀚、陈兆翱留在法国造船厂继续学习，其他3位学子则一道返回中国。此番会见，当为向正准备赴任英国的郭嵩焘报告考察情况。

郭嵩焘被朝廷从福建匆匆召回，只因一桩涉及洋人的案件，史称“马嘉理案”或“滇案”。



福州船政一期毕业生合照

光绪元年（1875）正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前往滇缅边境迎接英国陆军上校柏郎率领的武装探路队，未经知会云南地方官便进入中国境内，引起当地民众疑虑，先行的马嘉理及数名随员被杀。英方由此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其中之一便是派出要员赴英通好谢罪。被列强挟持的清政府无奈之下只得照办，熟悉洋务的郭嵩焘被确定为出使大臣，从福建赶赴北京后暂时署理兵部侍郎职务，并为出使做准备。其时船政留学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方案纷呈。为尽快成行，李鸿章曾设想让学子们作为公使随行人员一同赴英，只因留学计划的调整导致时间来不及，方才作罢。

对于首次派遣如此庞大的赴欧留学生团队，且还是“军事生”，朝廷相当重视，或者说也不够踏实。种种安排，诸如登舰实习、入读军校、船厂学艺等，并非大清皇帝说了就算，也得摸着

石头过河。所幸有先行者可助力，李鸿章奏折称“又有郭嵩焘等驻英商办，当无疑难之处”。公使大人也是倾尽全力，留学团抵欧伊始，日记中便三天两头出现李凤苞、日意格“来谈”的字样，他有时甚至亲自前往学监们住处相商，一应事宜总需多方筹谋安排。派遣英国的船政学生均为海军专业，英国海军对外国留学生登军舰要求极为严格，名额十分有限，经郭嵩焘和英国外交部努力交涉，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等3人直接赴英国大西洋舰队报到，登舰实习，并在9月间如愿登上皇家海军的铁甲巨舰。同在9月，严复、方伯谦、何心川、叶祖圭、林永生、萨镇冰等6人经过考试，入读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江懋祉、林颖启、黄建勋等3人也在11月间全部安排登舰实习。在法国学造船、轮机建造及矿务等专业的学生们，也都一一安排妥当，包括年底越洋而来的5名艺圃追加留学生。所有事项并非一蹴而就，日后还有继续登舰、改换学校、变更专业等诸多安置。

或者早年间外交事务不至太多，且留学团亦为使馆重要事务，更主要的，与生机勃勃的青年学子们交流往来，郭公使想必相当高兴，时不时见诸笔端。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接连就会见了两拨：冬至那日刘步蟾迈进波特兰大街，铁甲舰少尉见习生面对公使侃侃而谈，详述洋人水雷技术，连舰上大副藏有水雷书、他“窃取录之”也告知公使大人；第二天，几位改习矿务的船政留学生远道而来，向公使细细叙说巴黎矿学

院课程，冶炼五金、地埭、机器、石质以及物质生化等，丰富多样。留学生们的出洋日记那是必读的，诸如严复的《讴舸纪经》、梁炳年的《西游目录》、罗臻禄的《西行课记》，公使印象最深者当属吴德章所撰心得，读罢感慨：“观此足微出洋就学之为益多也。”

就读于伦敦南郊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船政留学生，最是常来走动。拜年、祝寿，6位学子齐齐而来。郭嵩焘61岁生日那天，公使且留面食招待，热腾腾的，寄寓军校的学子们想必很是温暖了一把中国胃。光绪四年（1878）四月二十九日，公使特地前往海军学院参观。先是去了严复寓所，几位学生并迎于途次；而后严复与方伯谦相陪至校内，在提督与总教习陪同下参观各堂。英国历任海军将领的油画像、舰船模型、学校历史、水手医院……稳健潇洒的小楷录下见闻约2000字，简直就是一篇完整的游记。其中特别详细记录下严复以薄铜圆片演示摩擦生电，以及介绍“西洋学术之精深”：对数、牛顿与苹果、水压机原理等，公使表示：“予极赏其言，属其以所见闻日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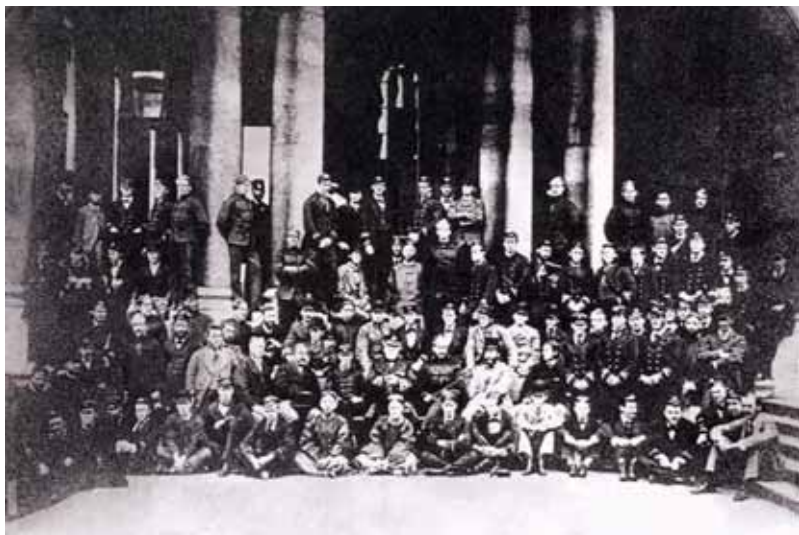
30多岁的年龄差距似乎并没有划出沟壑，船政诸学子中，公使交往最密切者当属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说起来初次见面时严复只归于“学生十二人”，日记中连名字也没提。光绪四年（1878）正月初一，严复与几位同学前来拜年时，所讲述一事引起公使关注。在军校野战筑城课上，教官要求每位学生都挖一个掩体，结果中

国学生进度最慢。严复分析，这是因为中国学生从小缺乏锻炼，身体素质差。当晚郭嵩焘落笔评价道：“严又陵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此后老先生日记中频频出现“严又陵”，且每每盛赞不已。“严又陵指驳张力臣《瀛海论》凡四谬”；“严又陵议论纵横”；“严又陵言：‘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可谓深切著明。”“接严又陵信，译示蒲日尔游历日记”……自然也提及这位出色学生的不足：“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

人的相知相近，每每性格相通。郭嵩焘也是个性自负之人，但他与严复的忘年交，更因为国难深重之际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心有灵犀。为公使祝寿的次日，老先生笔下又出现“严又陵”的字样，莫非谈兴未尽，严复竟再次来到公使馆？那年头没有公交车，从郊区至市中心他是步行还是搭乘马车？想象着这一老一少，以满口湖南腔和福州调的官话，在异国他乡，在波特兰大街的公使馆热烈交谈，感觉真是很亲切很温馨。

3

伦敦的查令十字街是英国乃至世界著名的书街，“那是热闹的地方，顶容易找。路不宽，也



严复、萨镇冰等船政留学生与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师生合影

不长，只这么弯弯的一段儿；两旁不短的是书，玻璃窗里齐整整排着的，门口摊儿上乱哄哄摆着的，都有。”云集的书屋吸引着各地寻觅知识与文化的爱书人，包括民国时期的朱自清，查令十字街的访书经历成就了大师笔下佳作《三家书店》。但细数过来，踏进查令十字街的第一位中国人，或是兼任大清驻英公使馆翻译的罗丰禄。

罗翻译是受公使郭嵩焘所托，前往查令十字街购买《电学》、《藏学》（即矿学）三册。身兼公使馆翻译的罗丰禄，同时入读伦敦泾士书院（即伦敦国王学院），学习化学、政治等。五哥罗臻禄也是船政学子，同批前来欧洲，在法国研究算学、矿学，郭公使曾由此生发感叹：“闽人诚懃务学，讲求西法，为各省之冠。”

出国看世界，外语很重要。前学堂法语、后学堂英语，船政的外语教学令留学生们深获其

益。买书是再小不过的差事，参观英国议院、学校、画会、水雷厂、造船厂、制表造笔厂、戏院……罗翻译跟着公使见过诸多世面，得到太多历练。还有在巴黎自由政治科学学院（巴黎政治学院的前身）攻读法学的陈季同。光绪四年（1878）四月郭嵩焘兼任驻法公使，递交国书时陈季同亦随行；六月初三日“偕陈敬如至外交部，为堆弗尔诵总署四条咨件”，反复辩论之间，使馆陈翻译定是大展流利法文。此后李凤苞任驻德大使，向郭公使“咨调兼办英法翻译罗丰禄、陈季同随同赴德”，郭嵩焘比较二人，称罗丰禄“静默可以讨论学问”，陈季同“活泼可以泛应世务”。

花甲之年的郭嵩焘，依然拥有浓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觐见女皇、递交国书、拜会各界以及考察政治、军事、科技之外，所有的新奇统统纳入视界，老先生对于“西学”的热心与刻苦，在洋洋洒洒的出使日记中得到明证。读郭嵩焘日记感觉颇为奇特，他所游历的皇宫、大英博物馆、蜡像馆等，躲藏在时光里百余年来不曾移挪，至今仍是旅游打卡之地。但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对于老先生每每新奇无比，甚至在茶会上见识过大发明家爱迪生演示贝尔发明的“传声机器”——电话机。对于留学生，郭嵩焘要求“每年复以两个月游历各国各铁厂船厂”。遇有机会，公使大人也不忘带上学生们一道开眼界。与陈季同、严复同游天文馆，入巴黎下水道参观，“各学生严又陵等十八人皆从”……光绪四年（1878）三月举

办巴黎万国博览会，陈季同自是全程陪同，几位学生也被公使带去见识，严复从会展带回修路汽车图说，也被老先生记上一笔。

那时候，郭嵩焘已经向朝廷奏请因病销差。

老先生心情一直欠佳。曾任广东巡抚的他仕途不顺，辞官闲度8年多出山，领了前往英国赔礼的差事也是不讨好的。根据朝廷要求提交的《使西纪程》竟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被毁版禁出。副手刘锡鸿与其不和，写给朝廷的报告历数郭嵩焘罪行，包括游炮台时天冷披洋人服装等，朝廷却各打五十大板。想来公使大人对船政留学生的关爱固因职责所在，但那些年轻生命的来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帮助与学习，必定为老先生带来温暖明亮的阳光。

光绪四年（1878）年底，行将卸任的郭嵩焘站好最后一班岗，开始紧锣密鼓考察船政留学生。毕竟是久经官场的大员，很有一套办法，让学生们互相评价推举。罗丰禄以严复等4人为上选；陈季同分储用之才、教导之才两项，教导之才又分6类，分别归置；严复则推举罗丰禄、魏瀚、陈季同等9位同学，“所言尤精切”。归国之前老生日记最后一次出现严复的名字，于光绪五年（1879）正月初八日，“保荐严宗光等六人”。

4

光绪五年（1879）正月，即将返程的郭嵩焘逗留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庞贝古城成为他欧洲之

行的最后游览地。正月二十一日登船回国，三月初三途经闽海域，“早过福州五虎门，形势壮阔，岛屿环峙十余。”不知那一刻，他有没有念想起共同度过旅欧岁月的船政学子们？公使生涯成为他仕途的句号，此后他著书讲学，一直未再得朝廷使用。光绪十七年（1891）

郭嵩焘在长沙病逝，严复挽联曰：“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童毛，激赏深惭羊叔子；唯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同一年，光绪五年（1879）夏秋之际，船政首届留学生亦开始陆续回国。海军将领、造船翘首、思想家、外交家、地矿专家……日后精英辈出，那些漂洋过海的记忆统统融化为长久的滋养。后学堂留学生后来几乎全被延揽至北洋海防，在中国海军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威海卫之战中“定远”号管带刘步蟾，那位曾对郭公使侃侃而谈水雷技术的年轻学子，践行誓言“苟丧舰，将自裁”，以身殉国。严复回福州后被李鸿章催促北上，先后委任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总办等职。他的路还很长：担任北大首任校长、创办《国闻报》、翻译《天演论》……终成一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罗丰禄入幕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外交顾问兼翻译，日后成为晚清外交重臣，一度出任驻英公使，再次踏进波特兰大街。陈季同因系派驻欧洲外交官，继续流



“走向世界丛书”之《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连欧罗巴，在外交与中法文化交流上大放异彩。

此后船政又陆续再派出多批留学生，郭公使却已不在其位。新任公使曾纪泽将使馆迁至街对面更为宽敞的49号，那地方眼下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大使馆所在地（一说郭嵩焘伦敦驻地即在此间），小楼里仍留存有首任公使带去的清代中式屏风与茶几座椅。郭嵩焘与船政学子们履痕难觅的波特兰大街，人来人往，依然行走着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龙的传人，当然长辫子早已消失殆尽。

2020又逢庚子年。我从书橱中翻寻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以及李凤苞的“使德日记”，甚至也有刘锡鸿的“英轺私记”。似乎总是很忙，多年来一直没有细看。如今翻阅，粗糙发黄的纸面上，依然跃动着首任公使与船政青年们的鲜活身影。他们开眼看世界，世界也在看他们。那些不会被岁月掩埋的光芒，带给我的依然是激荡的情怀、深深的感动。

遂记之。

红顶商人的船政之旅

余 暇

引 子

清同治三年（1864）初夏的一天，在追剿太平军残部的途中，闽浙总督左宗棠率一行人等视察闽江口的山情水势，来到了福州马尾。

左宗棠登临马限山，环顾四周，指着前方的一片田畴水塘茅草河滩说，好，好！开办船政，选址就是这里了！

闽江从福州城西北向东南经台江、马尾而后

出海。马限山下的这段闽江，因江心有大礁石如马头，故又称马江。马江南岸是长乐营前，北岸即马尾，向海出口处则为长门镇。

长门镇对面洋面上有四岛屹立，形状像四只趴在地上的老虎，“四虎”后边又连一小岛，统称五虎礁。五虎礁附近岛屿暗礁星罗棋布，水道凶险，是闽江出海口的天然屏障。从马尾到长门镇，两岸青山对峙，成天然险阻。而马江一带则水面宽阔，沿江地势平坦，形成天然深水良港。

正是因为马尾具备这样攻守皆宜的优越条件，左



闽江口五虎礁



胡雪岩

宗棠才确定在这里建设船政（造船厂）和船政学堂。

随行左宗棠左右的人中有协助他攻打太平军的“常捷军”统领——法国海军日意格上尉，还有杭州阜康钱庄的老板胡雪岩。

胡雪岩初识左宗棠

胡雪岩（1823—1885），本名胡光墉，字雪岩，出生于安徽绩溪，后随父亲移居浙江杭州。胡雪岩幼年时候，家境贫寒，仅读过4年私塾。12岁那年，父亲病逝，胡雪岩离家去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胡雪岩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因为人勤勉、踏实老成，学徒师满之后，做了钱庄正式的伙计。

道光二十八年（1848），胡雪岩结识了“候补浙江盐大使”王有龄。王有龄是福州人，因为滞留杭州等候“补缺”花完了盘缠银两，经常到

钱庄借贷。其落魄的样子很不被伙计们待见，只有胡雪岩始终以诚恳友善的态度对待王有龄，甚至掏出自己积攒的零花钱来接济他。

咸丰元年（1851），王有龄苦尽甘来，奉旨署理湖州知府一职。他知恩图报，转赠了一笔钱给胡雪岩，并让其代理湖州公库。

胡雪岩天生具有金融家的禀赋，他抓住这个机会在杭州开办了阜康钱庄，让官府公库的“死钱”变成刺激当地经济发展的“活钱”。胡雪岩先是在湖州开办丝行，放贷给农民，扶助他们种桑养蚕，然后就地收购湖丝，运往杭州、上海脱手变现，再将回收的银两代湖州公库如数解交浙江省“藩库”。

如此这般的操作，让阜康钱庄的家底逐渐厚实起来。湖州的经济发展也成就了王有龄的业绩。胡雪岩37岁时，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更是鼎力相助胡氏的阜康钱庄，衙门官银递解、漕运往来等业务全都交给胡雪岩代理。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购地置业，开起了许多店铺。

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攻占杭州及浙江大部地区，胡雪岩奉王有龄之命前往上海、宁波购运军火，到湖州等地乡村购买稻米粮食等，接济清军。是年底，杭州城破，王有龄殉职，自缢身亡。胡雪岩用阜康钱庄的现银购买的2000担大米，全部压在了杭州城外的漕运船上。

运粮的漕运船队遭左宗棠部队截获。胡雪岩被押解到清军大营接受审讯。胡雪岩因此结识了

左宗棠，二人成为后来 20 多年官商配合成就大业的“最佳搭档”。

胡雪岩协助左宗棠东平闽浙

1860 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左宗棠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招募 5000 人，组成“楚军”，奔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2 年 1 月，朝廷同意曾国藩的推荐，正式补授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命其督办军务，并率楚军进军浙江。就在这时，左宗棠在杭州城外截获了胡雪岩的运粮船。当时因为多年战争，农村凋敝，粮食成为稀缺商品，甚至贵于黄金。胡雪岩情急之下，为了保命，声称愿意将 2000 担粮食无偿赠送给楚军。

左宗棠因此在楚军大营约见胡雪岩。胡雪岩说，商人在商言商，但“利从义出”，不能唯利是图。左宗棠认定他是个讲信用、有胆识的商人，



左宗棠

不仅用官府银票悉数买下胡雪岩的几船大米，还另外给了胡雪岩一笔钱，要求其继续为楚军代购粮食和置办军需用品。胡雪岩逢凶化吉，大喜过望，交代贴心随从前往湖州附近乡村为军队筹粮，自己则带着大部分银票赶往上海，在上海租界挂牌开办了阜康银行。

阜康银行开办伊始即高息揽储，积累资金，继而又在江浙一带开办了多家分号。几乎在开办阜康银行的同时，胡雪岩还开办了几家当铺。在太平军起义和清军围剿太平军的战争中，许多地主豪绅带着家里的田契、房契和金银细软逃到城里。随着战争拉锯式的进展，这些有钱人花光了随身携带的银两，只好将田契房契等送到典当行典当。胡雪岩的当铺条件优越，很快就搜集到大批的田契房契。阜康银行以这些房契、田契和自己的银行商号为担保向外资银行借贷，再将借贷来的银两去购置粮食军械。

胡雪岩不辱使命，在最短的时间内带着大批粮食和军械返回左宗棠的楚军大营。左宗棠非常欣赏胡雪岩的办事能力，便奏报朝廷，称胡雪岩“急公募义，勤干有为”，请求将胡雪岩调到楚军做后勤总管，并负责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朝廷准奏，指示浙江厘税收入和军饷悉数由阜康银行负责收押解付。

胡雪岩在积极协办楚军军需的同时，介绍法国海军上尉日意格与左宗棠相识。日意格战前担任宁波海关税务司一职，在太平军攻占宁波时，他拒绝向太平军交出所掌管的关税，并亲自组织



日意格

率领“洋枪队”参加清军收复宁波的战斗。左宗棠采纳胡雪岩的建议，于1862年7月，招募华勇千人（后增至3000人），组成中法混合军，名曰“常捷军”，由法国军官任教练，日意格任帮统，协助楚军作战。

在左宗棠东平闽浙的战争中，胡雪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胡雪岩将麾下许多商行业务放手交给各个襄理掌柜的去打理，自己则长年跟随左宗棠左右，协办楚军军务。每到一地，胡雪岩都要开办“雪记”粥厂，接济流民，招募兵勇，安定人心，并通过各地的阜康钱庄分号向地主富农发放贷款，指导他们代购种粮、桑苗分发给农民佃户，督促当地尽快恢复农桑生产。在每一场战斗结束之后，胡雪岩都要组织民工协助军队打扫战场，收殓遗骸，同时向军民人等免费发放随身佩戴的草药香包，以避免瘟疫。胡雪岩随军每到一地，都要四处寻觅医家高人，搜集民间秘方。在帮助左宗棠期间，胡雪岩顺势在各地办起

了几家中药房。

胡雪岩协助左宗棠创建船政

同治五年（1866）2月，左宗棠班师返回福州，即责成胡雪岩、日意格等得力助手，着手策划创建船政的工作。

早在1864年，在率军东平闽浙的途中，左宗棠就萌发了创建船政的梦想。

自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攫取了我国内河航行权，垄断了我国内河的航运。外轮入侵使原来承担南北货物和人员交流的内河沙船业无力竞争，纷纷歇业，南北漕运逐渐困难。在东平闽浙的战争途中，左宗棠考察福建形势，对此极为忧虑，曾上奏章给朝廷，陈述福建内河航运不堪的现状：“福厦二口洋商云集，不徒洋货概由洋商自运，即内地土货亦多归其运销。”

在行军途中或战斗间隙，胡雪岩常常陪左宗棠下棋。一日，左宗棠推开面前的棋盘对胡雪岩说：“先生助我打战，我助先生发财。战争结束之后，先生定要助我实现造船的梦想啊！”胡雪岩回答说：“雪岩能有今日家业，全靠大人提携，大人是为今诸葛亮，与大人结交，雪岩深感荣幸，自当在所不辞！”

左宗棠听了胡雪岩的一席话，非常高兴，说：“好！有先生相助，吾之造船梦想必可成真！”左宗棠造船的梦想，也是前辈林则徐的梦

想和遗志。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即提出要有自己的船队和战舰。魏源也在其所著的《海国图志》中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要利用外国的技术人才和设备来建造中国自己的造船厂，用自己造的船来组建船队，同时还要培养自己的造船人才和航海人才。

在行军途中，在楚军大营的帐篷里，关于开办船政、建造船厂和设船政学堂的宏伟蓝图，在左宗棠与胡雪岩对弈的棋盘上逐渐成形了。

讨论到船政的总体规划，胡雪岩认为应该着眼于深远，要做就做最大最好的。胡雪岩对左宗棠说：吾观大人打仗排兵布阵，从容不迫，稳扎稳打，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而雪岩经商则不然。俗话说“富贵险中求”，雪岩布局求大求富，使用银两多多益善，即使一时短缺也无所畏惧：八个坛子七个盖，腾挪之下也都能够全部盖住。

左宗棠这几年眼看着胡雪岩发家置业，钱庄商号米铺药店，一家接一家开办，事业越做越大。官家的库银是死的，而到了胡雪岩的手里就变活了，原先只能够干一件事情的银子，竟然被他利用做成了好几件事！作为闽浙总督，有两省的税银做基础，有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当依托，又何愁船政事业不能够成功？！

然而，船政初办，诸如派员出洋购买机器设备、引进外籍技术工人等，必定还要依赖洋人的帮助。胡雪岩说就由日意格来办，他熟悉洋人业务，会说汉语，在协同楚军作战中能够服从指

挥、忠于职守。左宗棠虽也同意胡雪岩提出的以高薪聘用日意格的意见，但毕竟日意格是洋人，要将船政总监督（总管）的重任全权交给日意格，左宗棠还是有所忌惮。

胡雪岩赞成左宗棠坚持“权自我操”“主权在我”的原则，但认为凡事“预则立”，且“事在人为”。他找日意格当面沟通，从“义、利”两方面游说，表示合同要明文约定所有洋员必须听命于船政中方最高负责人。

日意格表示理解并明确表态：“我们来为中国政府工作，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作为法国臣民的权利，但我们不再寻找通常已经到这些国家居住的法国人的那些条件（指领事裁判权）。”日意格的态度排除了船政雇用的外国人员可以借助当时不平等条约而不服约束的可能性。

1866年4月，楚军班师回闽。左宗棠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分析了东南沿海形势，提出“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的观点，并就选址和创建船政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及应对措施。他已然成竹在胸，耐心地等待着实现这一抱负的时机的到来。此时，胡雪岩也亲自赶往北京，以阜康钱庄北京分号为据点，开展外交攻势，广泛结交外国银行的各级买办，并设法结交满族亲王权贵，为左宗棠大展宏图创造机会并扫清障碍。

1866年5月，英国参赞威妥玛为保证英国在华利益，积极向清政府鼓吹“新政”，鼓动其向外



左宗棠的《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节选)

国购买船炮装备中国海军。朝廷要求东南各省督抚讨论这些“新议”。左宗棠借此机会，以闽浙总督身份正式提出创办船政、自造轮船的主张。他指出，中国只有自主掌握造船和航海技术，才能不被洋人所控制。但同时，在兴业初期，则必须雇佣外国人员帮助造船。

左宗棠的《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于1866年6月25日上奏，7月14日朝廷批复下达，以“当今应办急务”令左宗棠办理船政。批复中明确“经费于闽海关税收内酌量提用，不足时，提取福建省厘税应用”。从左宗棠上报奏折到朝廷下达批复诏书，前后不到三个星期。

接到朝廷的批复，左宗棠在短短的4个月内，大体完成了包括船政局选址、资金筹措、人事安排、确定办厂办学章程、聘请外国教师和技术人员、进口部分机器设备等一系列繁杂和细致

的筹备工作。同时左宗棠专折奏请朝廷任命胡雪岩为船政提调，在转折中评价胡雪岩“素敢任事，不避嫌怨。从前在浙历办军粮、军火，实为缓急可恃。臣入浙以后，委任益专，卒得其力。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

根据《福建船政大事记》记载：当年（1866年）9月份，船政征迁土地工作完成；11月23日，派胡雪岩为船政提调；11月29日，胡雪岩、

日意格等人在福州提交办厂的保约、条议及合同规约；12月11日，左宗棠上报以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并与日意格、德克碑签约，确定了建厂造船的总体规划。

时逢西北事起，1866年10月14日，左宗棠接到调任陕甘总督的命令，他以闽省造船需要，请求缓赴陕甘总督任所。10月31日，左宗棠奏请派沈葆楨总理船政。11月19日，军机处奉旨派江西巡抚沈葆楨总理船政。12月16日，左宗棠离开福州，取道北京，前往陕甘。

12月29日，左宗棠将胡雪岩、日意格等人的保约、条议、合同规约等文书送达总理事务衙门总署。12月30日，上谕批准左宗棠所报各项章程及推荐人选，明确在沈葆楨母丧丁忧假期未满足之前遇有船政事宜，由英桂（福州将军）等陈奏。待沈葆楨销假之后，由沈葆楨、英桂等联名陈奏，同时明示“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始终此



福建马尾造船厂旧影



造船厂船台上准备下水的“万年清”号

事”。

也是因为上谕“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始终此事”的一句话，胡雪岩对于船政的提调职责也一直延续到他被朝廷摘去顶戴花翎革职抄家之时。胡雪岩对于船政的事业真正做到了“始终此事”。

沈葆楨与英桂等人执行朝廷指令，严格按照左宗棠创办船政的计划开展工作，一年后，船政正式开工。在沈葆楨的具体运作之下，造船厂和船政学堂的开办非常顺利，业绩斐然。

同治八年（1869）秋，船厂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成功。这艘轮船从马尾试航一直行驶到达天津港，船上从舵工、水手到管理人员全部为中国人。天津港万众欢腾，盛况空前。

同治十年（1871）5月19日，第六艘轮船“镇海”号下水成功。远在边陲的左宗棠特别写信给胡雪岩：“闽局各事日见精进，轮船无须外国

匠师，此是好消息……阁下创议之功伟矣。”对胡雪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胡雪岩之死

1866年12月16日，左宗棠离开福州马尾前往赴任陕甘总督一职。胡雪岩在协助新任船政大臣沈葆楨继续办好船政的同时，代左宗棠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负责左宗棠征西大军所有军需物质的采购。借着官办军需物资，胡雪岩的事业也就势越做越大。至1872年，阜康钱庄各地分号达20多处，流动资金2000万余两，置庄园田地万亩。

同治十二年（1873）11月，陕甘总督左宗棠得到朝廷允准，将发兵收复新疆。左宗棠写信给胡雪岩，请他向上海租界的外国银行借款，解西

征军燃眉之急。胡雪岩亲自在上海租界周旋，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担保，代借外款5次，高达1195万两。

在左宗棠西征期间，胡雪岩除了帮助西征大军种树屯田，还帮助左宗棠先后建造了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兰州火药局、乌鲁木齐铁厂和库车火药局等。胡雪岩还帮助左宗棠创建兰州织呢总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毛纺织工厂，其产品既供军用，也投向市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办的一所官办轻工企业。

这期间，胡雪岩还调用胡庆余堂国药号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制作“诸葛行军散”“胡氏避瘟丹”“八宝丹”等大批中成药，免费赠送给左宗棠西征军的将士们服用，以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左宗棠赞曰：“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

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胡雪岩先后被朝廷授予江西候补道、布政使衔（三品），官帽上二品红色顶戴，赏赐黄马褂，并总办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公库”。胡雪岩一时声名显赫，人称“红顶商人”。

胡雪岩发家致富“要兼济天下”的理想通过胡庆余堂付诸实施。胡庆余堂先后研制出了14大类数百种中成药，并向杭州以及周边城乡的老百姓免费赠送“胡氏避瘟丹”和“八宝丹”。“胡大善人”的声名远播。胡庆余堂的伙计童叟无欺，售卖的各种药品“真不二价”的口碑名闻遐迩，胡庆余堂生意日隆。到了光绪五年（1880），杭

州胡庆余堂的资本达到280万两银子，比肩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一时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胡雪岩也赢得“江南药王”之美誉。

胡雪岩在数十年的商业生涯中，亦官亦商，冒险奋进，无往而不利，但终是百密一疏，在1883年与洋商的生丝大战中败北，囤积的生丝被迫贱卖，造成重大亏损。各地官僚豪绅闻讯竞相前往阜康钱庄提款造成挤兑，与胡雪岩有长期借贷关系的各家外资银行也都拒绝再向其贷款，至此，胡雪岩已无回天之力，商业大厦迅速崩塌。

顺天府尹等人上奏折报告阜康银号倒闭的消息，朝廷震惊。朝廷先是下谕将胡雪岩革职查办，又于1884年2月3日下旨催促左宗棠加紧清理胡雪岩以官府军需之名举借外债的情况，同时派钦差大员查封拍卖胡雪岩的当铺、商号、房产、田庄等用以抵债。

1884年夏天，中法马江海战爆发，福州水师全军覆没，朝廷急调72岁高龄的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

左宗棠重返马尾，乘船沿江视察，眼见造船厂和船政学堂等建筑成为一片废墟，闽江两岸的江防工事成断壁残垣，半生心血俱付之东流，气得浑身颤抖，心痛难言。第二年（1885年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同年农历十一月，曾经与左宗棠并肩战斗、交相辉映、光彩夺目的“江南第一富商”胡雪岩在贫病交加中孤独而亡，终年62岁。

桴浮四海家国情

林冠珍

闲读《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看到一封1918年3月19日林弑垣在新西兰惠灵顿写给莫理循的信。本书编者、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国立大学教授骆惠敏先生为“林弑垣”做了一条简注：

林弑垣系中国外交官，是焚烧英国鸦片，使英国以此为理由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0）的广东总督林则徐的曾孙。[· · ·] 马尾船政学堂毕业，此时在新西兰任领事（1917-1922），以前他在温哥华任领事（1914-1917）。

福州人，我的前辈老乡，还有更多的故事吗？骆先生的注里有“[· · ·]”符号，表示翻译时有删节，我很想知道被删节的内容是什么。到图书馆借来英文原版《莫理循书信集》，一比对，被删的只是林则徐的生卒年“1785-1850”这

几个字，没有其他新内容。求教百度，跳出一行字：“很抱歉，没有找到与‘林弑垣’相关的网页。”

不会吧，林则徐曾孙、名门之后、清末民初领事级外交官，就没一点痕迹吗？找来《林则徐世系录》，查得林则徐的这位曾孙名叫林弑垣，怪不得查不到呢。“垣”（yuán）与“桓”（huán）字形相似，读音却完全不同。骆先生在英文版中很明确写的是 lin Shih-yuan，不是骆先生的错，而是中译本的笔误。

从《林则徐世系录》得知，林弑垣的独养女林子东先生还健在，让我十分惊喜。她曾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福建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是新四军老战士、老新闻工作者、出版人。她与中国共产党同龄，2020年虚百岁。历史原来离我并不遥远。

百度“林弑垣”，终于有了零星的线索。网



1926年，福州三坊七巷三官堂。右一，林弑垣；右二，林子东；左二，林弑垣夫人钟锦棠；右三，钟锦棠的母亲；左一，钟锦棠的妹妹；左三，妹妹的女儿

上看到的信息，多数内容重复，或语焉不详。很意外地看到郑芳所著《16个福州家族的百年家史》，封面赫然是年幼的林子东与父亲林弑垣等家人的合影。内文中还有一幅林弑垣的个人照片。

林弑垣的形象一下子立体鲜活了起来。

莫理循是谁，林弑垣为何给大名鼎鼎的莫理循写信呢？

莫理循，澳大利亚人。他从1897年任起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袁世凯去世后仍任北洋政府顾问，至1918年，已在中国生活了21年。这21年的历练，使一名医学博士成长为闻名中外的“北京的莫理循”。1918年12月，他受总统徐世昌之邀，以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技术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离开北京。巴黎和会期间，他因病到英国治病，至1920年去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林弑垣何时结交莫理循，已无从考证。但从



1912年8月31日《插图伦敦新闻》封面，图注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博士和总统袁世凯”。这是为了强调莫理循的知名度和重要性，媒体伪造的照片。莫理循对这张照片评注说：“许多图片新闻刊载我的画像，最有趣的是伪造我站在袁世凯身旁并以一份文件请其过目的那张画像。这是总统和他的秘书蔡廷干的快照，不过蔡的头被我的头取而代之了。”

林弑垣写给莫理循的这封信中说“收到你上月10日的来信”“你还曾慨允为我设法在各方面相助”来看，他们不单通信，可能还见过面。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恳求莫理循帮助，请新西兰政府废除有损中国人尊严的人头税。林弑垣说：“你最近访问新西兰时受到的隆重欢迎，证明你在这个国家和它的政府官员中所享受的崇高声望，没有人比你处于能够更好地为我帮忙的地位了。”

林弑垣作为中华民国驻新西兰领事，努力为保护本国侨民利益，据理力争。这封信写得有礼有节，不卑不亢，情真意切，令我肃然起敬。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中国加入了协约国，与英国（新西兰是英国领属国）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共同对抗同盟国。林毓垣还试图说明中华民族为盟友做出的牺牲和奉献，以博得新西兰政府的同情。他写道：

我拟在新西兰召开下届议会时，向新西兰政府提出交涉，以使愿在新西兰永久定居的中国人，无论哪一类，除必须通过一次教育测验之外，都无须再缴100人头税。自从议会于1908年通过法案，对中国移民施行教育测验办法以来，只有15个中国人进入新西兰（已在新西兰入籍的华人的女眷及子女不在此例）。这个小小数目足以证明，教育测验在过去10年中，已成为防止华人大批入境的坚实壁垒。如果新西兰政府担心一旦取消人头税会引起华人大批入境，我相信我的政府准备同自治领政府商谈限制每年中国人移居新西兰的数目。我的主要愿望是维持我们国家的尊严。

唯独对中国人抽征100人头税，显然是不公平地歧视我们中国人，而中国目前在战争日益紧张的时刻，已经并且正在继续使用种种物质办法对大英帝国在目前这场战争中的事业表示同情，新西兰政府更应废除这种有损中国尊严的税法。

新西兰的排斥华人立法开始于淘金热时代。其时中国人在新西兰是唯一来自亚洲的移民。新西兰为此制定了纯粹是针对中国移民的法律。自

从新西兰于1881年开始对每一中国移民抽征10镑人头税以后，那些知名的新西兰政治家几乎都是排华法案的倡导者和支持者。1893年，甚至有人主张应把人头税从10镑提高到500镑，最后确定为100镑。除去人头税之外，1908年又推行了“限制中国移民”法案，这项法案建议“实行教育测验制度，要求每一个入境的中国人，必须能阅读100个由执行测验的海关收税官随意选择的英文字”，以进一步阻拦中国人入境，“有效地实现维护我们国内的种族纯粹性”。



1919年，新西兰中国领事馆官邸。中，林毓垣；左一，林毓垣夫人；右一，林毓垣四哥的女儿林希瑕。墙上挂的肖像，一幅为林毓垣，另一幅为当地华人妇女。按习惯，官邸要挂主人夫妇的像，当时林毓垣夫人还没到新西兰，没有照片，就找了一幅当地女子的照片挂上。可见他在生活上不拘小节。

莫理循是否曾应林毓垣的要求向新西兰政府游说，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忙没有帮成。“种族歧视”在西方世界里是一个难以清除的痼疾。经过几代外交官和当地华人华侨的努力，新西兰人头税直到1944年采取其他更巧妙、

更隐蔽的限制法律时方才取消。到了1947年才有中国人获准在新西兰永久定居。

承蒙北京外交学院郑启荣教授、复旦大学马建标教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卓亦明老师等方家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查到了1918年印行的由田原祯次郎编《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民国驻纽丝伦（惠灵顿）领事（1912-1939）年表”、张德彝著《八述奇》等资料。综合各种资料，尝试为林弼垣做个小传：

林弼垣（1876-1955），字蔚岑，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林则徐第三子林拱枢之孙。清末民初外交官。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历任驻英公使馆随员（1901.10-1906.3）、福建洋务局翻译委员、分省补用知县、驻温哥华领事（1911.10-1917.10）、驻新西兰领事（1917.10-1922.5）。归国后，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与林灏深、林步随等兄弟投资兴办实业，终因时局动荡，且不善经营，没有成功。1938年后避居上海法租界当寓公。1955年逝世于上海，安葬在复旦墓园。

所查资料中没有明确林弼垣何时任“福建洋务局翻译委员”。“福建洋务局”存在时间很短，只有10年，档案资料鲜少。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放五口通商，厦门、福州均为五口之一。福建建设招商总局，专办英、法等国通商事务。1866年，设福建通商总局，承办对外通商交涉事务。

1899年，福建通商总局改称福建洋务局，1910年裁撤。以此推测，林弼垣任此职应是在他从英国回来，赴温哥华任职之前。

“分省补用知县”不算职务，只是个身份。我对林弼垣在任温哥华领事之前有个“原分省补用知县”的身份很好奇。“分省补用知县”是取得做知县资格后，经吏部铨选，被分配到某个省，待有空缺后补用，相当于现在的“后备干部”。林弼垣受过西式教育，又出使英伦多年，开眼看了世界，会对这后备的七品芝麻官感兴趣吗？他是通过考取，还是捐得的“补用知县”的身份呢？一切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想起严复，三次科考落第，连捐带保才“以道员选用”。严复是近代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大力推举西学，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仍然视科举为正途，期望通过科举晋身，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林弼垣的上司，驻英公使张德彝，毕业于



英国《名利场》杂志系列漫画中的张德彝。图注为“他被召回北京，担任天子的英语教师”

北京同文馆，在国外度过 27 个年头，是职业外交官，曾当了光绪皇帝 5 年的英文教师，晚年却为自己没有走八股入仕的正途而遗憾。严复、张德彝尚且如此看重“正途”，我们也可以理解林毓垣对“分省补用知县”身份的眷念。

1911 年 10 月，林毓垣被任命为温哥华领事时才 35 岁，任期跨清帝国、中华民国，经袁世凯、黎元洪两任总统。其间国内时局多变，国外波谲云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于 1915 年 1 月 18 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总统递交了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文件。消息传出，震惊中外，举国哗然，强烈抗议，呼吁不得与日本签约。侨居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募集军费驰援祖国。据《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统计，当时收到海外声援电报多达 24 封。如，1915 年 3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收檀香山少年演说社电：“大总统暨各部及报界鉴：日妄要求，请拒绝，宁死战，愿筹饷。”

林毓垣积极发动华侨筹款。1915 年 4 月 29 日，中国外交部收到他从温哥华发的电报：“外交部：十码。据域多利中华会馆爱国团长李梦九禀称，已募集军饷二十万元，为决定，恳密示，转请电呈大总统钧鉴等因。理合电闻，并恳代呈。……林毓垣叩。二十七日。”其身居海外，情牵中华，真切地跃然纸上。

据石晓宁在《一战中加拿大国民党支部“党禁”事件始末》中披露，1916 年，林毓垣还被卷

进了加拿大华人社区的激烈党派之争。

加拿大的华人在辛亥革命前，支持孙中山革命，尤其是加拿大的洪门致公堂，将堂所抵押，筹款捐助。中华民国成立后，洪门与本地华人社区始终认可袁世凯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的合法性，认为民国伊始，排满革命任务已完成，国家要共和宪政、稳健建国。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的再度革命、再造共和的主张与加拿大以洪门为首的华人社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首先表现在报端。洪门机关报《大汉公报》与国民党机关报《新民国报》形成了拥袁与反袁、宪政与革命的论争。党争不断，造成了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分裂与敌对。林毓垣由于多次寻求加拿大警方与司法部门参与，要求禁止《新民国报》，与国民党矛盾日深。1916 年 12 月，以温哥华《大同阅书报》社社长身份出现的国民党支部总理陈树人等人，向中华民国外交部状告林毓垣曾在袁世凯洪宪时期“庇护帝制党派，辱国殃民，请速撤换”，同时罗列了许多林毓垣“贪赃渎职”的行为。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执政，国民党此次倒林行动，是向新政府清算旧官员。党争双方都告到北京外交部，尤对于林毓垣案“或控告，或保留，所执理由，判然各异”，致使当时的外交总长伍廷芳，令加拿大总领事杨书雯前往查清真相。

一直没有在相关史料里看到对林毓垣案的调查结论，想必是“查无实据”，不了了之，否则不可能在事后，又任命他为驻新西兰领事。

外交官就是这样在大风大浪里成长起来。

我联系到了林弼垣的外孙、林子东的儿子孙海丁老师。他热情地发来了家里仅存的林弼垣的照片。这几张照片历经磨难，极为珍贵。曾在《16个福州家族的百年家史》一书里见到的那张林弼垣个人照，原版是有林弼垣娟秀的小楷亲笔题识的，书里没有展现，令我十分兴奋，似听到他对亲朋的低语笑谈：

择业不慎，滥厕外交。冲风涛，跋险阻，桴浮四海，辙绕二球，侣与黄须碧眼儿相激战，日敝精于敦槃坛玷间，不觉衰朽催迫，鬓毛凋落。盖自三出国门，迄今又八稔矣。此八稔中自新大陆辗转来南，各去中州一二万里，前则昏旦殊时，今则寒燠迥异，叹萍踪之无定，怅岁月之如流，建树毫无，私心愧赧。遐思古人，长枕大被，华萼相辉

之盛，感慨益难自己。东归何日，北望怅然。拍兹影自怜笑，爰书数语，以抒胸臆。

己未仲秋蔚岑识于纽丝纶官舍

“择业不慎，滥厕外交”“建树毫无，私心愧赧”，虽是自谦，可否也有与严复、张德彝辈同感没有进入“正途”的遗憾？

“敦槃”“坛玷（玷）”，都是指代外交及谈判场所。“侣与黄须碧眼儿相激战，日敝精于敦槃坛玷间”，展现了一位弱国外交家舌战群儒、长袖善舞的万丈豪情。“激战”二字，浓缩了当年外交场上的多少刀光剑影和弥漫硝烟。

披泽“长枕大被，华萼相辉之盛”，兄弟友爱、手足情深的温馨，是林弼垣一辈子的感念。

“东归何日，北望怅然”，虽贵为外交官，也与常人一样，饱含着海外游子的思乡之忧伤。

这张照片拍摄于“己未”年，即1919年的新西兰（纽丝纶）官邸。从1911年任驻温哥华领事，由于时差，“昏旦殊时”，1917年转任新西兰领事至1919年，由北半球到南半球，“寒燠迥异”，正是“八稔”。1922年任职期满回国后，林弼垣再也没有涉足职场。这帧照片，林弼垣冲洗了多张，都题了同样的款识，个别字有差异，可见是经他反复推敲的。这是林子东家里仅存的林弼垣墨迹，可以说是林弼垣职业外交生涯的真实写照。



1919年，林弼垣在新西兰中国领事馆官邸个人照，四周为林弼垣亲笔题识

浦城在这头，福州在那头

许维勤

熟悉历史的人走进浦城，会有一种拜访博雅长者的感觉。古国九州中的扬州，正是穿过这里崇山峻岭间的“北大门”，把华夏文明之光透进福建。当福建许多地方尚属化外之地时，就有南来北往的宦官、士人、游客、商贩、军队从这里穿梭，让闽越之地与全国紧密相连，留下厚厚的历史沉积。站在浦城临南浦溪而立的古城门“登瀛门”，看着虽已淤积但还算宽畅的河道，不期然冒出一个感慨：浦城在这头，福州在那头。



临南浦溪而立的浦城古县城登瀛门

悠悠古道任遐思

福建古属扬州，秦立闽中郡，汉封闽越国。汉武帝灭闽越，迁其民而虚其地，后复设冶县，属会稽郡。展开中国地形图，由会稽入闽，崇山重阻，唯有仙霞岭与武夷山之间的山界地带便于交通。绕过仙霞岭西南的山谷，进入闽地后，遇到的第一片平浦之地，就是浦城。正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成就了浦城早期的兴盛。据史料记载，闽越国与汉朝对峙时，东越王余善曾在闽北筑六城以拒汉。其中汉阳、临浦、临江三城均在浦城，浦城县城基址，实为越王行宫。当时东越王辖境及于浙江江山，仙霞岭应已有间道可通，而浦城一带，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战略位置，均有非同寻常的地位。

由于闽越国的覆亡，福建历史曾出现数百年的沉寂，其后在漫长的恢复过程中，人口逐渐增多，其中不乏汉人南下。汉人入闽的路径，除了仙霞岭，还可由龙泉翻越柘岭而入，当然，武

夷山分水关、杉关以及武夷山脉南端的闽西，也都有通道，但仙霞岭古道，应该是福建人进入江浙、北上中原的捷径。唐朝中期的泉州人欧阳詹进京赴试，就写有《题梨岭诗》：“南北风烟即异方，连峰危嶂倚苍苍。哀猿咽水偏高处，谁不沾衣望故乡。”梨岭为仙霞六岭之一，则欧阳詹走的是仙霞岭无疑。

仙霞岭通道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与唐末黄巢军入闽密切相关。

《新唐书》记载，黄巢军游击各地，曾从浙东“刊山开道七百里”入闽，这条史料后来被广为引用，《资治通鉴》直接表述为“开山路七百里”。如今浙江仙霞关展览馆的《前言》中，也写着黄巢“首辟仙霞古道”，实际上有误解。仙霞岭古道既没有七百里之长，也不是黄巢军队首辟。黄巢军所为，关键在“刊”。刊字有除多余而留有用之意，仙霞岭本有路，只是因人烟稀少而荒芜，狭小崎岖，不便大军行动，必须砍斫树丛、削填土石，使原路显出并加以拓宽，方可行得随军辎重、家眷车马。至于七百里之说，应是泛指，不限于仙霞岭，因为到达仙霞岭之前，浙江境内就要走很长山路，而进入闽北后，所走仍多是山路。

黄巢军过仙霞岭，无意中给福建刊开了一条出入大道，此后流民、商旅、官差、文人、游客多以走此路为便。唐末以后，入闽汉族移民络绎不绝，大大促进了福建的开发。到了宋代，福建经济文化勃兴，行政建置的“八闽”格局形成，



仙霞岭古道浦城段

仙霞岭从此成为福建北上的重要“官道”。乾道八年（1172），南宋名宦、浙江人史浩被派任福州知府，过仙霞岭，“募夫以石甃路凡二十里”，上岭磴道凡三百六十级，历二十四曲，使仙霞岭路“旧时险厄，稍就宽平”。后世又陆续或民募或官修，沿途镌削拓路、铺砌石基，成为闽浙交通要道和京福官马南路主干道。清顺治年间，衢州曾为闽浙总督驻地，此前还有一条入闽驿道，由常山进江西玉山、铅山，从崇安分水关入闽，比较平坦但比较绕，闽浙总督将原设常山的广济



浦城县境内的仙霞道关口

渡水马驿迁置于江山县清湖，仙霞道更成为主官道了。凡自浙江入闽者，多从衢州水道经江山至清湖渡，舍舟登陆，取仙霞道至浦城，再舍陆登舟，沿南浦溪入建溪、进闽江，直达福州。

仙霞诸关，闽浙交界为枫岭关，站在雄浑斑驳的关口，苍茫山川尽收眼底，岭下古道宽畅而荒凉，依稀可见不同时代拓宽的痕迹；而浦城境内，至今尚存许多断断续续的古桥、古渡、古驿站，诉说着千年沧桑，走在古老的石砌路基上，令人对悠悠岁月遐想联翩。

巍巍雄关锁东南

北出福建的关口，原有大小关之分，“大关”指崇安分水关，“小关”即为仙霞关，从明末清

初开始，小关逐渐成为主要官道。之所以有此转换，与仙霞岭的战略地位密切相关。由分水关出闽，便于入鄱阳湖平原，利于商贩；而由仙霞岭出闽，取道衢州直通江浙要地，比绕道分水关要近200多里，军事意义更重要得多，所以历来关防偏重仙霞岭。

明弘治《衢州府志》：“元江山军营在江山县仙霞关。”这是仙霞岭设“关”的正式记载。明代在仙霞关设东山巡检

司。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仙霞岭为江浙往来之间道，地势险要，可与函谷、剑阁比拟，“诚天设之雄关也。”经明清两代经营，仙霞关已经成为军事要塞、天下名关。

明朝覆亡，清军南下时，驻蹕衢州的明唐王朱聿键经仙霞岭入闽，在福州称帝，建号“隆武”。隆武小朝廷的武力支柱是福建总兵郑芝龙部。郑芝龙把重兵部署于仙霞岭、分水岭一带，一时阻挡了清军南下步伐。郑芝龙带着儿子郑成功觐见隆武帝，年轻气盛的郑成功上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战略，其中所谓“据险控扼”，主要就是指严守包括仙霞关在内的闽北诸关要塞。这一见解得到隆武帝高度赏识，隆武帝封忠孝伯，赐尚方宝剑，命郑成功前往仙霞岭督守。郑成功发现郑芝龙有二心，



今浙江江山县境内仙霞关

屡与其父抗辩，一再申明凭关据海，堪与清军相周旋的道理，但郑芝龙经不住清廷诱惑，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降，严命郑成功撤军，并断其粮饷供应，大军只好撤回沿海。清军登上仙霞岭古道时，200里天险，已无一兵一卒把守。仙霞岭一失，清军长驱直入，福州南明小朝廷立即土崩瓦解。

仙霞岭北段主要处于浙江境内，如今江山县修复的仙霞关，巍峨雄浑，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古时沿途还有很多关口，号称“仙霞八关”，入境福建之后是枫岭关、梨岭关。枫岭关在清顺治年间曾设浙闽枫岭营，屯兵千余，至今兵营旧址及石砌关墙、关门犹存。梨岭关则号称“全闽锁钥”“越闽砥柱”。整条仙霞岭古道则号称“东南锁钥”“入闽咽喉”。

这些名号，听起来威武雄壮，但考诸历史，仙霞岭上似乎并没有发生多么惊心动魄的大战

事，大抵因为史上历次大规模的军事南略，到了东南一隅，都已是秋风扫落叶，闽北大山从来都不足以阻挡北来大军的碾压。包括仙霞关在内的闽北诸关的军事意义，都只是地域性的，对全国意义不大。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上海失守后，国民党军向东南逃窜，蒋介石也曾经设想固守福建，在福州集结大军亲自部署说：“台湾好比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所以为了大局，福

州是必须死守的。”但此时闽北的仙霞关、分水关一捅就破，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一口气拿下闽北13座县城，随即由三野十兵团负责解放全福建。据《海峡都市报》载，女兵孙文娜大妈回忆当年随先头部队入闽，从嘉兴乘列车到江山，徒步翻越仙霞岭，经建阳城，一路走到福州。整个闽江上下游实际上并无大战，仙霞岭官道只是解放军直下福州城的便捷通道。

郁郁文风连省城

浦城有广袤的平浦沃土，自古富庶，哺育出一方繁华。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江淹曾贬谪浦城县令，生花妙笔写山水，给浦城留下第一笔风流。五代以降，文风聿兴，名贤辈出。据统计，浦城县历代登进士者172人，官至宰辅8人，尚

书 20 人，侍郎 21 人，是闽北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县之一。

崇文重教之风，显然与其作为出入福建重要集散地的交通枢纽地位密切相关。大抵外来之人，历尽千辛万苦入境浦城后，就算到了闽地，感慨必多，而出闽之人，过了浦城就算离乡背井，伤感陡生，二者多在此驻留并寄情诗文。在仙霞道留下诗文的，可以列出相当豪华的名单，张九龄、蔡襄、王安石、陆游、辛弃疾、朱熹、刘克庄、刘伯温、徐霞客、袁牧，等等。酬唱者中，有一支很重要的过路人，就是赶考士子。闽人进京赶考，多取道仙霞岭北上。福州、莆田、泉州一带考生，也有从闽东入浙江往北的，但回程必走仙霞岭到浦城，从南浦溪登船顺水下福州。天长日久，在浦城与省城之间，不期然踏出一条厚重的文化纽带。

这条文化纽带，在清代尤显热络。福州鳌峰书院是清代东南最高学府，书院生员膏火的最重要提供者，赫然来自浦城富绅祝缔封。他不但提供了最大一笔现银 5000 两捐赠，还将浦城大片良田每年佃租收入，尽数捐给书院，共计 200 多户佃租粮，使得鳌峰书院办学经费非常充裕。当时浦城也有一所著名书院，叫南浦书院，规模质量与鳌峰书院相当，二者堪称福建教育的双子



仙霞古道入闽第一驿站渔梁驿，位于今浦城县仙阳镇渔梁村

星座，浦城科举考试的成绩居建宁府七县之首，中试者十有七八为南浦门生。鳌峰书院门生、福州长乐人梁章钜，考中进士后，仕宦之余曾接受浦城人祖之望邀请，于嘉庆间两度出任南浦书院主讲，并在这里协修《新修浦城县志》和著书立说。梁章钜为鳌峰诸生时，深受浦城祝氏所捐书院膏火之泽，对祝家无比景仰，与祝缔封之子祝昌泰交厚，经常在祝家藏书楼查阅文献，后来还与祝昌泰结为儿女亲家。与梁章钜同科进士的鳌峰门生闽县人林春溥，也在道光年间出任南浦书院主讲，后回鳌峰书院主讲达 19 年。

浦城祝氏不但是当地富豪望族，还是书香门第，尤以传承琴学蜚声天下。“浦城派”古琴代表人物祝凤喈，自幼饱读诗书，以琴会友，博采众长，名噪一时，为琴坛领袖。

林则徐与梁章钜交谊深厚。他 22 岁中举后，

被梁章钜书信所描绘浦城文化氛围吸引，专程前往浦城拜访这位学长。梁章钜邀来一班墨客骚人，与林则徐聚会于仙楼山古琴台，“名士列坐，咏诗韵赋，一觞一咏，其乐融融”，成就了一段浦城人文历史的佳话。5年后，林则徐考中进士，进京履职时路过浦城，逗留6天，借寓三山会馆。此时梁章钜已回乡，但对梁章钜有知遇之恩的刑部尚书祖之望因母病正在乡侍奉，林则徐借机拜访了这位前辈，还拜访了梁章钜的亲家祝昌泰。祝昌泰对林则徐的到来非常重视，邀集祖之望及在浦福州名流小聚于仙楼山麓的“二有堂”，尽兴而散。

泱泱水路畅物流

在浦城大西门礪头街的西段，面临南浦溪而立，至今尚存一座雄伟的“三山会馆”古建筑。那是乾隆年间福州旅浦同乡鸠建，计有门楼、戏台、拜亭、大殿、钟鼓楼、两厢看楼及馆舍、天井等组成，可作为商业、联谊活动中心及接待南来北往的福州乡亲歇脚驻足之所。从其宽敞的规制及精美的构件，可见当年福州商帮在浦城的雄厚财力，也见证着闽江流域水运商业的历史辉煌。据说，鼎盛时期城里原有明清以来所建会馆5座，分别是江西会馆、盱江会馆、全浙会馆、江南会馆、三山会馆。仅从这些会馆的设立，已可想见当年浦城与福州和江西、浙江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热络的商业联系，以及作为商贸中转地的



浦城三山会馆正门

繁荣景象。

在古代交通条件下，水路无疑是最快捷且低成本的天然运输通道。南浦溪是闽北水运的重要起点，建溪中段的建瓯是古代闽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南浦溪—建溪—闽江航道，曾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昼夜不停地穿梭着大小船只、木筏、竹排，把沿海与腹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强大的航运承载能力衍生出兴盛的商业辐射力，浦城几乎与建瓯并驾齐驱，成为建溪流域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把水陆、驿道紧紧衔接起来。江西、浙江、



浦城县观前镇码头古街

安徽等地的瓷器、丝绸等商品，通过仙霞岭古道，运到浦城顺水而下可达出海口；闽北当地的各种农林产品，沿江而下，为省城提供庞大的需求。而沿海的海产品，同样经过这条水陆道回溯，供给闽北和江浙内地。笔者曾经为读到元代亲历者记录在台湾见到许多处州（浙江丽水）瓷器在交换而惊讶，想必那些商品中不少是经过仙霞岭古道运输的。

浦城有崇山峻岭，却也是闽北相对平展之地，水田多，盛产大米，“浦城收一收，有米下福

州”。明代周之夔《弃草集·文集》：福州“各处米，大约出之浦城、松溪、建阳等，居十之四”。沿建溪而下的闽北物产，直接维系着福州上下杭的兴盛。福州郊县闽清一带地少人多，许多人打造小巧轻便的“鼠船”深入闽北各溪流运货为生，最大宗的货物就是米。福州台江美打道一带是闽北米的卸货码头，“浦城米”在传统福州人眼里几乎就是“好米”的代名词，而沿海的食盐、咸鱼、干海货等，也在台江上下杭货栈聚集，等待装船运至“上府”，摆上闽北人的日常餐桌。许多福州人还在闽北各码头立号经商专营海货，如嘉庆年间浦城“三萨食盐”，就是福州人萨重三、萨三捷、萨重熙所经营，经销的食盐量占据浦城市场需求半数以上。

近代以后，随着福州的开埠，海外市场需求增加，洋货也陆续进入内地，闽江及其支流的航运就更加繁忙了。显著增加的一桩货物，就是茶叶。原先，闽北茶出口主要由晋商营运北路万里茶道，或从鄱阳湖南入赣江过大庾岭入珠江水系，从广州出洋。19世纪50年代后，这些商道受太平天国战争冲击而衰落，闽北茶就主要由福州出口，销量大增。鼎盛时期，福州港出口茶叶价值占全国四成左右，号称“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茶叶港口”。建溪流域因此迎来新的发展格局，浦城也受益匪浅，临浦、观前等古镇商业更加发达。时至今日，人们犹可从南浦溪沿线许多精美的古村落、古民居、古街、古桥、古码头，细细领略其往日的繁华。

闽江航运考

孙福枝

福建的西部和北部均为山区，崇山峻岭，陆上交通颇多阻碍。1957年前，全省尚无铁路可通火车，因此，闽江水道成为八闽大地的交通运输要道。它善纳百流，敢闯千山，沟通八闽内地与大海交汇融合，担当着福建省对内对外的运输任务，促进物资交流，为繁荣福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

航运码头 星罗棋布

古时，闽江流入福州，在台江的大庙山下分两路东进入海。而闽江口海潮涨入福州，由闽安镇周流潏洄三十六湾，抵达河口水部门，顺着明弘治十一年（1498）开凿的通往闽江的人工河道直达台江，形成闽江在福州的一段黄金水道。台江至马尾 16.4 公里河道上，水量充沛，水流平缓，江深岸阔，江轮可自由航行，连外国海轮也可直接驶进台江新港。

台江新港江面展宽 1000 ~ 2000 米，水面宽

坦，是一个客货运输、转运的优良港口。自宋代以来，沿岸设置了众多码头，不断完善了客货营运设施。明成化十年（1467），朝廷钦定福州为对外贸易港，同时指定为中国政府与琉球交往的唯一港口。闽江既沟通山海，发挥航运功能，又便于当地民众行旅往来，也利于繁荣集市贸易，使台江跃上福州城区最繁盛的商贾区。南宋诗人鲍祗曾以“海航千艘浪，潮田万顷秋”的诗句来形容南台港的繁华。

宋元时期，福州不仅同海外诸国有贸易往



闽安镇

来，与国内各地的物资交易也在迅速发展，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码头，保障商品的流通转运。在闽江口及城区原先已有的甘棠港、闽安镇、利涉门桥（今安泰桥）、台江、洪塘等码头，作为对外对内贸易的集散地，也是福州通江达海的重要装卸口岸。大型船只沿闽江口进入港区航道，待潮水涨满后开往台江等码头。各城区码头的船只也在满潮时将货物和旅客运出闽江口，江上船只穿梭往来，一片繁忙景象。元至治二年（1322）万寿桥建成后，大桥上下游及其周边建造了南台江、临河务、思桥（澳桥）、镗港等多处货运码头，扩大了闽江航道运输的吞吐量，促进贸易事业的发展。城区内（主要是台江汛）还先后设置了太阳道、泗佛道、攀龙道、沙埕道、蛭船道、观岐道、樟板道、南福道、竹排埕、小桥道、妈祖道、下道、十四桥道等小货船、渡船停泊的小埠头。台江内河从帮洲、义洲到苍霞洲、楞岩洲（今中亭街）等江滨沙洲地域也设立水巷道、圣群展道等26个渡口道头（码头），使纵横交错的内河有了渡船停泊的地方，方便民众出行。古代，仓前山一带居民每次进城时需绕许多弯道，实为不便，有了道头，可以从龙潭窟搭渡抵苍霞洲附近道头上岸，步行到法师亭，过星安桥入白露林上龙岭顶，便进了福州城。

古代的怀安，也是闽江在福州西城区外通向福州城内的一个主要渡口。

至元代，福州南台港的重要地位不变，福州因此也成为“七闽之冠，工商之饶，利尽山海”。

明朝中后期，福州城西郊建造洪塘古渡码头，闽侯上街诸乡民众往返福州皆由此上下船。那时的古渡尽显繁华，“塔影江声随波动，渡口人声尽日喧”。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福州为其中之一，大量外国商船进出福州，朝廷在福州闽江两岸扩建六大码头，供海轮停泊，闽江上下游客货轮也在洪塘和南台两座码头靠岸离岸，装卸货物和吞吐旅客，促进商品贸易。

1916年，福州开辟了从王庄到台江汛第一条马路（以后逐渐延伸到大桥头）。1927年，福建省建设厅从天华戏园南面至鸭姆洲（瀛洲）排尾，沿江岸旁填江辟地，建筑了6个洋灰道（码头）。十余年间，两次填江辟地，共筑6个码头和10个小型的洋灰道（码头），中江一带就有了16个大小道（码头），分布在万寿桥北、仓前桥南沿江一带。内河虽有不少道头，但都居于次要地位。

第一码头（小），又称南星道，离万寿桥不远，在观岐巷，只作为木船摆渡之用；第二码头（小）在下杭道，岸边有客运站，专作航行马尾、连江、长乐、平潭近港；第三码头（大）在三保；第四码头（大）在苍霞洲；第五码头（小）在帮洲（三、四、五码头多作为货运之用）；第六码头（小）在白马桥，涨潮时，近千吨轮船可抵达码头装卸货物，或上下旅客。

1930年，台江第一至第六码头相继建成，各路船只多移此停泊，成为福州地区水上客运、货



马尾港旧影

运的重要窗口。

1935年，在万寿桥下游的闽江左岸增设台江鳌峰洲6座相连码头，即今日的第一至第六码头。第一至第四码头规模稍小，仅停靠江轮，而第五、第六码头属于较大型码头，可停泊海轮。1936年又于万寿桥左岸恒昌埕建成一座简易码头，由木质引桥和两艘浮船组成，专供行驶闽江上中游的轮船停靠。1937年，在万寿桥右岸龙潭角地方，设置由木质引桥和一艘浮船组成的一座客运码头，专供来往闽江的客轮停靠。同年还在洪山桥建造一座由引桥和浮船组成的客运码头。

马尾港码头也是在全面抗战前两年（1935年8月），于罗星塔西南面江岸建成的，由引桥和铁浮船组成，可停靠4000吨级轮船，改变了马尾港原先没有码头，上下客货全靠驳船在江中盘转的局面。

时至今日还留存着的一帧1937年的老照片，记录了民国时期台江区航运码头分布及其功能，让人们了解到台江当年商贸活动的繁荣景象：江北的江滨路，江南的泛船浦，以及万寿桥

和江南桥之间的中洲岛，密密麻麻布设着众多大小码头，有泛船浦的海关埕、祥臣埕、锚道码头，有中洲岛的梅花道、妈祖道、晏海道、户部道码头。江岸有7个浮船码头和15个小码头。第一、二浮船码头供小火轮停泊；第三浮船码头为专供行驶闽江上游小火轮停靠的客运码头；第四、五浮船码头未标明功能；第六码头东侧连接海轮专用码头；第七浮船码头正在兴建中，专供从浙江宁波来的船舶停靠。15个小码头的功能分别是：第一小码头停泊民船、米船、砖瓦船；第二小码头停泊民船和义鱼船（咸鱼船）；第三小码头停泊民船、砖瓦船、灰船、柴船和埠渡、碇（陶瓷）渡、米渡等7种船；第四小码头停泊小船、什（杂）渡、米渡、埠渡；第六小码头停泊几种与众不同的小汽船、圆底船、柴炭船和鲜鱼船；第八小码头未标明功能；第九小码头停泊什（杂）渡、小船和红柴船；第十一小码头停泊民船；第十三小码头停泊小船和猪船；第十五小码头停泊民船（这当中有5个小码头信息缺失）。这些小码头主要功能是解决民众的生活问题。此外，从宁德来的船舶及海轮都停泊在泛船浦江面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台江鳌峰洲六大码头的基础上又新建有4个泊位的台江客运码头和5座木质浮船码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又添置了两座有4个泊位的客运码头。

闽江在福州的道头有70多个，且大多集中在台江。著名作家施蛰存写道：“船泊福州南台第

一码头，南台是闽江边的商埠区，故江中帆樯林立，福建式的那种彩绘帆船，强烈地表现了南方海国的情调。”

此外，闽江水系上中游各大港区也先后建造多处货运码头。南平港在清代末叶，建有3个木帆船码头（即东溪小水门码头，专供建溪木帆船停泊；西溪南门码头，专供沙溪、富屯溪木帆船停泊；剑溪延福门码头，专供闽江下游木帆船停泊，并延长兴建一座趸船引桥码头，专供轮船停泊）。建瓯通济门码头，有4个泊位，在民国十八年（1929）由盐商捐款兴建。洋口港也建有谢家渡、中埂、坑口3个码头。

百舸争流 商贸旺盛

闽江航道从闽北山区直通福州台江新港和马尾港，船只源源不断运送各种商品，为福建对内对外贸易做出重大贡献。早在汉代，福州与东洋、南洋等地已有海上交通往来。唐五代时期，福州对外贸易又有新的发展，与朝鲜、越南、印尼、印度等国舟楫互通。宋代时，福州盛产的荔枝、龙眼、福橘、橄榄等果蔬曾大批量东输日本，西运阿拉伯诸国，茶叶、木材远销欧美。进入元代，福州港与泉州港共同担起福建对外贸易的重任。当时澎湖成为航海南下商人的驻足地，每年常有数十上百艘商船停泊福州，加大了福州对外贸易力度。至明代，泉州港逐渐走向萧条、败落，外贸担子便全部落到福州港。明弘治十一

年（1498），福州凿通河口尾至闽江的人工水道“直渚新港”，外国轮船可从闽江直驱市内河口码头。从此，福州港代替了泉州港，朝廷指定福州港为对外贸易港，成为中国政府与琉球往来的唯一港口，使福州港跃居各港之首，开展与琉球、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往来，一度成为明代海外贸易中心。到了清代福州港已颇具规模。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仅航行于东南亚一带海上的中国船只就有295艘（其中福州船占了一半）。当年闽江流域的经济总量占全省的五分之二，闽江航运对保障福州商品流通和外贸的蓬勃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海关报告称，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1892-1901），在福州对外出口商品中，仅茶叶一项就达3859525担，平均每年出口茶叶385953担。

旧时福建陆路交通不发达，天然的江河水路成为主要交通要道。闽北地区依赖闽江船舶运输，将当地出产的米、茶、木、竹、笋、菇、纸、瓷器、中草药等不断地运往福州销售、转运。而福州往闽江水系各地发运的货物以食盐为大宗，还有海味、糖、棉纱、布匹、煤油、五金、日用品等沿海特产和进口商品，以满足闽江沿岸和闽北山区民众的生活需求。明弘治年间，闽江上游的富屯溪和金溪本地投入近500艘船舶，主要从事米和盐的运输。据《福建省统计年鉴》记载，1919-1925年，延（平）建（瓯）邵（武）平均每年盐的销量达230799担，以鸬尾船每艘装载盐200担计算，每年约需出动船只1000

多艘次。闽北的浦城、建瓯、光泽、建宁等县盛产稻米，福州则缺米，大量大米从闽江船运至福州销售。旧时，福州盛行一种“溪米”，即是从闽江上游由溪船运来的米，产自光泽、浦城等地。

“上溪有一种特产为红米，多出浦城、光泽，余均为白米”。溪米多用竹篓装运。“浦城篓（亦有袋）最大，斤数独多，浦城白占每篓百四十五斤，较其他处多五六斤”。光绪年间，仅光泽县每年年产大米 20 多万石，其中水运到福州的大米达 3~4 万石之多。据统计，闽北各地每年运往福州的大米（溪米）达 60 万担，以麻雀船每艘平均装运 100 担计算，大约有 6000 艘麻雀船穿梭于闽江水道。上三府的松溪、建阳、邵武、泰宁、建宁等县还产有瓷器，也是闽江船运的重要货物，还有酒也是运往福州的热门货。

清代初期，闽江上游各支流基本上都开辟直通闽江的航线，至清末，航行闽江航道上的船只达 1 万多艘，沿江航运十分繁忙。

南平位于闽江上游干支流交汇处，是南北水陆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这里帆樯云集，排筏栉比，朝发暮聚，一片繁忙。南平港拥有木帆船 365 艘，875 个吨位，长年航行于闽江航道上；干支流各线，也有 2200 艘木帆船穿梭于南平港。

建瓯位于建溪下游，是建溪流域人员和货物的重要集散地，负有盛名的“建茶”就出自这里。建瓯港拥有木帆船 718 艘，2753 吨位。另外，建溪沿线还有 488 艘木帆船航行于建瓯港，丰水期每日抵达建瓯港的轮船在 20 艘到 30 艘之间。



1934 年的台江码头

洋口港处在富屯溪和金溪的交汇处，两条溪流各线共有木帆船 1193 艘，5730 吨位，在洋口港停泊或进出。丰水期，下游方向还有 10 艘轮船抵达洋口港区。

1928-1934 年的 7 年间，是闽江轮船航运的畸形发展时期，闽江下游增辟航线 1 条，轮船数由 8 艘增至 31 艘；中游增辟航线 2 条，轮船数由 8 艘增至 24 艘；上游虽未开辟新航线，轮船数却由原来的 9 艘增至 85 艘。截至 1934 年，闽江水系上有轮船 183 艘（包括下游专业小轮船），为 1927 年的 5~6 倍。

福建省政府 1938 年迁往永安后，战时闽江航运业务繁忙，闽江轮船业整合联手经营，按不同航段组成不同公司。1940 年成立闽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轮船 57 艘，总吨位 3746 吨，经营福州至南平、建瓯、洋口、沙县等港区；1944 年成立福州平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轮船 27 艘，总吨位 1777 吨，专营万寿桥以上至侯官、闽清、尤溪口等地；1944 年成立闽江下游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轮船 20 艘，总吨位 791 吨，专营

万寿桥以下至闽侯、长乐、连江及永泰大樟溪等地。

闽江不仅运输货物，也是客运的主要航线。1901年12月闽海关报告：“在当地航运中，有交通汽艇航行在闽江上，乘客很多，业务很兴旺。”明末，从浙江至福州的来往旅客都不走海路，而从陆路跨越仙霞岭到浦城，再从浦城乘小舟到闽江，顺流东下至福州。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入闽，就是从江西，到浦城“觅延平舟”，行水路往各地去的。

航行在闽江上中游的船舶在福州大多泊在沿岸的帮洲、苍霞洲、台江汛一带，仅帮洲攀龙道便可停泊千艘以上船只。帮洲、义洲、苍霞洲、上杭、下杭、中亭街一带商号林立，商贾云集，经营数百种商品，辐射全国各地，甚至远销东南亚诸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闽江航运发展较快，1953年从闽江进出福州港的货运量为12.64

万吨，至1954年增至20.01万吨，到1957年达到78.44万吨。闽江客运至福州港，1953年77.86万人次，至1957年发展到108.8万人次。

民船众多 江中竞发

闽江水系运输的船舶，自古以来是以传统的木帆船和溪河船（统称民船）为主体。清同治八年（1689），福建船政局自造第一艘轮船“万年清”，行驶于台江至马江之间。清光绪元年（1875），闽江中游轮船运输业在苍霞洲创办，民营轮船开始行驶于福州沿海水域，后来逐渐延伸至闽江上（自洪山桥至水口之间）。虽说对传统的民船有一定的冲击，但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和社会经济并不发达的影响，江轮运输发展很缓慢，闽江上的运输依然是以民船居多。福建省建设厅船舶管理1934年4月份的调查数据表明，当时全省共有木帆船88种，28670艘（不含汀江水系及一些边县小河的船只），而闽江水系居多，有10640艘，约占全省总数的37%。1938年4月，福建省政府迁至永安，闽江依旧是闽北至福州的主要水上运输线，行驶在闽江上的轮船仅56艘，而民船有3040艘，至1942年，还是保持这一数字。

1940年1月至1944年，三个轮船公司联合经营闽江下游的运输业务。之后民船数量没有减少，反而还略有增加。据1946年的统计，闽江水系的民船有4320艘。此外，行驶于闽江的船舶中



今日的台江码头

还有各种驳船（小驳、洋驳、盐驳）、工作船和专业船。驳船专供上下旅客及大轮船盘转货物，工作船主要是为轮船引航（水船为各种船只供应淡水和副食品等生活物资），专业船是专业运输船。另外还有土船、石船、砖瓦船、草船、石灰船、垃圾船、剧团专用船等分布在各大小水系河道。

闽江上营运的民船种类甚多，不同船型，不同使命，于不同的河段水面上竞发。

明嘉靖年间，根据闽江河道滩多、江面宽坦、水流平稳等特点，制造一种首尾皆尖的木船，船身平阔，形似蛋，故称“蛋船”，也叫“水船仔”，航行于水口至福州，集中在帮洲、三保一带装卸货物。同期，行驶在闽江上游河段和延平至福州之间，营运货物、兼营客运的一种民船叫“雀船”（清末闽清人称之为“麻雀船”），船身长13.2米，宽2.31~2.64米。船的造型为两头尖、中间宽，形似梭子，有三舱、四舱、四舱半之分，每艘船载重量3~5吨，配有竹篙、双桨和船尾舱，并装有桅杆布帆。还有十锦船、公鸡船等，载重量均为100~150担，下行运米，上行载盐，有近500艘船，是一支不小的运输力量。清初，闽江上的民船多为“巢篷船”，清人称之为“杉板”，船上有船主居住，而无户主居住的叫“鸭船”。有一种行驶于福州洪塘至水口河段的民船叫“躺船”，此船是清代初期闽江上的豪华客船，大多为地方迎送官吏及富商所雇用的，船上装有篷盖，遮风挡雨，前后有门，左右有窗，舱

中有床榻、几案摆设。乘客可坐、可躺，尽览两岸风光，船上还配有三五妓女为客人服务。像这样豪华、气派的客船还有叫“梢篷船”的民船，往返于福州至光泽、崇安之间，也是供官家及显贵富商所使用的。普通旅客一般乘坐的是客货两用的“清流船”。清道光年间，有一种叫“白露船”的民船，又称“北路船”“北溪船”，行驶在闽江上游河段的延平、建宁、邵武三处溪流上运输货物。

此外，还有运行于福州至南平、建瓯、沙县等地的长途运输船，叫“鸬尾船”，主要运载盐和米及土特产、日用品等货物，载重量200~300担。另外，建宁和泰宁两县还有一种特殊的民船叫“漂船”，船只制成后即装上大米50担，从金溪上游驶向河宽水深的顺昌洋口码头，再添加大米50担，合计100担，直驱福州，到福州后连船带米一块售出，船户空手返回，再重新造船贩运，所以被称为“漂船”，船户说是为了避免逆水行舟出险情。这种船每年造出200~300艘之多。

传统民船一般分为海船和江船，除了船的体积大小、载重量、船型等不同外，最关键的区别是因为江河河床狭窄，水流急、礁石多，不宜挂帆，而海船是靠海风助其前进，少不了风帆。

新中国诞生后的几十年里，随着陆上交通的迅速繁荣发展和江河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变，江轮逐渐取代民船，内河水运渐次边缘化，闽江航运告别了曾经的辉煌，转变成为旅游业的黄金水道。

乌龙江上的轮渡岁月

鹿野

通往江边渡口的小路有些泥泞，面包车开不过去，我们不得不把车停在一边，往江边步行。一边走，依光老伯一边用他带着浓重福州腔的普通话兴奋地跟大家介绍：“你们别看这条路现在这么小，当年这里可是排满了解放牌大卡车，码头上人来人往，水泄不通，热闹得很哪。”他说的“当年”，是他十几岁的少年时，是1970年以前的几十年，峡南码头上汽笛声声、轮渡往返穿梭的时候，是横跨江南江北的乌龙江大桥尚未建成的时候。

1

福建的母亲河闽江，由南平武夷山发端流经延平、闽清，一路逶迤向东，流经闽侯时一分为二，一条白龙江，一条乌龙江。乌龙江北是福州南台，江南，就是闽侯地界。要从闽侯到省城福州，便要跨越这巨浪翻滚的乌龙江。

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会告诉你乌龙江之险。李白诗中讲“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闽



人讲闽道之难，甚于蜀道。因为闽中陆路闭塞，很多时候，要借水道而行，而这水上的风波，更加难以捉摸。

乌龙江渡口濒临海口，风大浪高，且有两下逆两个流向，因此每逢台风季节，江水呼啸，其险无比，素有难以逾越的“天堑”之称。乌龙江江流宽广，涨潮时江面宽度约为1150米，退潮时约为900米。渡口南北有金牛、清凉两山对峙，江面急速收窄至500米，水流湍急，据测最大潮差可达23米，最大流量每秒约2万立方米每秒，经常白浪掀天，过渡旅客无不感到胆战心惊。前人有诗云：“漫言闽海三千岛，休论延津百二滩。怎及乌龙咫尺险，行人未渡胆先寒。”

因为水难常发，于是峡南一带便盛传江中有白刀精。白刀鱼是闽江中特有的一种鱼类，平时生活在海里，每年2、3月份由海入江，溯江而上进行生殖洄游。每当春季，白刀鱼成群溯江而上，形成鱼汛。白刀鱼肉质鲜美，但不易捕捞，当地人觉得这鱼生性狡黠，便传说有一条千年白刀鱼已经修炼成精，兴风作浪，搅得乌龙江风浪滔天，才经常发生船翻人亡的惨剧。这当然是古代水路交通之险在神话艺术中的体现，真实的情况是峡口浪大，小木船身形单薄，难以抵御风浪，再者古时江边也有劫道之人，一早藏于两岸的乱石密林当中，等到有人过渡，便凭着水性好，从水中潜游至船底，将船掀翻之后抢劫财物。会水的商旅还可捡得一条性命，可怜那些坐船赶考的文弱书生，丢了盘缠、书籍不说，连性



清代福州郡守李拔在浮礁石的正北悬崖处所题“龙江飞渡”

命也葬送在了乌龙肚子里。

但再大的风险也阻止不了闽人闯荡的步履，因为峡南渡口地处福莆古道之要塞，为闽省南北通行之咽喉，南来北往的商贾文人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过这一道关。福莆古道最早形成于唐代，自福州至莆田县莆阳驿，全长210里，线路由南门，经横山、白湖、三角埕、峡北，过乌龙江，至峡南，经枕峰、兰圃、青圃，梅溪、坊口，翻常思岭，入福清，至莆田。所以从唐宋至明清，峡南渡口都是闽省最重要最繁华的渡口之一。清代书法家、福州郡守李拔曾在浮礁石的正北悬崖处，题下“龙江飞渡”四个大字，告诫上京的商贾文人与赶考学子，注意乌龙江天险，嘱咐安全北渡后不忘写信回家报平安。而今重回乌龙江渡口，依然可以看到这四个大字。

2

峡南村的老书记张宝玉至今还记得，6岁时

第一次跟着父亲去福州走亲戚的情形：天刚蒙蒙亮就被家人拖起来从家中出发，跟着父亲走到峡南渡口，花5分钱买一张轮渡票，和肩挑背扛的乡亲们一起挤上轮渡。在突突突的马达声中，轮渡驶过乌龙江到达对岸峡北，登岸后一路步行，从福州仓山城门三角埕走到城中亲戚家。那时沿途少有馆店，父亲就随身带点地瓜米，饿了摸出来嘬两口，渴了，江水掬一捧，润润口，继续走，到达福州城里已经过了午饭时间。“青浦南浦慢慢走，乌龙过江三角埕”，这一来一回就是一整天。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峡南峡北尚未通公交车，6岁的小孩儿光着脚走下来，脚底板都是水泡。

什么时候开始有大型轮渡的呢？几位土生土长的峡南村人各自将头望向天花板，从回忆里搜寻。五几年？六几年？或许我们从小就有了……老先生们给出不同的答案。时光太久远，记忆已经模糊，似乎从他们记事起，渡轮的笛声就回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乌龙江轮渡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了。

后来查阅交通志，资料里说民国二十二年（1933），福厦公路福州境内路段建成，起初用小木船渡人，每人每次收过渡费3角（民国时发行国币），满载后开渡。同年11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财政部”拨给渡费1000元和2.1万元码头建筑费，建成临时码头，用小汽船拖带木质渡船渡送军需品，旅客另用小船运送。这是峡兜有渡轮之始。次年2月，福建省公路总工程师处设计建造正式码头。民国二十四年（1935）3月，福厦公路（福州地区段）全线通车后，客车可直接过渡；民国二十八年（1939），渡口码头遭日军飞机轰炸毁坏，轮渡中断；民国三十五年（1946），由省公路船舶管理局按原样修复，北岸码头长43米、宽6米，南岸码头长40米、宽5.5米，同时添造双车渡船3艘，载重20吨；民国三十七年（1948）6月，福厦公路修复通车至莆田，渡船已由一渡一车发展到一渡两车。



乌龙江渡口过渡费收据



过渡的乘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重修了混凝土码头路面。1953年后方舟设备也不断改进，运力从一渡两车发展到一渡四车、一渡八车，直至一渡十车。峡南渡口先后成立了乌龙江轮渡公司、乌龙江轮渡管理所，加强对渡口的统一管理。到1959年，已配备有2对码头、6套机船，渡运能力每昼夜可达960辆次。1962年又增加上海制造的整体式铁壳方舟2艘，渡运能力又有所提高。

在峡南村人的记忆当中，每逢朝阳升起，阳光洒在江面上，沉寂一夜的乌龙江渡口，就慢慢地开始热闹起来。那些从泉州、厦门、莆田方向来的商旅，都要从这里过渡至福州。也有不少做买卖的商贩聚集在渡口旁叫卖，一派热闹和谐的市井气息。

有了轮渡，峡南人到福州做生意也方便了，卖菜的、卖鸡鸭的，挤在一起。人的汗味、鸡鸭的膻味，混在一起，谁也别嫌弃谁。福清、莆田

的海产，一筐一筐搬上渡轮，花蛤、海蛎、蛏子，树上结的龙眼、荔枝、枇杷，都从这里运到福州。突突突的马达声响中，江风吹过，人们站在船舷，看江水白浪滔滔，好像要跳上船来一样。

除了人，还有就是解放牌卡车。张宝玉说4吨重的卡车可以排8辆，稳稳地停在甲板上，那阵势，即便江中真有白刀精，是怎么翻也翻不过来了。

住在道头街的村民们仍记得，一到节假日总是“车等船”，家门口都排满了汽车，得排上六七公里的长队，一辆一辆，热闹得很。包子铺、拌面店、粉干店，生意兴隆。峡南村因为渡口，形成一个小小的集市，这些生意人家、码头住民关系甚好，歇脚穷聊天，避雨话家常。20世纪六七十年代峡南还建起了一家电影院，当年很多年轻人谈恋爱约会就是去峡南看电影。

在依光老先生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20世纪70年代备战备荒的时候，运送军需物资的卡车

一辆一辆排满码头等候过渡，那种开赴前线保家卫国的阵势，今天想起来，仍然难掩胸中壮怀和激动。

如今的峡南渡口已经看不到码头和渡船了，只有江边人家的门牌号上写着“道头1号、道头2号……”，可以佐证曾经的繁华与热闹。此时的乌龙江江面宽阔平静，对面可望见仓山城门峡北一排一排的楼群，10点钟方向是巍峨连绵的五虎山，静静守护着闽侯县境。远远的江中心有一两艘小型运沙船时不时地驶过。我们沿着岸边寻找码头的遗迹，只有一堆胡乱堆放的条石露出江面。时过境迁，码头已经被时光淹没于江水之中，取而代之的是横跨于江南江北的乌龙江大桥。

3

在今天的网络地图上查找乌龙江大桥，可以看到它是乌龙江上众多桥梁当中跨度最短的一座。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乌龙江大桥却是国内最大跨度的预应力混凝土公路大桥。从峡南环岛步行，走上乌龙江大桥，桥头繁体的“乌龙江大桥”几个字为当时的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所题。大桥铭碑上落款为“五一三工程指挥部”。为什么称513工程？因为大桥第一稿设计长度为513米。

土生土长的戴淼生还记得修桥的时候，当兵的来了1000多人，在峡南村一住就是一年多。他们有的住在工棚里，有的住到村民家，给一点食

宿费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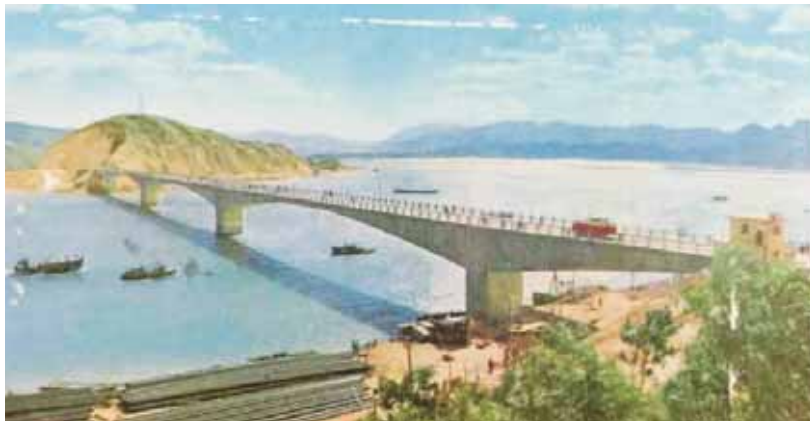
这些工程兵来自全省各地，很多是讲闽南口音的惠安人。少年时的老戴常常跑到江边看这些当兵的做工，他还记得负责勘测的潜水员把绳子捆在腰上，头戴着重重的铁帽子沉下水去。乌龙江水势太凶险，操作中随时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他们尚且记得，当中有一个白眉毛白头发白皮肤的闽南人，身高1.85米，潜水最厉害。

由于桥址水深流急，地质情况复杂，1970年，桥梁设计以钢筋混凝土“T”型钢构附挂梁，为静定结构，采用大跨径，整座桥只建4个桥墩。桥梁最大跨径达144米，时为全国之冠。建成后全桥长548米，宽12米，其中行车道宽9米。为了在最高水位时，让机帆渔船不必卸桅通航，桥梁通航净高达12.3米，桥面中心标高达16.85米，全桥平坡。

大桥合龙在即，少年戴淼生趴在横断桥面上，看桥下翻腾向海的乌龙江，脑子一阵眩晕。忽然被人从背后一把抓起来，“不要命了？！”原来是当兵的怕他掉下桥去，一把将他提溜起来。老戴说他当时吓得魂掉了一半，从此再不敢独自跑上桥。

从1970年4月组成“513工程指挥部”动工建桥，历时一年半，1971年9月，大桥建成通车。这在当时是轰动全省乃至全国的大事，省内外的报纸纷纷予以报道。

说起通车时的盛况，几位老人至今仍然激动。通车当天，整个县城的人都集中到了峡南，



1972年年历卡上刚建成的乌龙江大桥

桥南桥北的清凉山和金牛山，两个山头上全挤满了围观人群。桥头插满了彩旗，当兵的列队大桥两侧，锣鼓声、掌声当中，8台军用摩托车开路，守护一辆大型军用卡车走在最前面，车上端着巨大的毛主席像，后面跟着长长的车队……那是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过的盛大场面。

上午的仪式一结束，小伙伴儿便忍不住成群结队地奔上新修的大桥跑来跑去，站在栏边看江水，那是一种置身半空、临江飞翔的奇妙体验，脚下乌龙江像是哪吒闹海当中的龙王，任怎么翻腾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似的。

大桥刚通车的时候车辆还不算多，村民们晚上经常到桥上散步乘凉，江风吹到身上，比今天空调房里舒服多了。

作为福厦公路的关节、闽省南北交通枢纽，来往峡南的汽车比省城福州的车还多。为了缓解通行压力，此后又在大桥两侧建了乌龙江大桥复线桥、福厦铁路乌龙江特大桥。2019年，福州至

平潭高铁线路最难建设的乌龙江段高铁桥合龙，峡南段四桥并峙。加上乌龙江北段的螺洲大桥、湾边大桥以及浦上、洪塘大桥，如今由闽侯至福州多条道路可行，最快10分钟时间就能到福州。

问起几位老伯目睹峡南这些年的变化有什么感受，“翻天覆地”啊——他们异口同声说出这个词。从来回走一整天到现在十几分钟到福州，人的一生成经历多少的剧变，那个6岁时光着脚板走到福州的少年怕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的。

乌龙江依然是那条乌龙江，但人们再也不用受困于它的惊涛骇浪。峡南这个老码头似乎也和乌龙江一起变得温顺沉寂了。时代的变化总是让人欣喜又叫人有些感伤。老伯们说起今天城市变化速度之快，满眼的骄傲，但想着轮渡和码头的消失，又难掩眷恋与不舍，就像我们一边追赶着城市化的高楼，一边又怀念乡间青瓦小院，高效与舒适，悠然与乡愁，都让人难以割舍，但人类的历史不就是在这样矛盾与犹疑中不断前行吗？

大梦山的变迁

萨本敦

一 祖莹山变成动物的家园

1954年，我7岁，第一次听说大梦山。因为要建福州动物园了，山上的萨家祖坟必须全部迁移，大人们在商议着该怎么办。

萨氏从元朝著名诗人萨都刺（天赐）始得姓。萨都刺的祖父萨拉布哈、父亲傲拉齐均为武将，为元帝国开疆拓土，功勋卓著。后来萨都刺二弟萨野芝（天与）的儿子、元进士萨仲礼到福建为官，成了入闽始祖。入闽三世萨琦在明宣德五年（1430）也考中进士，官拜翰林院庶吉士、礼部右侍郎、通议大夫。他卒于任上，明天顺皇帝赐葬大梦山并建祠堂，从此大梦山归萨家所有。大梦山又称廉山，也称萨家山。

明、清以迄民国，萨氏祖先也多葬于大梦山，从家谱所载的大梦山图中可见有200多座祖先坟莹。春秋两季，萨氏子孙都会集中在大梦山麓的祠堂祭祀。赐莹“有池有园，前路后岗，左邻唐公祠，抵荷亭，右至墨池，各为界”。宗祠

左有奎光阁、貽香亭、面壁轩、听涛精舍，右有福德祠，其风光旖旎，早被视为西湖景区的一部分，此在《西湖志》中有详载。只可惜抗日战争中祠堂及亭台楼阁等附属建筑毁于火，只留下大片墓葬。

前几年我才知道200多座坟墓是由政府统一迁葬后贤山的。当时幼小的我并不关心祖坟如何，只欣喜动物园建成了，且不管明朝皇帝赐予萨家的大梦山变成了动物的家园。

孩子百无禁忌，有时会嚷着去动物园看猴子，大伯公训斥道：“祖宗的墓地成猴山了，还去那边看什么！”但是学校组织我们到动物园活动，大伯公管不着。

久而久之，家长也调整好心态，有时也会带孩子们去动物园了。记得有一次妈妈、大姑带着我和妹妹去西湖游玩，也到动物园里转了转。刚好是周末，动物园里孩子很多。我们登上园里小山，山顶有座小亭，是全园最高处，其实也不过离山下30多米。我在小亭周边空地上跑着，竟到了陡坡边上，不小心踩空一脚，险些落下山去，



西湖书社墨池

幸有茅草挡着。此时妈妈和偶遇的表舅正在聊天，表舅见我失足，赶前几步把我拉住。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妈妈和大姑却大惊失色，连忙牵着我 and 妹妹下山，急匆匆叫来一辆人力车拉我们回家，似乎未进家门都不算脱离险境。

此后好几次听妈妈不无夸张地对别人说，那天我差一点跌落“万丈深坑”，能够躲过此劫实乃万幸。妈妈晚年时，还对我提起此事，可见她对我那次遇险刻骨铭心。

转眼到了1966年夏天，我已是高三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狂风暴雨席卷全国，我们班级也不知怎么的被带到西门一带“破四旧”。记得西门十字路口一角是救火会，救火会木栏干门漆成红色，能看见有几排水枪插在小院的架子上。

救火会是关帝庙改建的，这里所谓“四旧”的东西很多，好几块巨大的匾额堆放着。看到一横匾红底墨字，楷书丰腴雄浑，猛然瞥见落款竟

然是祖父的，接着又看见那位训斥孩子别去动物园的伯祖父题写的横匾，吓得我转身就走，生怕被同学发现。忽听身后有同学用斧头把木匾劈烂，我虽然有点心痛，但也有点窃喜，似在庆幸有人帮我销毁罪证。

事后我想，西门救火会中的横匾，未必全是原先关帝庙的，总不会这座关帝庙的匾全请萨家人题吧？也许是萨氏宗祠的。这里距大梦山一箭之地，大梦山除了有萨氏先人坟莹，还有一座大祠堂，只不过后来毁于火，这批匾额或是失火时被抢救下来存放到救火会。可惜当时我根本没看清匾额的文字，现在已无从判断它们的来历。

说起祠堂失火，有人说是因为当年国民党宪兵利用萨氏宗祠关押所谓犯人并严刑拷打，惨叫之声使附近百姓无法忍受，于是他们放火烧毁萨氏宗祠，迫使宪兵们迁走。此说是否可信我颇怀疑，掘墓毁祠在中国人眼中是该千刀万剐的，难

道附近居民只因耳不忍闻就一把火烧了与己无冤无仇的萨氏祠堂？祠堂失火真相若翻阅当年的报纸或有答案。

二 重新打造古典园林

斗转星移，2009年福州市政府将动物园迁走，围墙拆除，大梦山又成为西湖景区的一部分，被打造成风光旖旎的古典园林。

2011年秋，族兄本永来，说是要将他的父亲百菴叔的诗文付梓，嘱我为之序。文集包括《止止楼诗抄》《春晖寸草记》《诗词赏析》三部分。我在记述百菴叔之母频年事略的《春晖寸草记》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余家宗祠及先莹在西湖旁之大梦山。日寇祸闽日，毁于火，至是政府扩建公园，征及祠堂之地，母闻之谓余曰：‘祠堂旧地乃封建皇朝所贻，追原古始，固人民之所有也，今以人民所有，充为公园公圃，与众同乐，与吾族何复失乎？惟孝子妃云公之莹宜仍留此山。’余喜母意之达也。遂随思庵季叔，往拾妃云公暨祖妣之骨，并捡有明云间夏汝器墓志铭瘞于山杪南响，仍以原墓碑表其上。余莹均由政府迁瘞后贤山。既竣纪之以诗：‘湖山自古原无主，还与人民乐且嬉。暂借一抔瘞敦孝，湖山长系后人思。’‘捡将遗骨寄山前，更掩铭碑伴昔贤。岂独微情思报本，为留正气照坤乾。’”

以上两首七绝，百菴叔同时收进《止止楼诗抄》中，题《迁明敦孝妃云公墓有感》，1954年

作。诗有两注：“甲午岁大梦山先世墓地征为公园，余与思庵叔同捡明敦孝妃云公遗骨暨夏汝器先生所撰墓志铭，迁瘞大梦山前崖，敬赋二绝句。”“敦孝妃云公讳琅，乃礼部侍郎琦公父，明史有传。”

出版百菴叔诗文集，竟了解到大梦山前崖仍葬有入闽萨氏二世祖敦孝妃云公萨琅的遗骨，实乃意外的发现。很显然，1954年的迁坟乃家族大事，留下二世祖遗骨，其余由政府统一处理的决定不可能只是百菴叔之母的主张，一定是家族的一致意见。为什么入闽一世祖萨仲礼的遗骨不留？他是元代进士，乃始迁祖。为什么入闽三世祖萨琦的遗骨不留？他是明代进士、礼部侍郎，是官阶最高的萨家祖先。为什么一世祖、三世祖的遗骨交由公家处理，家族单葬二世祖这位布衣？从《闽书》《福建通志》等史书记载可知，二世妃云公萨琅至孝，人称敦孝先生，留下他的遗骨，或许可反映萨氏家族置敦孝于功名之上的思想。

大梦山开辟为动物园，又由动物园改为公园，这两个来回虽说是按山形规划建设，但是与作为萨氏祖莹地时的地貌相比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尽管民国二十四年（1935）《雁门萨氏家谱》中有专业人员绘制的《大梦山实地测量图》，标有比例尺、等高线以及每座祖莹名称，但由于缺少参照物，要认定祠堂和百菴叔深葬妃云公萨琅的前崖等准确位置确有困难。2012年10月的一天，有人在盘山路旁见有一石碑露出地面，细



萨启功墓碑



大梦山景区休闲广场

看是萨启功墓碑，此后又发现几座萨氏土墓，估计1954年迁坟时有所遗漏，于是以它们为参照物，比对《大梦山实地测量图》，得知如今开阔平坦的休闲广场右边为宗祠遗址，左边竹林上的陡壁便是敦孝妃云公遗骨所瘞的大梦山前崖。前崖下面，保留着动物园时为饲养老虎而开凿的三个洞穴。我欣慰妃云公每天都能俯瞰休闲广场上晨练的老人和奔跑嬉戏的儿童。

我仰头看，山上有座小亭，我小时候险些跌到山下的地方就在前崖的某一处。有人对我说，我不是因茅草挡住而脱险，而是萨氏先人的英灵将我托起。如今母亲已离我而去，也加入萨氏先人的队列，她一定明白，使她触目惊心的一幕到底为什么能够化险为夷。

三 一个又一个欣喜的发现

在探明敦孝妃云公萨琅遗骨所瘞的大梦山前

崖大体位置后，和大梦山景区隔路相望的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草坪上，又发现了一只墓前兽，专家判定为石虎。石虎雕琢精良，细眯着眼，憨厚可爱。出版社的朋友说，他们建楼时，这里不止一只的石兽，有的被工人推进土坑中填埋了，幸亏社长看到，留下一只摆在草坪上。

新开的梦山路将福建教育出版社从大梦山切出，它所在地本属于大梦山范围。这里出现的石虎，最大可能是萨氏先人的墓前兽。

好事连连，有一位摄影家把他在大梦山拍到的一幅摩崖石刻照片送给我们，细看乃《萨氏赐莹图铭》。原来在原动物园老虎洞上方杂草丛生的陡壁上，藏着大梦山唯一的摩崖石刻。这是一首诗：“大梦之阳，墨池汤汤。林峦苍郁，烟霭相望。爰有钜族，于焉卜藏。联床垒笏，荐锡宠章。如带如砺，山高水长。宜尔孙子，既寿永昌。”译成白话文大意如下：“在大梦山的南面，墨池的水波荡漾。山上树木葱茏，缭绕着吉霭祥



大梦山《萨氏赐莹图铭》摩崖石刻

云。于是萨氏这个大家族，将这里作为墓场。他们世代当官，得到皇帝的赏赐和表彰。这里的水像衣带，这里的山像磨盘。萨氏家族的子孙，长寿并且昌盛绵长。”

“萨氏赐莹图铭”六字之下有“容镌”二字，说明是第九世萨容镌刻到崖壁之上的；题刻落款是“澹轩林文拜题”，林文与萨琦同为宣德五年（1430）庚辰科进士，是探花。

林文任明朝礼部侍郎，他撰写的铭为什么到了清初才由第九世萨容将它镌刻到崖壁上呢？读《宗祠碑记》，知道清康熙年间八世萨希亮、九世萨容重修宗祠，估计是这次修缮时把《萨氏赐莹图铭》镌刻到宗祠后崖的。

查家谱得知在赐葬萨琦于大梦山后不过三代，萨氏家族就开始式微，其间标志性的事件莫过于一部分大梦山祖莹地被不肖子孙盗卖。这段历史在明隆庆元年（1567）六世萨钺编修的《雁门萨氏族谱》有所披露。萨钺，字少园，是他第

一次编修入闽萨氏族谱。在谱中他给后人立下了“修坟莹、应户役、辑宗谱”三条，被称为《少园公戒谕》。谈到修坟莹，他叹道：“嘉靖末年，倭寇猖獗攻逼城池，附近居民乘机（把大梦山上树木）砍伐殆尽，甚至族中不肖割圮盗鬻，而祖宗山林鞠为寒烟衰草，良可震悼。”

八世萨希亮和九世萨容父子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修的《雁门萨氏族谱》也提及盗卖祖莹地的事。这次是入闽萨氏第二次修谱。谱中有萨希亮的《祖莹大梦山图记》和萨容的《西湖山记》。萨希亮写道：祖莹地“岁久弗修，族中匪类盗鬻他姓，致使翁仲冠簪半湮没于荒烟蔓草，予用是震痛捐资，鸠工力为修葺，稍复旧观”。萨容写道：“伯叔祖辈曾以钦赐园池分为四契，始质于叶，继贯于朱，复私割赐坟右半以与之”，“予承先志，倍力赎籍，复为萨氏世业。”萨容文中还说，“使非当时假手于朱，而为权贵所得，70余年未必克保全璧以至于今。”

由此可见，入闽萨氏到萨希亮、萨容父子时，才有了振兴。是他们赎回被盗卖的大梦山祖莹地，使易姓长达70多年的山地回归萨家。他们续修了族谱，重修了宗祠。因祖莹地被盗卖外姓事件令他们有刻骨之痛，所以才有将明朝探花林文所题《萨氏赐莹图铭》镌刻到宗祠后崖壁之举，目的是给此山打上印记，以期皇帝赐予的大梦山不再丧失。

《萨氏赐莹图铭》摩崖石刻的发现，对祠堂早已湮灭的入闽萨氏宗亲来说，有了精神上的慰

藉；对大梦山景区来说，这幅 300 多年前的名家摩崖石刻，无疑成为极好的历史景观。

四 萨家山的终结

在福州清真寺可以看到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立的石碑，碑文有入闽三世萨琦倡议重修清真寺的记述，可见萨琦信仰的是伊斯兰教；但据史书记载，萨琦“一变其色目之俗，丧葬用文公家礼，士论贤之”。又可知萨琦晚年思想有了变化，信奉儒学，改执文公家礼。

萨琦官至右侍郎，凡提及萨琦必说他的变俗，实际上他的习俗之变并没有得到整个家族的一致认可。在萨琦死去 200 年后，九世萨容赎回被盗卖的大梦山地，重修了萨氏宗祠，却不再选择大梦山作为自己的归宿地，而购建文秀山寿坟就是一个印证。

萨容写有《文秀山寿坟记》：“予先世色目人也，至钝菴公（即萨琦）丧葬嫁娶悉从文公家礼，士论黜之，戚属非之。然非之者未知周公、孔子之道，辄曰丧葬从先祖也，使无明见定识。际此变故仓卒、肝肠百裂之时，加以尊长严命，鲜有不随其俗者。予身历之，为终身之恨；若不早图，恐异日子若孙亦难以善其后，慰余心焉。因是延堪舆，陟崇岭，预为归宿计。及壬午蒲月，获北郊王墓文秀山。”

这段话大意为：我的祖先是色目人，从萨琦开始，丧葬嫁娶全都按照文公家礼执行，社会



福州清真寺重建清真寺记石碑

上士族评价这样做很好，亲戚们却认为这样做不对。然而说我们做错的人，并不了解周公、孔子之道，只会说丧葬要按先祖的规制，并没有说得通的道理。在家遇丧事，悲痛欲绝的时候，很少人不听命于家族中的长辈，于是也就按色目习俗办理了。我曾亲身经历这种情况，终身感到遗憾悔恨。如果现在我不早做准备，恐怕日后我的子孙无法按我的意愿处理我的丧事，安慰我的心灵。于是我翻山越岭，为自己寻找归宿的寿域，到了壬午年的农历五月，终于看中了文秀山。

从这篇文章看，武举人萨容是“文公家礼派”，与家族中某些“色目习俗派”格格不入。

他以购建文秀山寿坟的行动，向这些坚持色目习俗的长辈抗争，大梦山毕竟是皇帝赐予祖先的，文秀山则是自己花钱买的，可以“我的地盘我做主”，不管“戚属非之”。对萨容来说，赎回大梦山，是道德的坚持；跳出大梦山，是信念的坚持。

一个民族离开本土，能够保留的东西很少。就以色目人来说，从北方大草原到南方大海边，环境使他们再也无法饮马奶、吃羊肉、穿皮衣、住毡房、骑骏马，衣食住行只能和所在地的人一样，这是为了生存必要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会被认为“背叛”。此时能体现迁徙民族自身特点的，唯有习俗。习俗主要靠节日和典礼来承载。如果将它也改了，等于把仅存的东西毁了，就会给人以“背叛”的感觉。

贵为帝师的萨琦放弃“色目习俗”，放弃了伊斯兰信仰，虽然“士论贤之”，但是200多年后还有尊长严命萨容必须“丧葬从先祖”，可见一个民族的习俗不是说改就可改的。

目前《雁门萨氏族谱》世系接续的全是八世祖萨希亮的后人，希亮有7子：容、宏、揆、馥、搢、宣、寓，其中搢、寓无嗣，有嗣的5子分为5支；第4支、第5支传至13世后无嗣，现在族谱的世系便形成至今保持的3支延脉的构架。因全是萨希亮后裔，自然都是“文公家礼派”。

八世之前，并非单传，然家谱对萨希亮这一支之外或“清房分”或叫他们“另立世系”，不再收他们入谱了。这些宗亲是否全部是坚持“色目

习俗”和伊斯兰信仰的，我不敢保证，但是其中肯定有这种人。奇怪的是，这些宗亲也会繁衍传嗣的，即便他们不修族谱不立世系，均能理解，但怎么竟从人间蒸发，集体失踪了呢？

我怀疑他们外迁了。山东、四川、广东、广西、河南等地，也生活着一些萨姓的人，福建萨氏和他们有别的是：福建萨氏非常明确自己来自雁门，是色目人萨拉布哈—傲拉齐—萨都刺之弟野芝的后裔，而其他地方的萨氏却往往存在着溯源时的困惑和争论；福建萨氏都不再信奉伊斯兰教，外省的萨氏无一例外都是伊斯兰教徒。我猜想，他们中间有的也许就来自明末清初的福建，是那些失踪的入闽萨氏宗亲。他们迁徙到省外，继续信奉伊斯兰教。在《两广萨氏宗谱》中，我读到一段注释，特别说明他们不是来自福建；这一注释反而告诉我们福建萨氏曾有人外迁，故才有此说。

虽然大梦山是祖宗的山，但是从萨容不葬大梦山改葬文秀山后，萨氏中有人也开始另葬他山了。其主要的原因是大梦山墓葬过多，“风水宝地”已难寻觅，执“文公家礼”的萨氏家族越来越走向兴盛，许多家庭有能力选择更好的寿域。萨家山的终结并不在把萨氏祖莹迁出大梦山，改建为动物园之时；当20世纪40年代的一把火使萨氏宗祠在烈火中坍塌时，萨家山就已名不副实了。如今我跨过雄兵桥，绕过墨池，在大梦山下新修的游廊里听阵阵松涛，与其他游客一样心旷神怡，我欢呼大梦山作为人民公园的新生。

油坊

陈家恬

在我的老家盘洋，榨油的地方叫油坊。一个是林氏的，离我家远些；一个是陈氏的，在我们的水井边上。林氏油坊的岁月，我不得而知。陈氏油坊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古迹之一，据说已有500年历史。诚如沈从文先生小说《阿黑小史》所写的：“油坊是比人还古雅的，虽然这里的人也还学不到扯谎的事。”

每年榨油几乎都在霜降个把月后开始。谁要榨油，须跟掌管油坊的人预约。那些人都是榨油师傅。乡亲们管他们叫站坊头。每榨100斤油，他们抽成4.5斤；遇上吃饭时间，则要供应伙食。这是老规矩。

轮到谁了，就担去茶籽和柴头，进入榨油第一道工序：焙籽。

焙窑宛如一间低矮的平房，中间隔一墙，

顶上铺篾簾；正面墙脚有两个进火口，类似北方土炕。茶籽平铺于篾簾，不时耙动，使之受热均匀。三四个钟头后，站坊头的便来察看火候。火候至关重要，欠了，榨油时易爆肚；过了，油就不易榨出。判断火候，各显神通。有的抓一抓茶籽，觉得干爽，便嗑开一粒，茶仁若已干硬，就抓一把，放到耳边晃晃，嚓嚓作响，即可熄火。有的则嗑出茶籽仁，掰开，用指甲划过断面，划痕若光滑整齐且涸出油来，火候最佳。老站坊头的火庚，判断火候不动手，不用眼，就凭耳，神乎其神——有时他在架于窑面的床上补眠，半睡半醒之中，忽觉火候已到，却又懒得下床，遂喊：“杯一杯撒上来。”但见一杯茶籽在窑面上喷泉似的起落，就传来他的指令——不是“再焙，再焙”，就是“退火，退火”。堪称神断！





碾沟·碾盘·碾饼

我也会趁机煨番薯。油坊附近到处都是成熟的番薯。佯装游玩，走在番薯垄上，觉得有番薯顶上来，用脚撩拨两下，就有硕大的番薯滚出来！遮遮掩掩，带到油坊里，悄悄埋入焙窑那成堆的灰烬中。玩一圈回来，即可大快朵颐。如果趁热用箸刺若干孔，再跑去油镬那里舀些茶油，小心翼翼地滴入，番薯就更香了，更软滑了，仿佛变成一种奇异的食物。

焙熟的茶籽擗入碾沟，启动第二道工序：碾籽。

槽状的碾沟，圆形，直径1.8丈。一次可碾150斤。

碾饼系青石打制，直径6.8尺，重约30担。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碾饼。站在它的面前，不仅会叹服打凿碾饼之技巧，更会叹服搬运之高明。

碾沟包围的部分叫碾盘。它的中心立有圆柱，辊轴一头套于圆柱，一头穿出碾饼些许，缰绳即系于此。

拖碾的牛拱起背，一步一叩首，异常吃力地往前走。碾饼缓缓转动，嘎嘎作响，好像在替牛叫苦喊累。常驻油坊的牛有两三头。那些牛都是通过牛牙从各地精选来的大公牛，皮毛光亮，骨相匀称，个头高大，远远胜过一般的耕牛。最令我关注的，是它们项上那个驼峰似的滚圆的牛峰，也许比印度那种号称神牛的婆罗门牛还要气派。自觉的牛很少，大多数需要人赶。赶牛本来就是小孩喜欢的事，何况在油坊里。若有耐心，赶得久，可能还会得到主人一碗榨油饭的奖赏。碾好一沟，牛卸下牛脰枷休息。主人给它们吃些点心，番薯藤、干稻草或是还算青嫩的菅茅。它们日夜不停地轮流拖碾，主人偶尔也给它们灌一碗或半碗家酿的红酒，助其消除疲劳。“人不落柴场，牛不落油坊。”一两个月下来，那几头强壮的大公牛全都落膘，肋骨栅栏似的明摆着。我们喜欢坐辊轴转圈圈，听辊轴转动的欸乃声，闻茶籽粉末的芳香。然而，常常遭到站坊头的呵斥，每每不能尽兴。因为他们不忍心增加牛负担。那些牛很乖。有一次，一个站坊头的小孩栽入碾沟，恰恰栽在滚动的碾饼前，眼看就要碾过，牛立即停步——碾饼轻轻地吻着他的额头！

茶籽碾成粉末后，铲起，擗入炊桶蒸熟，类似饭甑蒸饭。这是榨油的第三道工序：蒸末。油香从炊桶里涌出，塞满整个油坊，从门窗溢出去，从厝顶瓦缝钻出去，袅袅升腾，陶醉半个村庄。

裹箍是第四道工序。一个油光发亮的石墩，



铁箍



柴饼

上面放个同样油光发亮的铁箍。铁箍直径约两拃。站坊头的坐在那里，左手扯出一束蒸过的干稻草，交给右手。右手捏住稻草中间，尾巴朝下，顺时针拧过一圈，栽在铁箍中间，如同荷花盛开。一盆热气腾腾的茶籽粉末扣下，双手收起稻草，拧个结，塞入其中。双手虎口齐张，钳住铁箍，翻转过来，踏实。援引《农政全书》的描述，可简略为：理草为衣，贮之箍内。别以为脚踩就不卫生，在油坊里，他们的双脚是油光发亮的，可谓不染尘埃。谈笑间，一块块铸件似的箍饼，摞了一沓又一沓，整个过程尽显舞蹈之神韵。

最后一道工序是榨油。把箍饼竖起，攒聚于坊母腹中，压榨，出油。

关乎这一环节的主要器具有：坊母、坊欂、坊槌、柴饼、大鼎。器具并不复杂，却显见智慧——比《天工开物》记载的“南方榨”科学得多。所以我尽量描写细致些，以免将来需要它的时候，也像木牛流马那样，由于古人记载过于简

略，致使今人绞尽脑汁，一直不得要领。

坊母实为一截经过加工的大松柏。旧时山上松柏多，油坊用过的几个坊母，都出自后山。10岁那年，我见过站坊头的那些人在后山大众寨砍大松柏做坊母的情景。那是本村最后的一棵大松柏。锯下一截，从后山上滚下来，简直山崩地裂。插图上的坊母原木从嵩口大喜村买来，是历代最小的，长1.7丈，直径仅2.2尺。造坊母极不容易。先请木匠将它的前后两侧劈平，并在中间适当位置，上下各凿一条缝，可让平锯锯片穿过，锯出内心，或劈或凿，慢慢剖空，形成直径比铁箍稍大些的圆槽，略呈圆柱形胶囊状，姑且谓为坊腹，下通槽口，有如肚脐；然后在其左端凿一圆孔，穿过两头带圆孔的转轴。坊母横卧在石头上，像一支针筒，又像一台辘轳。

坊欂均为最模的杂木福建青冈、桫木石楠所造。捶打的那一端还箍有铁条，以免开裂。最大的坊欂有两根：一根叫总管。它的边上有直角凹



层，两端有半圆沟，其功能是衔住长槓，不让其在受挤压时拱起。一根叫牛头。它的厚度比坊母圆槽进口高度略小些。其形状与总管相似，可契合程子，起着总揽长槓与程子的作用，让它们轮番攪入。次大的坊槓有3根。其中两根叫长槓，两头呈方形，一头略大，一头略小，长7.3尺，头宽6寸，头厚2寸，尾宽2寸，尾厚1寸。它是坊槓击打的重点对象。另一根叫退槓，方头圆尾，长4.8尺，头宽5寸，头厚3寸，尾径3寸。顾名思义，油榨干之后，撞击其末端，退出。稍小的有20根，它们叫程子，形态不一、大小各异。有的头尾相似，有的一头大、一头小。薄者如板，厚者似砖。小者形同门闩。因其小巧，进出灵活，自然是长槓的得力助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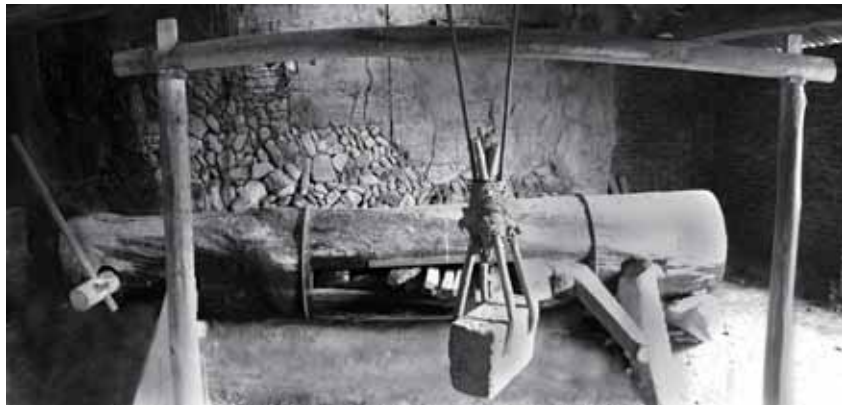
还有两块半圆柴饼，半径与铁箍相等，可使箍饼受力均匀。

往圆槽从右到左依次安装：箍饼、柴饼、总管、程子、长槓、牛头、退槓。用粗绳揽过总管

两头的圆沟，通过转轴绞动，使箍饼相互挤压，油从槽口涌出，泻入大鼎。

那是最动人的时刻。看那出油势头，在场的人激动起来，开始打赌，有的说：“能出油20斤。”有的说：“33斤。”有的说：“38斤。”有的则说：“43斤。”争得面红耳赤。输赢通常为一包香烟或两斤红酒。无论输赢，谁都开心。毕竟有烟一起抽，有酒一起喝。

绞紧。打坊槓。坊槓为长方体青石，上部有两排四个圆孔，两条酒盏粗的油茶枝穿过圆孔，悬挂于坊母前面龙门架中间的一根纵木上。纵木可左右移动，上面有许多等距离的小沟。两个负责打坊槓的人各站一边，握住坊槓上方的把手，撞击长槓。长槓渐渐退缩，坊槓越攪越深，箍饼之间越压越紧，金黄澄亮的茶油泻下，始如瀑，终如丝。他们根据长槓所处的位置，不时抬起坊槓移挂于前面的小沟，或者移动纵木。按工序周而复始，日夜不停，可开榨10次，出油300斤左



坊母·龙门

右。坊槌撞击长橛砰砰的声音，辊轴与碾饼协奏嘎嘎嘎的声音，还有撞槌人起兴的时候低吟而悠长的号子：嘻嗨——嘻嗨，它们交汇着茶籽碾碎咔咔咔的声音，悠悠扬扬，芳香四溢。那是老家最古老、最动听、最持久的音乐，最醇厚、最耐品、最诱人的味道。

榨油期间，白天，我倾听这亲切的交响乐，奢想香喷喷的榨油饭；夜晚，我呼吸这缠绵的芳香，进入梦乡。

坊母早已超期服役，但又找不到接班的——哪有如此魁梧的松柏？即使可买来做坊母的松柏，村里也找不到能凿坊母的木匠。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曾经站坊头的那些人，非老即歿，青黄不接，后继无人。

2007年冬末，曾经油香四溢的陈氏油坊终成绝响！

时过两年半，为拍插图，父亲费尽周折，拿到锈迹斑斑的钥匙，带我走过杂草丛生的老

路，来到油坊，来到缠满蛛丝的门，来到钻有蚁螂孔穴的门，来到筑了泥蜂小巢的门，开门而入，迎接我们的不是茶油的芳香，不是那些油光发亮的器物，而是氤氲的酸味，密密麻麻的蛛丝，厚实的灰尘！坊母正在腐朽，坊橛大多失散，瓦顶早已坍塌——不停的雨，淋湿了我的眼，淋湿了我的心……

我，我们，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后代，莫非再也看不到古意沉沉的坊母，再也看不到牛拖碾饼的情景，再也听不到坊槌撞击坊橛的声音，再也感受不到这部分缺失的质朴与神韵了？！毕竟压榨机取代了坊母，轻松、便捷、高效。然而，这会不会应了200多年前法国著名文学家卢梭的断言“最不幸的事是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人类若醉心于技术进步，过度依赖于工具，也将衍生一种“恶”——对人文精神的漠视，可能将人类引向歧途。

朝向大海的石头房子

小 山

1

晨光中，我又看到那些面朝大海的石头房子了，心仪而亲切，眼睛久久注视着。

平潭人称之为“石厝”——用石头建造的房屋。光线照耀在彩色的瓦顶上，厚重又柔和，优美而敦实，成为一道道大海边的独特风景。

听当地人说，这些石头房子耐得住大风大

雨，已经历经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时间，依然安静地矗立在海边，迄今仍是渔民们的栖身之所。现在它们又成为平潭旅游一个亮点，外地人来看，大多会有惊喜的触动，地域特色建筑在情感深处的特殊价值被重新唤起。

2

我第一次来平潭，是2009年的冬天。在大



学当老师的丈夫，受家住平潭的学生邀请参加婚礼。那时，到平潭需要在福清乘坐跨海轮渡。我们从福州驱车两个多小时抵达福清后，在码头排队，等候上船，接近天黑才将车开进了船舱。学生家在澳前镇潭角底村，婚礼就在石厝大屋里举办。院子里挤满了乡邻和亲戚们，毕业后在省城工作的新郎新娘，又邀来了一些往日的同学，婚宴十分热闹，让我联想到“迦拿娶亲的筵席”——缸水变成美酒的神迹，让参加婚礼的人们充满了喜悦！石厝里庆祝的人们，喝了一杯又一杯，欢乐一波波涌起……夜深了，年轻人还在歌唱。次日早晨，我们离开平潭，车窗外一排排的石头房子，在山坡的阳光中别致地闪亮着，旁边就是碧蓝碧蓝的大海——我对丈夫说：“这简直就像美丽的地中海海滨了！”真是难忘的景象与情形，我们仿佛置身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福建竟然有这么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海岛，此前我想不到，竟然瞬间动了在平潭购买房产的念头。

但是，平潭海岛由于实行国家特殊政策，身价一下子提升起来，我买房的想法成为奢望，此事不再提起。但平潭的瑰丽海景，留在我的心中了。

3

平潭成为国家设立的综合实验区后的十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间接听到了诸多好消息，边缘化的平潭岛迅速成为“宠儿”——大量资金的注入，好像黄金铺地，平潭变强、变发达，已是不争的事实。迅猛发展的经济，也把平潭变成了热地，去平潭岛的人次更多了。那么，那些老房子怎样了？担忧的问号一再在脑海里盘旋着……因为，见到太多重新改造的县城、城镇，甚至乡村，一旦经济腾飞，或者有意进行现代化更新，会伴随种种不良现象，其中之一便是老房子的消失，各地新城新村建筑同质化千城一面，说到底，这将损害地方文化形式，对地域文





彩，把我们带进梦幻……

4

然而，匆匆步履的探访和参观，最能打动我心灵的，还是那些山坡上的平潭石厝。

我非常快慰的是，石头房子不仅没有消失，而且铺展在山坡下，更为凸显、更为整洁了。我从车

窗远望出去，散落在光影中的一片片民居房屋，加上竖起十字架的小教堂，美丽得如同一幅幅古老的版画和油画，别具一格。无论到哪里，我的眼睛都不愿离开，视野里每次出现鳞次栉比的石厝，我都想仔细再仔细打量那些古雅的屋顶和门窗。太美了，色彩深灰、浅灰、灰白和橙红、玫红、黄红交织，显得斑驳而灿烂。它们吸引我想走近、走进，一探究竟。

平潭岛上那些岁月深处生长出来的石头房子，会岿然不动在海边吗？

2020年初冬，我再一次登临平潭。欣喜的是，这次来平潭，不必考验耐心等待轮渡上岛了。2020年竣工的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缩短了去平潭的地理距离和时间距离，也让我们登岛变为一种履海的视觉盛宴——在这条中国首座公铁两用跨海大桥上，浏览两边波光粼粼的海面，无疑是一次亲近大海的崭新体验。我们乘坐的车辆经过时，适逢夕阳铺满了海面，温柔的光亮在浅紫色和蔚蓝色之间变幻着，黄昏的微风也带着色

彩，把我们带进梦幻……

平潭人对我介绍，平潭石厝大多是明清时代的老建筑，20世纪80年代，又崛起一部分石厝，也是代代相传的建房方式。村民们就地取材，用花岗岩和火山岩碎石块垒墙，红色调或灰色调瓦片覆盖屋顶。面对长年不断的海上大风，尤其夏季台风来袭，建造时用石块压住房顶瓦片，所以，一片片房屋形成屋顶上围棋局似的整齐图案。还有石厝特有的“虎齿墙”（又称留码头），

也是绝无仅有的平潭特色，它们所体现出来的朴实、和睦和爱的家风、民风，让我感受到平潭岛民的建房智慧与传家理念。这是人与海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同时表现出平潭人向海而生繁衍不息的强大生命力。这些石头房子不同于闽南闽北的砖木结构、土木结构民居，石头因地制宜，成为建筑主体，更彰显安居乐业的踏实景象。平潭石厝来自石头的坚固和稳重，既不怕海水海潮的猛烈击打，也不怕年深日久的风雨剥蚀，几代人相袭居住，成为长久不变的故土家园。

幸运的是，管理者们深谙这些石头老房子的重要性，开发建设的时候并未将这些老建筑拆除，而是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保护、修缮这些石头房子。据说，近年来对每个村庄和山间的石头房子，都给予合理的维护与修缮。因此，原本离开平潭的年轻人，也频频回乡，体会父辈家园的前世今生，并让自己的后代有根可循。

5

对石头房子的情愫，还缘于我个人的少年时光，是在北方山脚下的石头房子里度过的。那个小小的山谷，并无别致的风景，只是个别祖辈留存的石头房屋仍在，而绝大部分农民搬进了用



新材料快速建成的房屋。于是，村落里残留的几座石头房子，成为回到故乡的人眼中、心中的宝贝，生怕有朝一日它们突然蘑菇一样脆弱地消失了——祖先留给我们的标志性符号被铲除，当我们从远方归来，居然像迷失的孩子，找不到家园，那是多么悲哀的事！现在，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在这种石头老屋中居住一些天，手指摸摸粗粝的石头矮墙，触碰墙头上的茅草和苔藓时，就会感受到古老的光线照在自己身上，这种暖意带着时光的温度和感情的热度，心海的回味顷刻饱满起来……

因此，我把平潭的这些石头房子，当作平潭岛的灵魂。

大海的美，在哪里都有。海风、礁石和海蓝色，全世界都能找到美不胜收的地方。可是，像平潭石厝这样的保留，在今天的地球上还有多少呢？

像木麻黄一样守望

欣 桐

—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回冠山村，看见村口那一段遮天蔽日的木麻黄所形成的“人”字形的丛丛绿色，我总会将车速慢下来，再慢下来。四周寂寂无人，仿佛这一片深黛色的林海，只为等我来。

海风调皮地在林间绕来绕去，吹得林子沙沙地响，阳光在路面投下斑驳的光影，林畔的老石厝映在这斑驳里，让人心里莫名有了一种柔软的感觉，如同游子久不归乡，见到熟悉的景物，听到熟悉的乡音，岁月就在这光影里重叠起来。

木麻黄，许多年前初闻这树的名字，觉得一股土气，树型也没有特别之处，春来不发芽，落叶不惊秋，一年四季除了深黛的绿，毫不起眼。

安居平潭后，最经常走的一条路线是娘宫港—城关—中楼乡—冠山村，在这一条路上，无

数的木麻黄，陪着走过寒暑春秋。

记得有一年台风过后，我发现一对喜鹊在一棵木麻黄树梢垒起窝来，一天，两天，三天，这两只喜鹊飞进飞出，用嘴左缝右补。它们头碰着头，叽叽喳喳的声音，似乎在商量等“新家”造好后，计划生几个宝宝吧！

那一段时间，我如同一个偷窥者，时常定定地望着不远处努力垒窝的鸟儿，感慨不已。它们一会儿衔来一根树枝，一会儿衔来一块碎布，经过二十几天的辛勤劳作，慢慢地一个密实的巢形成了。那个椭圆形的草窝，在高高的树杈间十分醒目。成年的木麻黄树可高达20米，甚至30米，原来喜鹊选择高且有分杈的树，一是为了防止爬行动物上树，二是筑巢更为稳固。

从秋到冬，这对安家于木麻黄树的喜鹊，令初到异乡的我，生出一种愁肠百结的心情。这对双栖双飞的鸟儿，天天在我的窗前“撒狗粮”。而为了爱情投奔海岛而来的我，守着这片海，这

个岛，等待他也能为我们筑一个巢。

因为这对喜鹊，我喜欢上了外形并不出众的木麻黄。

早年从娘宫港到城关十几公里的路上，长满了高耸笔挺的木麻黄，特别是那围着厚厚篷布的“天目山”三轮车行在这木麻黄林中，车子后面的踏板都挂满了后生仔。记得经过跨海村有一段弯度极大的路，木麻黄树枝茂密得很，每个坐在车屁股的后生仔，都要歪过头躲避那树枝碰到头，而车子如同一个患了严重肺病的老病号，发出“砰砰砰”的喘息音。车子随着路面的坑坑洼洼，东倒西歪艰难地行进，吊在车后的后生仔，被这颠簸抖得受不了。

多年后我与平潭籍导演丁小明聊起他早年拍的《漂流瓶》，又名《杨子的夏天》这部电影，里面木麻黄和大海还有捕鱼场景，是每个海坛儿女童年最深的记忆。

二

那些年，我经常在这木麻黄树林中穿行，自然留意它的来历。

原来，这种树种80年前从澳大利亚引种到中国，成为东南沿海海岛防风固沙的生命树。

翻开《平潭县志》，大事记里有一则记录：“乾隆十四年（1749），大风成灾，海沙随潮壅



上，近海乡村悉遭压废。”

寥寥数语，记录了平潭风沙之大，生态之恶劣。“狂风过处风沙起，一夜沙埋十八村”成为平潭妇孺皆知的典故。

平潭四面环海，历史上有五大风口——长江澳风口、燕下埔风口、远中洋风口、流东风口、流西风口。大面积的迎风口沙荒，成为困扰平潭发展的生态难题。“平潭岛，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房子像碉堡。”“平潭有三多，风多、沙多、石头多。锅里能有一斤米，锅下难烧一把柴。一夜台风飞沙石，千亩良田被淹埋。”平潭当地流传着不少风沙灾害民谣，诉说着平潭岛曾经的贫穷与无奈。

20世纪50年代，平潭开始实施海岸基干林工程，即在最高潮水线向岸上延伸200米地带，植树造林，防风固沙。

在这场持续多年声势浩大的植树造林活动中，有一个带头人，那就是时任平潭县委书记白怀成。当年他还兼武装部及平潭驻军守备团政委，平潭人亲切地称呼他为“白政委”。

1952年，这位山西来的干部，和下乡的知识青年一样怀揣绿化平潭岛的梦想，开始了筚路蓝缕的“绿岛征程”。

时年37岁的白怀成，豪情满满，憧憬着十年内要让荒岛变绿岛。他这样想，也这样做。据当年参与植树造林的老人回忆，白政委和干部职工一起深入田间地头，到五大风口实地调研，了解风沙的走向，寻找适合的树种，如黑松、相思树、木麻黄、杉木、川楝、苦楝树、柠檬桉等树，这些树种按地貌土壤试种，以观最终大面积种植的成效。

当然十分不易，树种下去，死了一拨再种一拨，经过反反复复的摸索实践，形成了黑松与杉木混植的方法。这种原产于日本的黑松，有一种特殊的繁殖、更新能力，只要几年，母树林下就会自然育出第二代幼林，当年引种成功后大面积在平潭推广。

另外就是常绿的相思树与木麻黄的混植。相思树较矮，植于山峦之间，木麻黄较高，则植于相对平缓的风口地带。

平潭的相思树源于台湾，故称台湾相思，据记载最早是清末平潭商人从台湾带回。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对树种控制严格，平潭商人从台湾返回，每次只能在粮食中偷偷夹带少量种子。《平潭

县志》记载，民国十四年（1925），原北厝镇半山顶自然村人林斗宝一次从台湾带回5公斤相思树种子，在七里埔创办育苗基地。

平潭林业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王平介绍，“1952年至1956年，平潭造林树种仍以相思树为主，并从外地调进木麻黄等树种。1954年平潭开始大量引种木麻。全球木麻黄科有60多种，福建主要种植的是细枝、短枝和粗枝木麻黄3个品种。这种树不怕风、不怕沙、不怕旱、不怕盐碱，生长迅速，即使被海水浸泡，也不会死亡，生命力极其顽强，因此成了岛上种植最为广泛的树种。”王平说，木麻黄属深根性树种，扎根深，枝叶柔韧，抗风力强。木麻黄的根系带有菌根菌，能固定空气中的氮素，供应树木生长需要，能够在连草都无法生长的沿海流动沙丘上生长，并改良土壤。

在许多人的口述中，我们眼前浮现白政委的形象，他率领全县林业科技人员，一步一个脚印，探风口、查沙丘、绘地形图，最后试种抗风、耐旱、耐盐碱的木麻黄获得成功，开启了平潭岛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的动人篇章。

许多年过去了，如今在连绵蜿蜒的平潭海岸线上，成片的木麻黄林犹如忠诚的绿色卫士，守护着海疆生态。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20年，整整71年过去了，一代一代人，为了平潭岛的生态建设，谱写了一曲青春之歌，在这悠扬的歌声背后——2019年，平潭揽获国家森林城市这张生态

名片。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粤 501、粤 701、粤 601、平潭 2 号、惠安 1 号、A13、莆 20、闽平 2 号等，这些木麻黄树种，如同一代代植树人一样，可能并不被世人所知，但它们已成为平潭绿化史上的一个符号，一种精神象征，就像白政委虽然离开平潭，离我们远去，但一念及木麻黄，海岛人都会说，看到木麻黄，就想起白政委啊……

三

现在行走在平潭，各个澳口、海岸都能见到木麻黄的身影。这层层绿林，如同绿色长城守护着海岸线。

“如果你带一根它的树枝上船的话，哪怕是再短再小的一根，也必定会招来顶头的风。”偶然读到英国小说家毛姆的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他在描写木麻黄时这样写道。毛姆在自序中认为其可以概括东南亚的英国人，“（忆起故乡的植物时）他们发现这种在严峻环境中依然恪守自己职责的坚韧树木，正是自己流落他乡异国的生活的象征。”

如同毛姆小说中所言，木麻黄这种原种在澳大利亚的树种，80 年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除了要适应异乡的环境，还要适应当地的气候等，才能从幼苗长成大树，这与他在《木麻黄树》中表达的“异乡”与“在地”、流浪与归宿如出一



辙。植物也有故乡，与人没有两样。

白云苍狗，云卷云舒。

从青年到中年，我在这个岛上定居已整整 25 年，岁月偶然带我到了平潭，如同落在岛上的一粒木麻黄种子，扎根于斯，成长于斯。时常错觉我本就是这岛屿上的“诸娘子”，讲一口流利的地瓜土话，从疏离到融入岛上的风土人情。一年又一年，岛上的独特文化吸引着我，慢慢地熟悉了这山，这海，这风景。这些年变身平潭文化的“导游”，一遍又一遍地向岛外的客人们诉说着平潭故事。

戒指

周 矢

说一个戒指的故事。

我结婚时，我与妻一无所有，从不曾敢梦想有一枚戒指。那是1968年，我是一级工，工资36元；妻是二级工，工资42元4角。除去各人寄父母家用5元，再除去在工资中扣掉的房费、水费、电费、卫生费等，剩下不足60元的收入，勉强可以维持我们婚后的生活。因此我们只是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从不敢奢望一点什么。我的父亲是右派，在家中“管治”，收入自是没有。众子女的寄款不够家用，大家都穷，父母只好变卖家产。到我结婚后回家探亲时，老屋已是家徒四壁了。不但我幼时看到的那个黑书柜中的《小说日报》（全是五四时期的）全卖光了，连那书柜亦无踪影，灯柜、衣橱、樟木箱、八仙桌、方凳，乃至墙上的板壁，房顶上的屋瓦，全

都变成了父母的咬嚼。正在感叹之余，却不料母亲悄悄把我和妻叫进东房，关紧了房门，从床底下的一个破箩筐中翻出一只红木匣子来，在我们面前打开。我大吃一惊，木匣中竟是几枚金光闪闪的戒指！

母亲满脸堆了笑，那种得意是从心底里升起的。母亲说，这几枚戒指，是她结婚时的陪嫁，到如今，已是30多年了。从日本鬼子来到解放战争，这些戒指就一直随了母亲逃难，或缝在裤带里，或缀在棉袄大襟里，虽也在难中卖过一两枚，所幸都没有丢失。最担心是这几年的红卫兵造反，连郑板桥、唐寅的画也没放过。所幸母亲早有预见，把这几枚戒指藏在了乡下亲戚家里，总算没遭劫难。母亲又叹口气说，总是东存西放的，也不是个事，不如给媳妇们做见面礼吧！就挑了一枚最重的，给妻戴在手



指上了。又说，这东西，救急不救穷，留给你们预防个万一吧。

妻的喜悦是显而易见的。知道家中穷，回乡探望老父老母，原没指望得到什么，突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金戒指来，又是我们根本不可能置办的东西，真有点大喜过望了。但那时候，人们不“喜”装饰，不单不戴戒指，连烫发也是“封资修”，于是回到家，便锁进抽屉里，妻再没戴过。

过了年，是1969年，我们有了一个女儿；又过两年，到1971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儿子。但两个人的收入，却还是一个一级工，一个二级工，生活便捉襟见肘，不知不觉竟欠了债。到儿子过百日的时候，妻生了奶疮，一点奶水也没有，只好订牛奶。这时候才发现，能借的地方都借遍了，已欠下近百元的债务，却生生地找不出订牛奶费的出处，儿子不肯接受粥汤的敷衍，只卖了命地哭。无奈，我与妻商量说，咱把那戒指卖了吧？说时，竟不敢看妻的眼睛。

现在想起来，我仍是十分感激妻的通情达理。妻从来没有过嫁了我便该由我养活她的念头，相反，虽说她工资比我高，却处处替我想。只要我的父母有了急难要钱，我若说寄10元，她一定要寄12元，而对家里，她总说，她父亲每月有六七十元的收入，比我家的条件好，每个月给5元钱表示孝心就是了，从来没有加寄过。那时候的两元钱，对我们可不是小数，那几乎是一冬天的菜金。我至今还记得，每到立冬，我便在厂里借一辆三轮车，到菜场拉一车没有包心的散

白菜回家，用开水烫了，腌一缸酸白菜，便是我们一冬的蔬菜。那一斤散白菜的价格，是一分半钱，腌100斤酸菜，足够吃一冬了，才不过1元5角钱！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一人抱一个孩子，上街了。我记得极清楚，坐公交车一共是四站，车票是一人4分钱；下车再走一站路，省下4分钱，到竹笆市向南拐，进粉巷，走进专门收购金银首饰的粉巷银行的大门。

我惴惴地看着妻把那枚戒指掏出来，剥了外面包着的纸，递进柜台。一位年轻的职员接过了，便问：“卖不卖？”我和妻同时说卖，就见那青年略一用力，戒指便掰成了两半。只用眼一扫，便说：24K金的。就扔进桌上的一个天平里，称了，说：“3钱。”

我们眼巴巴地等他开票，数钱，3钱重的一枚光戒，便换成了27元人民币。

用这二十几元人民币，我们为儿子订了好几个月的牛奶。那时的奶也便宜，印象中一瓶大致是3角左右，两瓶一斤，可以订三个半月的了。

我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紧，戒指卖掉了，便无能力再买一个。后来再回老家，我告诉父亲卖了戒指的事，父亲不让我对母亲说，怕她老人家伤心。我在心里对这件事，一直是惴惴不安的。对不起老母亲，尤其觉得对不起妻。妻的家庭也是贫民出身，历史上比我家还要穷些，根本不指望有什么戒指之类的传家；我一个大男人，娶妻养不起儿女，却要变卖妻的东西维持生计，算个

什么？但我又不敢对妻说这话，怕她伤心。好在妻对卖戒指这件事，始终“守口如瓶”，自始至终从未提起过一句。

就这样，一直过了近20年。

1990年，我的散文《一只蜜蜂》在菲律宾椰风文学社和福建省作协联办的全国散文征文大赛中评了一等奖，奖金是1000元，还受邀请去福州参加颁奖仪式，但是路费得自理。和妻商量，妻说：“坐飞机去吧，你一直想到福州、厦门走一趟，会会老朋友，也看看鼓浪屿，咱们就当没有这个奖，你好好去玩一趟。”

于是下了决心，买机票动身了。到了福州，领了奖，却不料福建的朋友很仗义，意外地给我报销了机票，还免费陪我们去泉州、厦门玩了一趟，又替我们买了去上海的船票。到了上海，除了那笔奖金，我带的路费零用几乎一点也没有动，于是想，可以买一件礼物给妻子带回去。

这原是不曾计划的，妻说让我用完这笔奖金，目的全是一个玩字。现在玩也玩了，吃也吃

了，心里总觉得欠了妻一份情意。想来想去，我想到了戒指。

说实话，1990年的我，生活仍不很宽裕，女儿正在上自费大学，儿子虽是公费，但每学期也要交半个千数。怀中虽揣了上千元现金，却还不敢也买不起一枚3钱重的戒指。上海的金价，当时是102元一克，3钱是将近10克，这就要1000多元。于是挑来挑去，挑了一个3克多一点的小花戒，花掉300多元，把这戒指塞进怀里的口袋。

回程一路上想的都是这戒指的故事，心里满怀了对妻的感激。不仅感激她与我协力熬过了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尤其感激她，20年来从未对我对他人提起过我卖掉了她婆母送给她的戒指的事。如今我就要凭我自己的力量还给她这一份厚情了，她见了会说什么呢？她怎么也想不到我会为她带回这样一份礼物的吧？

回到家，一放下手提箱，我立即对喜滋滋迎上来的妻说：“我给你带回来一件礼物。”

妻不假思索，立即回答：“戒指！”

呵，我的妻！知我者，妻也。

如今妻故去已经6年了，她是戴着这枚戒指被摩托车撞倒的，从此再没有站起来。朋友们把妻左手食指上的这枚戒指取下来，放在我的书桌上，说是留给我一个纪念。每每看到它，我便想到妻戴上母亲给她的那枚戒指时的欣喜之情，想到妻全无遗憾地把那一枚戒指送上银行柜台的安之若素，也想到我从福州回来她不假思索地说了那一声“戒指”的怡然之态。



苦难与豁达

庄中乾

母亲今年97岁了，除了腿脚不便，身体还很健朗。她一辈子没生过大病住过医院，40岁还生了双胞胎，因患严重月子病，一年都没奶水喂孩子，神奇的是一年后她又来奶水，且一直喂儿至6岁。直到前两个月突然摔了一跤，就卧床了，医生说将不久于世。这一下子打碎了我对母亲可活过百岁的期望。

母亲17岁从本乡邻村嫁到乾中庄。父亲48岁因病仙逝，母亲44岁就守寡，那时上有年近古稀的公爹，下有嗷嗷待哺的三个儿子，已养大的两个女儿又都出嫁。生活之困苦，难以言表。但她为了不让孩子受委屈，硬是不改嫁，在亲友帮衬下，千辛万苦，把一个破败的家，拉扯为如今一个五代同堂，儿孙亲属五六十人，工农商学政各界都有的耕读大家。

母亲生了四儿两女，还帮着带大几个孙子外孙。90多岁了，还会帮玄孙女喂奶瓶。五代内的孩子她记得比谁都清楚。晚辈中，婚嫁生育之事，她都牵肠挂肚；谁有伤病痛，她都嘘寒问暖。比如小孙子的婚事，她一直张罗唠叨到病倒

前。逢年过节都要我们回老家一聚，晚辈叫一声阿嬷，她就喜呵呵地发零花钱。每年她的生日，最好把每个晚辈亲友都要请到，少请一人就会跟我们闹别扭。

母亲很节俭，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但好面子，对亲友很大方，总是把丁点好吃的先给亲友和儿女。比如过年，要蒸一笼隔年饭，杀一只鸡，拿到厅堂祭供祖宗。家里白米不够，母亲巧妙地在饭笼底倒扣一个粗碗，把米饭垫高，这样看起来也是满满一笼，免得被人看不起。难得养大的一只鸡，一撤供桌就马上亲手剁，两大鸡腿总是留起来，正月好招待客人。到了前几年，母亲到我家小住，餐桌上有些好吃的，我们叫母亲多吃一点，她总说牙齿不好吃不了。我们骗她说城里不留隔夜菜，她才怕扔了浪费，多吃一点儿。

我至今记得，在那个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岁月，每逢夏天“双抢”，队里中午办集体伙食，母亲都吃家里带去的地瓜米饭，把自己的份额两碗白米饭带回来混煮成一锅白米地瓜饭，让我们儿女像过节一样，改善一下生活和营养。

母亲心灵手巧。人家孩子过年穿新衣，咱家哪有钱买？有一年母亲咬牙把一床白布蚊帐染成青色布，裁裁缝缝，在春节让我们三兄弟也穿上了“新裤”。我们小时穿的鞋，都是母亲亲用手用旧碎布一针一线地纳起来做成布鞋，穿起来很暖和，只是一遇泥路就会变成“水鞋”。所以，小时候在雨天我们都是打赤脚，到屋内再穿上布鞋。母亲当外婆了，还日夜加班，找花色碎布，画图样绣纳吉祥花鸟图案的童鞋、童帽、背褡给外孙。

母亲虽一字不识，但重视让子女读书受教育。记得咱老宅厅堂曾作为大队小学教室，母亲总是教我们偷偷旁听。对那个外地来的林老师，母亲很敬重，先生长先生短叫得很勤。她说唯有读书才有出息，北京叔叔、教师叔叔就是你们的榜样，他们就是读书读到吃商品粮，找老婆都不要钱了。我们家再穷也要让你们上学。母亲确实把所有子女特别是两个女儿都送去上学，这点咱



厝里许多人家都做不到，所以很让人佩服。

记得上小学时，我因为穿了许多补丁的衣服，被同学嘲笑，不想上学了。母亲说，自古穿衣笑脏不笑补，你穿得干净，书读好了，就没人敢笑话你了。

母亲对儿孙念书的成绩不太关心，只要有书念、好好读书，她就很满意。小侄儿因他爸爸意外走了，也不是念书的料，本来不想复读了，但是母亲坚持要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上大学。现在这个侄儿也评上助工了。她看见小孙女到国外念书，总是自豪地到处夸她是咱家第一个留学生。

小时候，家里缺劳力，靠母亲一人挣工分，五个人口粮都分不回来，一年中半年断粮揭不开锅。老外婆时不时地叫几个舅舅到家里看看，接济一下。大姐大姐夫虽不富，但也会尽力帮扶一些。我哥13岁就开始借粮，到处借地瓜米。最高时累借70多担，每年还要递增两成。1974年，老宅被强拆了，没有安置房，一家老少五口一下子没家了，好像天塌了一样。还好二姐夫收留了我们，但他也没余房，只好把猪栏改造一下当厨房，爷爷还得寄住在一里地外的古厝里。母亲每天先煮好爷爷饭菜，叫我们趁热送去，怕老人受委屈。在她的心中，公爹是第一位的，亲戚第二位，孩子可以排后面，甚至有时养的猪都比我们更重要，因为猪是家里的最重要财源。所以猪要先吃好，才好长膘卖钱。但我们家的猪养一年也养不了七八十斤，因为人都吃不饱，哪有什么给猪吃？我懂事开始，就帮忙拔猪草，钓青蛙。青

蛙本来是钓给鸡鸭吃的，母亲却大胆地把青蛙煮着给猪吃，补营养，没想到猪毛很快变油亮起来，体重超百斤了。

穷人孩子早当家。二姐16岁就开始帮村供销社从大洋挑店货，要挑百多斤的货走18里路，辛苦地赚些钱贴补家用，换回盐巴等日用品。大哥手有点残疾，干农活不便，13岁就帮生产队放牛挣工分，17岁开始走村串户挑卖茶油粉干。二兄16岁就偷偷在后山开垦山地种烤烟，然后三兄弟日夜加班把烤烟加工卷成土香烟，到闽清、福州去叫卖，增加点家庭收入。我们七八岁，就要随母亲上山砍柴挖刺头卖，以此养家交学费。

母亲凡事看得开。改革开放后，环境变宽松了。我1979年高考，已经被西南政法学院预录取，但那时念政法专业还要严格政审，二伯父一直找大队补材料，总不给，气得校长亲自步行2小时找大队长，说如不补这个材料，你们全大队的孩子都取消上三中的指标了。这样才拿到证明材料。但待我的班主任日夜兼程把材料送到招生办，西政招生已经结束了。我只好委屈地上不喜欢的院校了。母亲安慰我说有大学上就好，关键是户口可以农转非，找老婆不用愁了。她就是这样实在，凡事往好处去想，不纠结。

母亲是一位跟得上时代，对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在艰苦岁月，虽然买不起新衣，但从来都穿得整洁体面，头发挽个发髻，走亲访友时还会簪个头花。日子好过一些后，母亲也新潮起来，不穿暗色调的老妇衫，要穿浅色的开襟衣。看到

儿孙媳妇打扮靓丽些，就很高兴，夸赞说好看、变年轻了。去年看到一媳妇连续三周穿同一套衣服回家，母亲悄悄让我问一下是不是没钱买衣服了。这真的让我们都惊呆了：一个90多岁老太心眼还如此细，如此在乎美。

母亲乐于接受新事物，95岁时还能自己用手机，常常给子女、儿孙、外甥打电话，聊家长里短。电视机整天开着，爱看闽剧、电视剧，也看新闻。没用轮椅前，一步步挪着也愿意去餐厅与大家一起聚餐。后来用了轮椅，还跟着大家去吃西餐。我有个堂弟，前几年回家看她，她还会对他说，你一个人既当书记又当镇长，要特别小心，责任忒大。她还与他聊中日关系。我们真不知道她年事如此高了，普通话也听不太懂，心里怎么装得下这些时事杂事新鲜事。

前年夏天，母亲说要去北京看孙女。我们怕她腿脚不方便，更担心她年龄那么大出意外。但母亲很坚持，我们只好动员大姐二姐外甥侄儿陪她一起去。我们去时乘福州直达北京的动车，坐9个多小时，母亲一路兴致都很高。接下来晚辈用轮椅推着她登长城，逛故宫，游天安门广场，到清华大学，吃全聚德烤鸭等，在北京3天玩得与年轻人一样尽兴。返程已买动车票，母亲说想坐飞机，把我们惊呆了：95岁老人腿又不会走，飞机让不让上？但我们紧急换票，还写了个出意外自负保证书，终于让母亲坐上飞机。

母亲的一辈子，历经两个朝代，两个世纪。她活了90多岁，不去细想，仿佛也就昨天今天。

风雨中那把伞

李治莹

福州，素以重教为先、兴教为本，民则以助教为荣。以林文镜慈善基金会等慈善界、企业界无私资助而鼎立的福州市教育基金会，以奖教助学为大任。融侨集团连续多年，以数百万资金，力助近 800 人次家庭经济困难教师子女。当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原市长练知轩，就扶助经济困难教师家庭子女入学一事牵线搭桥，在商议捐助年限时，融侨当即慨然承诺：“从走进大学校园直至毕业离校，无论四年本科或是五年制的特殊专业，年年岁岁不间断。”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当今已是遍地锦绣的大福清，有这么一位姓任的老师，刚登上讲台没几年，突感行走不便，身上关节从不适到疼痛直至行走有碍，不得已走向医院。强直性脊柱炎的结论让年纪轻轻的任老师欲哭无泪。但被人们看作已经残疾的任老师，

却拄着拐杖也要上讲台。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从小目睹父母弯腰弓背地在地里刨食，他自己历经一番艰苦奋斗，才走出山林，走向教学之路，对讲台的眷恋可想而知。

与永泰、尤溪交界的闽清上莲乡，因为海拔在千米之上，山高谷深路远，人称“闽清的西藏”。在这个乡的一处山旮旯里，一家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户，含辛茹苦培养出能上讲台



林文镜慈善基金会捐助百名困难教师子女上大学情况交流会

台给学子讲课的教师。正当这位黄老师意欲抓住时光，在三尺讲台上奋斗时，却不幸患上了尿毒症。从此，壮志未酬却又无可奈何的黄老师，艰难地行走在治病的路上。

福州马尾区一所中学教英文的钟老师，来自闽西的一片山城。正当矢志为人师表、天天向上之时，丈夫不慎掉进“六合彩”赌博的陷阱而不可自拔，最终走向自杀的悲剧。丈夫的离去，让一个家摇摇欲坠。而母亲因严重的支气管扩张，切除了部分肺器官，心脏还搭建了支架。身后的债务如大山一般沉重。但钟老师克服所有的悲痛，继续昂扬于三尺讲台，她既给课堂上的学生讲授知识，也要给正在求知的独生子一个正面的形象。孩子以高出重点线70多分的优异成绩，被南京邮电大学录取。但如何能让孩子顺利地完学业？钟老师仍然没有头绪……

教师队伍中经济困难的家庭知多少？在福清、永泰、闽清……还有多少这样陷入困境中的家庭呢？

逆境出人杰 寒门有精英

国家实施的农村扶贫政策已经在崎岖山道上行走多年，让大江南北的穷山恶水换了人间，并将贫困中的千家万户引向了致富路。对教育领域里经济困难之家的扶贫，也应引起社会的重视。教师是孺子牛，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不能在全国扶贫的汪洋大海中成为一座孤岛。福州

市教育基金会正是着眼于此，引领着融侨等各慈善机构急人之难，解人之困。

回望6年前的2015年的春天，融侨集团林文镜慈善基金会向经济困难教师家庭伸出了援手。经济困难的教师们和他们的孩子们都明白，让自己走不了路的，不是前头的遥遥征程，而是掺杂在鞋里的一粒沙。林文镜慈善基金会的资助，无异于为困难中的学子们去掉了鞋里的那粒沙，让他们轻松地踏上奋斗的征途。

回过头来看看前头所说那3位经济困难教师家中的孩子，走进学府后的卓然风采……

福清任老师的孩子考上大学后，当年就在学校举办的主持人大赛中获得金奖；又在校庆活动中担当讲解员；还登上了全校歌咏比赛的指挥台，随后到校电台播音；一年后，被遴选为校电台台长。马尾钟老师之子报考的是南京邮电大学，这所拥有3万多名学子的浩大学府，享有“华夏IT英才的摇篮”之誉。钟老师的孩子入学后，在攻读学业的同时，积极参与校内团队活动。刚走下迎新晚会的舞台，又登上合唱团的阶梯，且还担任了合唱团高声部的部长，一展他的音乐天赋。闽清黄老师的孩子上的是百年老校，专攻法学，如同意欲离巢的雄鹰奋力展翅，一旦飞出巢窠，就要在法律领域的天空欲与天公试比高。

修身、齐家，立志于奔走天下的学子又岂止两个三个？更多经济困难教师家庭的子弟，都在挖掘自身的潜力，为自身的发展打好基础。

在融侨大爱中相遇而获益匪浅的寒门子弟，在抵挡风雨的那把“伞”的护佑下走出阴雨，步入艳阳天。一位入学不久的学子在新生书画比赛中独占鳌头，把一等奖收入囊中，而在英文配音大赛、英语短剧比赛中又斩获第三名；第一学期就敢于参加苏州大学戏剧会演，且出演女一号；第二学期以话剧社长和导演的身份，参加心理短剧大赛，在众多强手中摘取三等奖；在江苏全省英语翻译比赛中获优胜之后，模拟联合国大会现场，在舌战群雄中再次荣膺“最具潜力奖”。

在林文镜慈善基金会资助下得以走进名校同济大学的一位学子，因在设计创意方面有天赋，被国家公益创业项目选中，担当起“美丽乡村”文创产品和品牌形象设计等重任。最近在参与西门子全球大学生边缘计算与自动化挑战赛中，其所在团队一起成功入选为全球前10名，因此受到西门子的邀请，赴德国参加由西门子举办的创客马拉松大会。尤为让人赞赏的是他在各项大赛

中，频频获得富有含金量的大奖。如在“创青春”创业大赛中航工业全国大学生赛场上喜获银奖。之后，在上海市选拔赛中勇夺金奖，又在全国大赛上再度夺魁。因实力超群，受邀赴美参加土木工程师学会、太平洋地区学生土木工程竞赛。赛后怀揣一等奖的荣誉，启程前往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与美国大学生切磋技艺。此后，在美国的大学生数学建模赛、法国泰雷兹公司全球校园赛以及国内的计算机仿真程序设计建筑成图赛等多项赛事中夺得大奖。融侨资助的这位仓山学子，被同济大学褒奖为“优秀大学生”。

融侨集团以林文镜慈善基金会的名义，给人生风雨中的学子施以大善大爱。那数百万元的扶助资金，无异于一把把张开的“伞”，让数百个学子和数百个家庭走出了生活的风刀霜剑，让学子们实现远征。古人说：春种粒粟，秋收万籽。融侨虽不设那三尺讲台，看明天，却一样芬芳桃李满天下。



水上丹霞

马卡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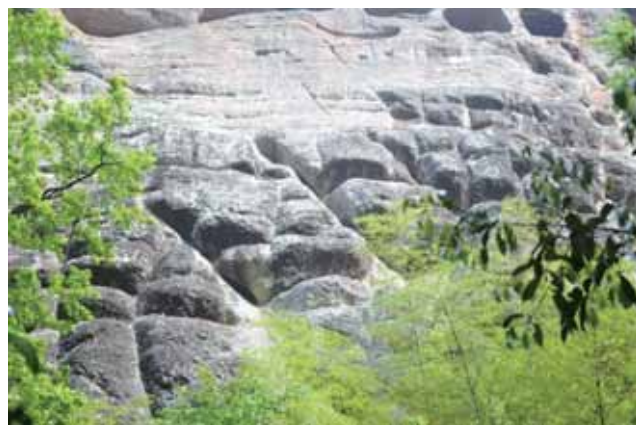
突突的马达声中，游船巡行在泰宁金湖壮观的十里平湖上，丹崖赤壁迎面而来，与蓝天白云争相投影水中，红蓝白绿相间，赏心悦目。2019年10月7日，六访世界自然遗产泰宁丹霞景区的我，面对这举世罕见的水上丹霞奇观，又一次迷醉。

峡谷之城

出泰宁县城，驱车十余公里，沿途先是一座座不太雄伟的丹霞峰峦，渐渐峰峦开始升高，汽车开始下行，记不清转了几道弯，一个急刹，寨下大峡谷就出现在眼前。

峡谷无门，两列高峻的峰峦耸峙，一条小道蜿蜒其间。像是走在幽深的巷道中，头顶窄窄的长条形的天，两侧斑驳的满是大大小小深洞浅洞的峭壁，如蜂窝，如蚁巢，如人的眼睛或嘴巴。不知道是谁为这山岩取名“七情百嘴岩”，细细看去，还真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尽显嘴





峡谷内丰富多样的丹霞地貌

角，千百张凝固的嘴唇，蠢蠢欲动，似喜还嗔，让你高仰头颅，仰得脖颈酸麻，依旧看不够山石演绎的人生。

长长的峡谷未到尽头，眼前却又出现了分岔，一侧的山峦像是被一把长剑劈开，长长的裂缝间是一条更为狭窄的小路。拐进小道，两侧是刀劈斧削近乎垂直的绝壁，仰头，绝壁夹紧了一根带子似的天空。一朵云飘来，盖子一般遮住长天，天即刻一暗；倏忽云飞去，天又迅即一亮。

绝壁就在这一明一暗忽明忽暗间变换颜色，忽而红，忽而赭，忽而紫，忽而……

据了解，目前泰宁的丹霞群峰间，已知的峡谷大大小小就有 470 多条。大的称峡谷，像是一条条大街，小些的称巷谷，像是连接大街的巷道，更小的则称线谷，那是连接巷子的小小胡同了。大街，巷道，小胡同，蜘蛛网一般相连。人家都说，寨下归来不看谷，这里是峡谷的大观园啊！

顺着峡谷信步行走，顺着山势七拐八弯，你可以一一领略峡谷的大街小巷乃至小小胡同，领略其间的千姿百态。单是头顶的天就让你倍感新奇了。在峡谷大街，天是一幅长长的条幅；在小巷，天是一抹长长的水袖；在小小胡同，天又成了一根长长的飘带。长卷、水袖与飘带，就这样在你眼前交替展现，变幻万千。

水上丹霞

雨雾中攀登猫儿山，穿过细细的猫儿“脖颈”，沿着“后脑勺”，绕过“耳朵”，终于攀上了金湖第一峰之巅。一阵劲风袭来，精神猛地一振，俯视眼底，金湖水面上群峰错落如海上群岛，若隐若现，宛然仙境。泰宁丹霞地貌总面积

约 252 平方公里，是福建省内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区，其核心区 64 平方公里，在猫儿山顶可以看到约 36 平方公里，水绕山环，湖山相依，视野十分开阔。响晴之日，伫立峰顶一览群山众水，震撼之至。

当然，亲近这举世罕见的水上丹霞，最好还是在游船上与山对视。宽展湖面上，大赤壁迎面扑来，壮观之至，据说宽 500 米，高 100 米，为“天下第三赤壁”。不过虽屈居第三，却足以自傲，因为上苍为这片赤壁留下了独一无二的杰作：两个大字，一“仙”一“寿”，“仙”为隶体，“寿”为草书，还有大象小象，还有月老崖等诸多象形山石，吸人眼目。更何况移步换景，转过月老崖，便见两峰相拥，情意绵绵，此为水上丹霞有名的情侣峰，倒影水中，美得令人陶醉。

更令人陶醉的还有水上一线天。



猫儿山



大金湖赤壁

到了一线天的尽头，是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惊喜——

这么多的一线天啊，每一条都有不同的特色；就是水上一线天，金湖上也有许多条。水上一线天能游的当然只有巷谷，狭窄的线谷无法行船，只有水蛇或是鸳鸯可以穿越。于是，多么想做一回水蛇，做一次鸳鸯，做一尾鱼，只为穿越，只为一睹那洞天深处天光与水色交融的奇幻……

金湖原本并没有湖，一条金溪，纳24溪水于此蜿蜒出山，再汇进闽江入海。那时也没有水上一线天，有的是更为高峻更为陡峭的线谷、巷谷。30年前一道大坝锁住桀骜不驯的金溪，高峡成了平湖。湖水吞没了山的下部，山矮了，水宽了，山有了水的柔情，水抱紧山的高峻，便有了这独具魅力的水上一线天，让游客一桨一桨，贴近那水色梦幻……

岩穴大观

记忆最深的，是那堪称丹霞之最的岩穴，种类奇多，数量奇多，形态奇多，是别处的丹霞地貌难以比拟的。

丹霞岩穴的成因多因风化和水蚀，其成洞的部位多在松软的岩层。水与风这勤勉的雕塑师，不知疲倦年复一年雕琢岩层，岩层有硬有软，风化快慢不一，岩壁因此而凹凸不平，形成洞穴。泰宁的丹霞洞穴大略可分为两大类，即大中型单



李家岩岩穴



船岩洞

体洞穴、洞穴群。而单体洞穴又可分为额状洞、扁平洞、拱形洞、穿洞、天生桥、垂直洞穴等类型，最常见的为额状洞、扁平洞。额状洞是洞底基本平坦、洞顶边缘突出的洞穴，像人突出的额头；扁平洞顾名思义，是洞底洞顶大体平行，呈扁扁的方形状态的洞穴。

与大中型单体洞穴相比，丹霞洞穴群细微得多，却也因其细微而有了千变万化的组合。泰宁的丹霞岩穴数以千百万计，多数为此类洞穴群，依其基本组合形态，可分为垂直串珠状洞穴群、水平并列状洞穴群、套叠状洞穴群、穹隆洞、蜂

窝状洞穴等。这些命名形象直观，或垂直如串珠，或平列若队伍，或洞中套洞，或洞洞相叠，千姿百态，既如同剖开的蜂房，又如穹隆，最典型的是寨下大峡谷的天穹岩，丹崖高耸，崖壁突出如檐，而那突出的檐顶上，微细的洞穴密密麻麻，看上去像是繁星闪烁的天穹，令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自然景观而言，丹霞洞穴群与喀斯特溶洞大可平分秋色，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人文景观更令人瞩目。

叶祖洽与甘露寺

金湖游船抵甘露寺码头，眼前一列丹山。左边一座如一口倒扣的钟，为钟山；右边一座正面刀劈斧削出一张硕大的鼓面，称鼓山；中间长形的丹崖突出如额，护住一个大型单体洞穴，上宽下窄，甘露寺就建在这有如爱心桃的洞穴上。所谓“右鼓左钟，庙（妙）在其中”，真乃风水宝地。而寺的建造更是巧夺天工，“一柱插地，不假片瓦”，只用一根木头，便在岩穴中撑起了一座寺庙建筑群，被称作“南方悬空寺”。这座寺庙，据说就是状元叶祖洽为母而建。

甘露寺的回廊上，绘着六幅壁画，分别是“叶母求子”“魁星下凡”“蟾宫折桂”“京城请师”“佛祖点化”“神庙建成”，讲述一个完整的传说：叶祖洽的母亲早年无子，曾到甘露岩附近小庙甘露庵祈求，许愿将小庵改建成大寺庙。后来她果然得子叶祖洽，并高中状元。叶祖洽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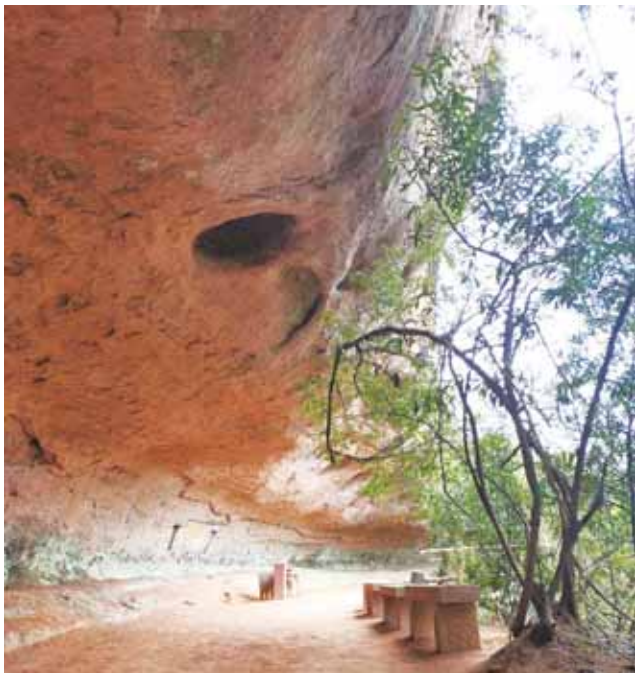
甘露寺

母偿愿，从京城请来能工巧匠前往建寺，却因岩穴上大下小，寺庙建筑不好设计，只好先备木料再作计议。不料木料备足，施工方案仍旧难产，叶府不时催促，难煞木工师傅，只好回说还差一根圆木料以搪塞。忽一日，徒弟来报，最后一根圆木料已到山下。不知所措的木工师傅急忙下山，远远望去只见一壮汉正在歇息，他用一根木杈撑在中间，把大圆木稳稳撑住。木工师傅茅塞顿开，施工方案终于出炉。原来木工师傅受到启发，便用一根大圆木做支柱，撑住四根横木，然后在上面铺木板，建楼阁，即一柱插地，不假片瓦，甘露寺的建造大功告成。传说，那用木杈支

撑圆木的壮汉乃是罗汉幻化，是佛祖用来点化木工师傅的。

邹应龙与状元岩

去状元岩要先经潜龙峡，岩壁上岩穴累累，龙须草悬垂，别有一种韵味。峡谷之后是换骨岭，130米扶摇直上，攀上顶端直如脱胎换骨了一回。换骨岭之后是摩天岭，直指苍穹。登上岭脊纵览，周边丹霞峰丛成簇成列成群，一座座底浑圆顶尖突，若圆底尖顶的烧卖。造化在此天宽地阔间排开了一大笼硕大的烧卖，是想犒劳哪位神仙呢？



状元岩内景

状元岩就在摩天岭旁，一座较高的丹峰上部，一个大型的单体洞穴。岩穴中望出去，近山远山重重叠叠，渐渐淡入天际，视野十分宽广。

自状元岩返程走另一侧，过斗米阶、晒经崖、游龙峡。斗米阶相传为邹应龙背米攀缘之处，晒经崖相传为邹应龙晒书之所；游龙峡，还有此前的潜龙峡、换骨岭、摩天岭，每一处地名似乎都能让人联想到邹状元，更别提状元岩便是因邹应龙在此读书而得名。

两位状元，两大丹霞洞穴，牵涉到了古建筑文化、岩寺文化、读隐文化。泰宁丹霞洞穴的人文景观又何止这些呢？洞穴中展现出的道教文化比这还要古老。远在泰宁建县之前的西汉末，闽赣道家开山鼻祖梅福就在上清溪的栖真岩炼丹，其山腰岩穴中遗址犹存，已越2000年。而更多的丹霞岩穴，与泰宁乡村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百姓利用天然的丹霞岩穴建房而居，历代不绝，形成独特的穴居文化。所谓“上山不见人，入村不见村。平地起炊烟，忽闻鸡犬声”，正是这种岩穴民居的写照。

蔚为大观的泰宁丹霞岩穴，成就了泰宁独步天下的岩穴文化。当岩穴邂逅宗教，便有了迄今犹存的70多座历代岩寺，以及若干岩穴道观；当岩穴邂逅学子士人，便有了绝不鲜见的状元、进士、举人读书处，以及遁世者的隐居草庐；当岩穴亲近平民百姓，便有了穴居村落、穴居人家，有了安息灵魂的岩葬，有了躲避战乱的岩穴古寨……

非遗里的畲家风情

林登豪

民族服装——“凤凰装”

畲族女性的服装通常以凤为主题，从头饰到衣服配饰，全身上下处处体现凤凰吉祥之意，故又称“凤凰装”。它由7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上衣、裙子、水巾、手巾、围身裙、脚绑、鞋。饰品有六样：凤凰冠、耳坠、扁扣、手镯、脚

镯、戒指。发式则有三种形式：少女、订婚或准备订婚姑娘、已婚妇女。已婚妇女一般头戴“凤冠”——在细竹管外包上红布帕，悬一条30多厘米长、3厘米宽的红绦；冠上有一块圆银牌，下垂3个小银牌于前额，称为“龙髻”，表示是“三公主”戴的凤冠。

“凤凰装”造型美观，色彩斑斓。衣为古典交叉服式，衣长至膝，袖短窄，领袷等部位用



凤凰装

白、红、蓝、黑、绿、黄等色布缝“捆只颜”和花边，“捆只颜”以6种颜色为一组，多的缝三组，少的也缝一二组。裤较宽大，长至小腿，俗称“半长裤”。红头绳扎的长辫高盘于头顶，象征着凤头。衣裳、围裙上用大红、桃红、杏黄及金银丝线镶绣出图案，象征着凤凰的颈项、腰身和羽毛。扎在腰后飘荡不定的金色腰带头，象征着凤尾。佩于全身叮当作响的银饰，象征着凤鸣。

畬族妇女的服装大多是用自织的苧麻布制作，有黑蓝两色，黑色居多。衣服是右开襟，衣领、袖口、右襟多镶有彩色花边，一般来说，花多、边纹宽的是中青年妇女的服装。她们均系一条1尺多宽的围裙，腰间还束一条花腰带，宽4厘米，长1米多，上面有各种装饰花纹，也有的绣上“百年好合”“五世其昌”等吉祥语；还有的是用蓝印花布制作的，束上别有一番韵味。衣服和围裙上亦绣有各种花卉、鸟兽及几何图案，五彩缤纷，十分好看。

畬族女子的“凤凰装”随年龄的不同，分大、小、老三种：“小凤凰装”为未成年女子穿着，样式和穿法同“大凤凰装”无异，只是相对简约，显得单纯、活泼、可爱；而“老凤凰装”则是老年妇女穿着，头髻较低，衣服和腰带的颜色、花纹也较为单一，体现出庄重、沉稳的风采。

已婚妇女的发式，畬族称之为“山哈娜头”，随地域不同略有差异。流行于福州城区、闽侯、罗源、古田、连江和宁德、飞鸾一带发式称为“凤头髻”。

畬族女性服饰，体现了古老的畬族“皇家”文化，反映畬族人民的美好追求，并通过节庆活动等形式展现，是人类古代服饰的一种遗存形态。

畬族男子一般穿着黑色麻布圆领、大襟短衣、长裤。冬天套没有裤腰的棉套裤。老年男子扎黑布头巾，外罩背褡。结婚礼服为青色长衫，祭祖时则穿红色长衫。

畬族服装，秦风犹存。罗源凤凰装以“凤凰”作象征，淋漓尽致地诠释畬族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也表达中华民族尊龙崇凤的共同文化心理。2008年6月，罗源畬族服饰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满溢风情的畬族婚俗

畬族实行一夫一妻制，重婚和纳妾者会遭到全村人反对。以前，畬族青年在十一二岁就开始议亲，由父母包办，只在族内各姓氏间通婚，不与异族通婚，有“女大莫去嫁阜老（汉人）”之说。但现在，畬汉两族男女通婚已很普遍。畬族的男女地位相对平等，女人要参与劳动生产。因此，女方在农事安排和家庭经济支出上有发言权和决定权，甚至可以代替丈夫和家庭发言。

畬族男女青年的恋爱相对自由。他们在劳动、节日、出行、婚庆等社交场合中自行认识，以山歌传情，以歌做媒，自许终身。他们所唱的山歌叫情歌，也称为缔结良缘的“缘歌”。他们通过对歌考验对方的才情（即比“肚才”）。一

般由姑娘发问，小伙子来答，大胆直率地寻觅意中人。当选定对象之后，姑娘将银质手镯或戒指赠予男方；小伙子则回赠“肚稿袋”（即白色“兜肚”）或其他贵重物品给女方。男方回家后告知父母，再托亲戚、朋友做媒说合；如果青年男女互不相识，由男方家长请媒人物色对象，通过相亲形式，使男女双方相互认识，彼此了解，同意婚配后再由媒人向双方家长说合。提亲成功后，男方将糕饼、枣、线面、猪蹄和聘金送到女方家，这就是“小定”。

定亲前要先“合八字”，请算命先生“合婚”，推算生克冲合，之后，就把“生庚”压在厅堂奉祀祖宗的香炉下，若三日内没有打破碗碟等，即可定亲，一般在农历五月或八月。男方会备好礼物和聘金，托“媒人公”送到女方家里，并议定娶亲日期。双方意见统一后，男方委托媒人公将吉时迎娶的龙凤帖送至女方家；女方要备办酒席宴请媒人，称为“请媒人”。媒人由男性担当。新郎和媒人公将“箩二”酒米（即12斗糯米）送到女方家，作为宴请六亲九眷、抬轿赤郎的婚嫁酒（即“送酒米”）。

女方出嫁前，要到外舅、姑妈、姨妈家做客辞行，就是“做表姐”（即对歌），为将来的赛歌做准备——开头唱《路经》之类的邀请歌，然后对唱，对唱的内容多是正统的小说歌，亦穿插一些杂歌，结束唱《送神歌》。畲族人善歌，以能唱为荣。而今，姑娘越来越少唱山歌，更遑论与人对歌。

在迎亲的前一天，新郎要选择一名机灵又善歌的同辈男友挑礼担到女家做“亲家伯”（即“赤郎”）。亲家伯和媒人公将“源祖礼”送到女方家时，村里的姑娘将事先准备的锅底灰抹到亲家伯脸上，这一习俗，除了增加欢乐气氛、增添喜庆之外，还意在告诫夫家日后不得欺侮新嫁娘。

新娘出嫁时要梳“凤凰”头，穿“凤凰”装。新娘的衣裙、鞋子、头饰、银器等全套行头放在竹筛上，拜过天地祖先后，在一对红烛的引领下，送入新娘的闺房。凤凰装传说是畲族的始祖盘瓠王的妻子三公主的嫁衣，图案多为凤凰和牡丹。出嫁时，母亲为女儿梳凤凰头——将头发绕成螺旋状，于头顶盘成“凤凰髻”，然后带上由月牙形银盖、银簪、银片、银花组成的“凤冠”。最后新娘盖上红盖头，盖头的两侧系着桂圆串，胸前挂着剪刀和圆镜。走出闺房的人都要用热艾草汤清洗一下，表示去除污浊，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盘“凤凰髻”

哭嫁以歌哭唱，哭唱的内容包括哭爹娘、哭哥嫂等，表达对父母养育的感激之情。新娘有感而发，哭得情深意切，既为娘家讨吉利，又博得亲友赠“红包”添妆。他们认为哭得越厉害，以后人丁越旺，有添丁旺财之意。新娘哭嫁后，跨过火炉，坐进轿子。娘家人抬轿须在厅堂上三进三退，意为告知祖宗有女要出嫁。新娘在轿内不再哭泣，禁止回头看娘家，意为留风水。

迎亲队伍在路上会遇到新娘的“姐妹团”设置的路障，媒人公放鞭炮和递红包支付“买路钱”后才能通过。当队伍靠近新娘家门时就放鞭炮，提示女家关门，称作“关门迎轿”。亲家伯需掏出红包，塞进门缝，门才会打开；随后红轿进门，轿前的灯笼是不许熄灭的，称作“暖轿子”。娘家人用唱的方式清点礼物，然后给每人做一碗肉丝面；吃罢，脱草鞋洗脚，换上新鞋，称作“脱鞋礼”。

新郎娶亲用锣鼓、唢呐向女家催送嫁妆，

叫“催妆礼”。嫁妆送到夫家时，要找一位父母健在、儿孙满堂的“大姐”来“安床”。花轿进门后，必须给亲家伯开轿门红包，然后探入轿内取出桂圆，在轿前踩碎，以破冲喜，再把五谷种子、定身镜和红蛋放在茶盘内，新郎就可以踢三下轿门接新娘了。为了体现畚族女始祖三公主的尊贵身份，拜堂时只要新郎下跪，新娘只点头鞠躬。拜毕，由新郎手持一对龙凤红烛引路，新娘随之入洞房。畚族的“洞房礼”很特别，由8个未婚男青年组成“子弟班”去“送落房”（即闹洞房）。他们先和新郎唱“送落房”歌，唱毕，新郎与新娘连喝三杯“合酒”，再唱“闹房歌”……参加闹新房的诸亲不论辈分，有“三天不论大细”之俗。

傍晚要宴请六亲九眷和亲朋好友，待酒过“三巡”，菜过“二大”后，新娘要出房敬甜茶。宾客喝完后，要用红包回敬新娘，这叫“茶仪”，是给新娘的见面礼；然后进行“嬉新娘”“嬉大舅”等活动，男青年与新娘对歌，如果对不出来就要受罚。新娘入洞房后，不与新郎同房，而要坐守一天一夜，意为百年好合。新郎要在婚宴上通宵达旦陪宾客，表示待客热情。

成亲后的第三天要回新娘家做“头转客”（即“请回门”），夫妻带着礼物回娘家，俗称“女婿担”；娘家要设宴款待女儿女婿，女方亲戚也要轮流请客。在娘家的最后一夜，岳父要请“女婿酒”；在席中，提壶者须请女婿唱令歌和行酒令，酒过三巡，亲家伯要唱令歌，替女婿说感谢



畚族迎亲

话，然后岳母请女婿吃满碗饭（即“饭心饭”）。碗里放着“饭心包”意为暗里赠“私家”，以示关爱之情。女眷们要唱“饭心歌”，表示嫁女爱婿之意。女婿吃完“饭心饭”后，要将红包放在碗里，表示感谢岳父母的恩惠。宴后，女婿要发红包给女方亲属（俗称“分花包”）。

做客结束后，夫妻要在新娘的同胞兄弟或堂兄弟的护送下返回夫家。夫家要办“回门会”款待新娘的同胞兄弟或堂兄弟，俗称“请亲家舅”。夫家会准备一碗糯米饭，在饭中藏着红枣或戒指。亲家舅要把红枣或戒指从饭中夹出，其间不能撒饭粒，否则要罚唱歌或罚酒。回门后，夫妻俩开始美好的生活。

行走在传承畬歌的路上

畬族山歌是畬族文化最重要的元素，穿越悠长的岁月流传至今，主要通过口传和心授方式，覆盖全族。畬族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而歌教文化十分突出。在漫长的岁月中，畬族民众一般从儿时开始学歌，甚至从摇篮曲开始教歌，即“歌言”教育文化（畬鼓文化）。山歌在畬族人眼里，只不过是“攀谈”而已，即编即唱，无所不歌。

山歌内涵十分深奥，首先是歌词（畬族称之为“歌米”）应当高雅、形象，要有比喻、引申、排比句型。所以评判山歌唱得好坏，必须是一听“歌米”是否高雅、二听咬字是否准确、三听押

韵是否顺耳、四听歌声是否高亢婉转。

畬家同胞几乎人人善唱，出口成歌，畬家村寨也因此享有“歌的海洋”的美誉。每当独自上山劳动时，往往以歌驱寂寞，若是远处有人听到，并听出是年龄相仿的异性，就会主动接上，也可能发展成谈情说爱的对唱。

畬民喜唱山歌，不仅婚嫁喜庆、逢年过节唱，在生产劳动、招待客人、闲暇休息、谈情说爱时唱，甚至在丧葬悲哀时也以歌代哭倾吐悲情。畬族山歌一般以四言、七言体韵文为一条，四句为一首，也有少数歌词第一句为三个字或五个字，讲究押韵，第三句末字须仄声。畬族山歌讲究畬语押韵，不少人能即兴编唱，有的歌手对唱一两夜也不重复。调式多为五声性调式，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都有；在平仄、对仗等方面要求不高，但押韵较严格，讲究畬语押韵。对歌就像对诗，要迅速、精彩。畬族山歌最大的特点是自由唱，歌词根据当下场景信手拈来。问路时可以唱，聊家常也可以唱，有时对歌对来一个终身伴侣。

畬族山歌，畬族人称之为“歌”。歌，有历史歌、故事歌、时令歌、时政歌、情歌和杂歌。罗源山歌属“罗连调”，是全国畬族山歌四大代表曲调之一。畬族山歌全族传唱，“无人不歌”，“无言不歌”，“无事不歌”，“无时不歌”，至今保留着中华民族古老的山歌吟唱精髓，是畬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畬族民众相互交流和进行文娱活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曹学佺铭卦象端砚

瑞霖

曹学佺为明代著名文学家，“闽中十才子”之首。他藏书万卷，著作千卷，博学多才，对文学、诗词、地理、天文、禅理、音律、诸子百家均有研究。

曹学佺爱好赏砚、藏砚。天津博物馆是国内收藏古砚、名砚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在其2014年出版的《天津博物馆藏砚》一书中，列举了从汉代到民国时期的200方精品，其中有两方曹学佺名砚：一方为曹学佺铭凌云竹节端砚，另一方是曹学佺款肤寸云端砚。两砚都材质细润，制作精良，铭文秀雅。可惜许多介绍曹学佺生平业绩的文章中对此少有提及，大概是因为曹学佺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淹没了收藏古砚的“小技”。

曹学佺是福建侯官人，和我算是同乡。我收集古砚20年，仍未遇到这位乡贤铭砚，心常戚戚，以为终将无缘了，却事有转机。庚子年春，有一藏家转让一方“曹学佺铭卦象端砚”给我，虽价格不菲，我仍觉值得。不禁撰文将我的喜悦心情和这方古砚，与同行分享。

曹学佺铭卦象端砚，明代，长20厘米、宽12.5厘米、厚3.3厘米。砚制端庄规整，面围门字边框，边框上方浮雕两菱龙，首相向，对着

前边中间圆球，龙身分别从两边垂下。这是古砚上常见的纹饰。下为稍宽砚池，砚岗饱满，砚堂平展，有磨痕。右边侧阴刻隶书“其润如玉，其坚如璧，得之端溪，方为至宝”。落款楷书“庚辰夏四月，曹学佺”。下方章，内篆书阳文“学佺”。这则铭文赞美该砚坚密细腻、润如美玉、坚如玉璧，是出自广东端溪老坑的精品，为世间珍宝。这里的庚辰年为崇祯十三年（1640），此时曹学佺已经64岁了。砚背浅复手内浮雕“卦”“象”，上为晋卦，下是一只大象，以示卦象。卦象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是《周易》用来推测吉凶的依据，有象形、象征的意义。晋卦为《周易》64卦中第35卦，曰：“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晋”为卦名，由下坤（☷）上离（☲）组成。“康侯用锡马蕃庶”为卦辞。晋之为义，进长之名；康，指康叔封，为武王之弟，《释文》指“美之名也”，犹言“尊贵”；锡，通“赐”；马，此处兼言“车马”；蕃庶，谓众多；三接，即多次接见。晋卦卦名卦辞译为白话文即：晋卦象征长进：尊贵的公侯康侯出征异国，战胜而归，蒙受天子赏赐众多车马，一天之内获三次接见。卦辞借此故事，以示此卦为吉利。《周

易》研究者认为，卦名在前，卦辞在后，是后人演义卦名时加上的。卦辞一般只是简略地说明卦义。谁作卦辞，说法不一。司马迁等人认为，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64卦，是肯定了文王作卦辞。但不少学者不同意此说。近现代

不少学者认为，卦辞受词成于周初，经过多人多时加工而成。每个卦还附有《彖传》《象传》，以阐释卦名、卦象。晋卦《彖传》曰：“晋”，进也，明出地上。《象传》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身昭明德。晋卦上为离，为火。为日；下为坤，为地，意谓太阳在地面上，日出地上则上进，以此比人之光明之德，以日出地上，昭于天下，以人之光明察天下事物。君子观此卦象，从而自昭其光明之德。砚琢晋卦的用意，就是提醒用砚者要加强自我修养，成就美德，才能不断上进。

纵观此砚，材质好，为端溪老坑上品，极其坚密细嫩。握手生津，呵气出水；纹饰妙，意蕴深邃，催人修身养性，不断进取；制作精，中规中矩，端庄沉稳，具君子之气；气色好，紫中泛青。墨痕包浆交融，古香古色，入眼柔顺，确是一方难得的砚中珍品。砚带原配龙眼木盒，这是福建、广东一带明、清时期常见的砚盒，暗红色下虎皮纹显现，虽有一些破损，仍不失古穆亮泽。

曹学佺（1574-1616），明代官员、学者、诗人、藏书家，“闽中十才子”之首，字能始，一字尊生，号雁泽，又号石仓居士、西峰居士，福建省福州府侯官县洪塘乡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商贩



家庭，父亲以卖饼为生，母亲早逝，家境贫寒。曹学佺自幼好学，万历十九年（1591）中举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考取进士。会试时，策问“车战”，曹答曰：“臣南人也，不谙车战，请以舟战论。”而后详陈舟战之法。考官张位奇其才，拟定第一名，即状元，后考虑到以“舟战”答“车战”，无先例，改为第十名，授户部主事。曹学佺有意与吏部尚书张位保持距离，以避免投靠之嫌。后张位被贬时，只有曹学佺到码头送行，可见他的人品。曹学佺的上司见他如此不识时务，斥试卷中言论为“险怪不任”。被贬任南京天柱大理寺左寺正，后又任南京户部郎中，均为闲职。

曹学佺为官刚直不阿，勤政为民。万历三十七年（1609），曹学佺任四川右参政。当时正逢四川发生大灾荒，饿殍遍野。曹学佺到任后即开仓放粮、设厂煮粥，赈济饥民；又将饥荒情况上报，获准发放300万两赈济款，全数交给灾民。曹学佺又以历年行税（取自商贾）盈余抵作本年坐税（取自百姓），使百姓免受追税之苦。后因得罪蜀王被罢职。四川百姓遮道挽留，数日不散。天启二年（1622），曹学佺被起用为广西

右参议。他执法不阿，宗室犯法，即命究治；对官吏、差役严加约束：严禁私铸钱币，严管钱局，一时地方政府增收；开设漓江学院，振兴教育，培养人才。局势很快恢复安定。天启六年（1626），曹学佺迁陕西副布政使，尚未到任，因所著《野史纪略》被魏忠贤党羽挟嫌劾之，削职为民。崇祯初年（1628-1644），朝廷又起用曹学佺为广西副使，他力辞不就。曹学佺在家乡针对海盗、水患等祸害，建议当局在闽江口屯兵建碉堡，编居民，共同防守。还筹资疏浚城内外河道、西湖，建造洪山、万安、桐口三座桥梁。乡人感其德，在洪山桥头立祠塑像以祀。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缢。曹学佺闻讯，投池自杀，为家人所救。次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帝位，改元隆武，曹学佺被授为太常寺卿，不久迁礼部侍郎兼侍讲学士，以纂修《崇祯实录》，进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1646年，隆武帝亲征失败，清军攻入福建，隆武帝在逃亡汀州途中被俘，绝食而死。清军攻入福州第二天，曹学佺在家中自缢殉国，终年74岁。死前留下绝命联：“生前单管笔，死后一条绳。”

曹学佺名扬天下并为后人所传颂的，是他的文学成就和对家乡的文化贡献。曹学佺毕生好学，多才多艺，尤其工于诗词。他两次被贬官，在家20年，在洪塘妙峰山下筑石仓园而居，私人藏书达上万卷，除了校勘精审外，注意应用。他欲修《儒藏》，以与《道藏》《佛藏》相鼎立，采撷四库全书，因类分辑，花工十余年，作《儒

藏》，可惜明亡未竟。他20年专心著作，一生著书达30多种，有《周易可说》7卷，《书法会衷》10卷，《诗经质疑》6卷，《春秋阐义》12卷，《春秋义略》30卷，《蜀中人物记》6卷，《一统名胜志》198卷，《蜀汉地理补》2卷，《蜀郡县古今通释》4卷，《蜀中风土记》4卷，《方物记》12卷，《蜀画记》4卷，《蜀中神仙记》10卷，《蜀中高僧记》10卷，《石仓诗文集》100卷，《石仓十二代诗选》888卷，《蜀中诗话》4卷，《宋诗选》49卷等，共计1329卷。今存《石仓全集》《石仓十二代诗选》《天下名胜志》《蜀中名胜记》《曹能始小品》等。他的诗浅淡至情，朴茂深远，影响后世。他除构筑“石仓园”外，还创立“三山耆社”，以文会友，讨论学问。吟诗作赋，读书著书，一时倾倒文人学士。盛名之下，他不居功，不傲人，而是关爱文友、奖掖新人、慰藉劝勉，带动了自明朝中期以来沉寂的闽中文化，成为明末福建文坛的复兴者。曹学佺还组织府中人员办起“儒林班”，建起楼台亭榭，其中夜光堂专用于演戏。他创作出适合福州方言音韵的唱腔，优美典雅，带“儒林班”外出会演，一时传为佳话。这便是闽剧前身，曹学佺被称为闽剧始祖。据说他对寿山石、田黄的发现和宣传也有功劳。相传曹学佺从一农夫处买石筑园时，看到石头温润生津，遂随农夫追到寿山，才知是寿山石，将农夫从田里所得，通体晶莹剔透、蜡黄瑰丽的寿山石取名“田黄”。乡亲没有忘记他，今在他的故乡建有“曹学佺闽剧展示馆”和曹学佺塑像。

如莲才女齐祥棣

危砖黄

三坊七巷的光禄坊，有一座“光禄吟台”，吟台所在，乃玉尺山（又称“闽山”）。

北宋熙宁元年（1068），程师孟以光禄卿知福州。程师孟公事之余常到玉尺山和法祥院游玩。其《游玉尺山寺》（有版本作《闽山》）诗

曰：“永日清阴喜独来，野僧题石作吟台。无诗可比颜光禄，每忆登临却自回。”程师孟还以篆书写下“光禄吟台”四字，由法祥院（唐时称保福寺，宋代改称法祥院）的寺僧刻于岩石上，旁署“熙宁三年口月知州事程师孟书”。光禄坊亦因



程师孟“光禄吟台”石刻



玉尺山“闽山”石刻

此而名。

玉尺山旁有玉尺山房，位置大致在今刘家大院。此房明万历间为林有台郎中所有，崇祯年间为孙昌裔提学之宅，乾隆嘉庆间辗转数主，最后归河南（洛阳）府尹齐鲲。齐鲲是侯官人，清嘉庆六年（1801）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嘉庆十三年（1808），齐鲲受命出使琉球国，为册封正使，还朝后，给假归，营玉尺山房，奉父母入住。

齐鲲之六女齐祥棣（1817—1838），幼承家教，工诗善书，读书于玉尺山房，徘徊于吟台之间，曾向梁章钜堂妹梁蓉函（字韵书）学诗，与黄巷闻雨山房萨龙光之女萨莲如等结为诗友，闺中唱和，“自喜吟哦遣岁华”。据说其母生祥棣时

梦见白莲花，祥棣自己亦喜白莲花，曾写下一首《白莲》诗，以莲自比：

佳人玉立水中央，涤尽铅华靓素妆。
琼佩月明遗远浦，缟衣露冷渡横塘。
娇能解语应增媚，淡欲无言但送香。
芳气满湖凉似洗，扶持清梦到鸳鸯。

此诗在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中作《咏白莲花》，用字略有不同：

佳人玉立水中央，浣尽铅华作素妆。
琼佩月明遗远浦，缟衣露冷度横塘。
娇能解语应增媚，淡欲无言只送香。
秋气满湖凉似洗，扶持清梦到鸳鸯。

道光十七年（1837），祥棣自幼许亲的未婚夫、螺洲儒生陈兆熊，因读书过劳呕血而卒。“家



三坊七巷刘家大院

人秘之，女弗知也，忽有他姓来求婚，女始觉”

（梁蓉函《齐烈女歌并序》）。祥棣将自己诗作付之一炬，淡容靚服，自沉于玉尺山房莲花池中而逝。其后，陈家将祥棣与兆熊合穴而葬，其墓在莲花峰下。梁蓉函《齐烈女歌并序》提到：“女平日著有玉尺山楼吟稿，内有白莲花诗，时人以为有讖。”

经收集，齐祥棣有《玉尺山楼遗稿》一卷，于光绪九年（1883）排印成册，道光十六年（1890）状元、道光十八年（1892）册封琉球正使、时任正谊书院山长林鸿年为之作序。里面收录祥棣以下遗作。

七绝 17 首：《花朝》《寒食》《柳絮》《蝉琴》《萤光》《龙舟》《听莺》《鸚鵡（2 首）》《乞巧》《簪花》《寄莲如十姊并索和韵（6 首）》；

七律 16 首：《唐明皇游月宫》《鲋鱼》《雁字》《白莲》《素心兰》《七夕》《浔阳琵琶》《李太白醉草清平调》《少菊二姊询妹近况，书此奉寄并索和韵》《再叠前韵奉少菊二姊并索和韵》《三叠前韵奉少菊二姊并索和韵》《咏竹》《中秋忆少菊二姊四叠前韵奉呈》《纸鸢》《秋夜即景》《菊影》；

五律 6 首：《蟋蟀》《望月》《暮春》《白云深处有人家》《故人家在桃花岸》《柳桥晴有絮》；

五古 3 首：《雨后登楼看山》《五月鸣蛩》《人比黄花瘦》；

赋 1 篇：《竹深留客处赋》。

《玉尺山楼遗稿》还收录了齐祥棣叔父齐鲸

（举人）写的祭文，祭文中说：

……呜呼，死亦重矣哉。虽然，汝之不得不死者，义；而余之不能不痛者，情。汝生而明皙姣好，骨清秀而逸，举止言动倏然无一俗态，而又性聪颖，耽书史，长吟咏。昔在庚寅（1830），汝堂妹六岁而殇，余膝下只有一女，哀痛之情几不自禁。汝恐余之过悲也，思有以解余戚曰：犹子比儿，谊本一也，岂侄女独不可以为女乎？于是呼叔为父，呼婶为母，九载以来，晨夕相依，孝敬备至。客岁，余司训镛州，每得家书，汝必附片纸问起居，勤勤恳恳，情文真挚。

六月，余奉委办理闹务，始得汝婿凶信。婿本名家子，博学健文，以苦读呕血而卒。余得信之下，心神恹恹，莫知所为，而



《玉尺山楼遗稿》中的五言律诗

家人方阅其事，不使汝知。然余已虑汝之必知，知之必至于轻生也，今果然矣。汝之死也，先一日，造余卧室，屡以手握余手，作依依不舍状。余窥汝意，一似口欲言而又不能形诸口者，及余以言探之，则又谈笑自若，无一点戚容，以故余虽微知汝志，而未严为之防也。诘意俄顷之间，竟尔珠沉玉碎……

读此祭文，为之动容。“屡以手握余手，作依依不舍状”，即是男儿，见此亦不免泪湿眼眶。祭文之中，可见齐女之“贞烈”，更可见祥棣之温柔、善解人意。其情可感，其命可叹，只是，祭文中“不得不死”之说，乃礼教之桎，实不足取。

齐祥棣性情敏感而刚烈，才华横溢，“一时巾幗，惊为天人”（《未婚贞烈齐孺人小传》）。一卷《玉尺山楼遗稿》，于闺阁庭院，感物感时，叙幽遣怀，多寂寞清婉之调，读之往往让人心生

怜惜。如：

花 朝

九十春光一半饶，百花初度是今朝。
相邀扑蝶人何在？梦逐东风万里桥。

寒 食

风风雨雨百花残，禁火春城万井寒。
忠到焚身天亦悯，每逢冷节放晴难。

柳 絮

柳花零落逐春飞，古道行人怅夕晖。
愿得东风好调护，莫教飘泊堕渔矶。

望 月

今夕是何夕，当头月皎然。
应知千里隔，共此十分圆。
树暖鸟初觉，楼深人未眠。
前身谁与证，悟彻净因缘。

雁 字

振翰翩翩势自如，青天万里一行书。
碑题碧落疏兼密，笺映朱霞卷复舒。
圆整每当风后定，淋漓不待雨来初。
伊谁有信劳相寄，小立西风晓梦余。

素 心 兰

花花叶叶护兰盆，静赏何妨昼掩门。
一室久居方见善，同心相对转忘言。



《玉尺山楼遗稿·未婚贞烈齐孺人小传》

湘江色淡波无影，楚畹香凝石有痕。
独抱孤芳空感慨，三闾何日与招魂。

秋夜即景

院落沉沉漏未阑，画栏小立怯衣单。
梧桐叶战风声紧，蟋蟀声催露气寒。
茶洗诗心清不寐，菊移灯影淡相看。
月痕满地凉于水，几处敲砧入夜残。

也有一些出门游玩、访友之作，呈现出一股清新活泼之气，如：

白云深处有人家

白云飞不尽，深处几人家。
隐约炊烟起，苍茫树色遮。
都迷村十里，遥辨路三叉。
一犬篱边吠，柴门有客挝。

故人家在桃花岸

桃源知不远，中有故人家。
岸访三间屋，林开一色花。
前村红雨落，旧路白云遮。
得遇汪伦否？归来日已斜。

柳桥晴有絮

三月韶光媚，春晴柳万条。
轻风飘弱絮，飞雪糝平桥。
隔岸通红板，和烟扑画桡。
后身萍托迹，莫去逐江潮。

又如一篇《竹深留客处赋》：



《玉尺山楼遗稿·竹深留客处赋》

若夫荷沼波澄，麦畦浪蹙，榴似火然，松如露沐，约比邻之淑女，同往看花，喜空谷之佳人，忽来倚竹尔……闺阁命俦，慕七贤之韵事，拟六逸以闲游。爱此园阴锁昼，径曲通幽，旧雨肯来，壶觞预设，彩云易散，车辖宜投，且住为佳……

一觞一咏之时，谷似簟簟，宜月宜风之处，迨乎暮景侵窗，夕阳窥树，倾残绿蚁之杯，奏罢青鸾之赋，恼群鸟兮催归，倩双鬟兮引路。金钗挂叶，信右有而左宜；翠袖出林，仍规行兮矩步。解携则春笋分织，转盼乃秋波回注。个中尽足流连，明日重来眷顾。

走出闺阁，走向田园，走向大自然，心胸自然开阔起来。这样的文字，畅快清朗，欢乐之情尽在其中，让人看到齐祥棣心灵世界的另一面，让人追慕那个如莲少女的青春风华。